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永恆聯繫，輕連結，強控制：手機愛情故事

Perpetual Contact, Light Tie and Strong Control:
Mobile Phone Love Story



黃思齊

Sze-Chi Huang

指導教授：林鶴玲 博士

Advisor: Ho-Lin Lin, Ph.D.

中華民國 100 年 7 月

July, 2011

中文摘要

McLuhan 說：「媒介即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不同的媒介會塑造出不同的人際聯繫與活動形式。本研究想要討論的是，當手機已成為現代人最重要的通訊科技時，其科技特性會與「愛情關係」此一特定社會關係產生什麼樣的相互影響。也就是說，手機是否改變了情侶之間的溝通形式、內容與連結關係；手機在愛情裡又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為主，蒐集了近三十位男女受訪者歷來的愛情故事，從中觀察他們在愛情關係中如何使用手機或其他通訊科技進行溝通，最後歸結出兩大研究結果：首先，以手機為主的通訊科技織成的永恆聯繫之網塑造了一個能夠輕易取得聯繫的環境，使情侶之間出現了一種我稱之為「輕連結」的新聯繫形式。「輕連結」的主要特徵為：高頻率、細碎、簡短、無關緊要、隨時開始隨時結束的對話與文字訊息。其中，聯繫越發不再只是「傳遞訊息」，溝通內容不再是重點，「輕連結」更多的是要透過每一次的聯繫，來確認彼此仍然互相連結，讓彼此不斷處於「連結的關係」。然而，當每一次的聯繫也都可被視為一次對連結關係的「檢驗」，各種「不聯繫」所可能引發的爭執也就越來越成為情侶之間常見的衝突。

雖然在「輕連結」中不存在什麼相對於深刻的「對話」，但藉由「輕連結」建立起的卻不是鬆散的親密關係，手機反而使情侶們更加深刻地捲入彼此的「生活」，因此對伴侶、對愛情也有著前所未有的控制強度。當取得聯繫與地域脫離，並且不再需要經歷坎坷的等待、中介，我們比以往有更多機會能知曉伴侶的日常生活細節，除了即時的情緒、當下所需要的協助，以及有意無意地揭露、同步彼此的行蹤之外，透過時空連結以及手機的紀錄功能，情侶們還獲得了許多能夠瞭解伴侶的其他生活圈、交友圈的機會，而每一次的手機聯繫其實也都是雙方生活型態、當下情境脈絡的交織與揭露。現今的情侶對伴侶日常生活的細節有著前所未有的高度控制能力。

關鍵字：手機、愛情、揭露、脫域、連結關係、永恆聯繫、可追蹤性、情感勞動

Abstract

Marshall McLuhan uses the phrase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to reveal that the usage of different media will lead to different modes of interpersonal connections and actions.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bile phone and romantic relationships when the mobile phone has been seen as the most important communicative technology. The core questions, then, are whether mobile phones have changed the ways of communication, the content and the type of contacts between couples, and what the role mobile phones play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 is.

Although profound, in-depth conversations may not exist in the “light tie”, the romantic relationship maintained by the “light tie” is not a loose relationship. Instead, via mobile phones, the lovers are thoroughly involved in each other’s life,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acquire the unprecedented ability of controlling their love and lovers. When people can get in touch almost anywhere without annoying waiting and mediations, they have more chances to know the details of daily life of their lovers, such as their immediate expressions of emotions, assistance needed at the moment. But besides disclosing and synchronizing their lovers’ traces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couples are also given more opportunities to grasp their social life and social network. Furthermore, every contact is also an interweaving and uncovering of each other’s lifestyle and the social setting s/he is in. Nowadays, with the mobile phone, couples are unprecedentedly capable of controlling the details of their lovers’ daily life.

Key Words: mobile phone; romantic relationship; disclosure; disembodiedness; connected relationship; perpetual contact; traceability; affective labor



謝 辭

有好長一段時間，我總覺得走在一條看不到盡頭的路上，每日的生活就像淤塞的血管般堵塞不前，無法預期結束時的光景。沒想到，最終還是走到了寫謝辭的時刻，過去突然變得很不真實。扣除掉一開始尋找可行題目的失敗嘗試，這本論文大約耗費了一年半才完成，雖然還有太多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但至少我堅持到了終點。

能走完這段路程，首先我必須先感謝我的指導老師，林鶴玲老師，一年多來的時間給予我許多中肯的建議與啟發，卻不給我壓力也沒有過度的干預。感謝吳嘉苓老師在 STS 課上的認真教導，並不時關心我的論文進展，提供建議與支持。感謝方念萱老師百忙之中認真仔細地看我的論文。感謝三位老師在口試中溫和且中肯的建議與感想。感謝我的受訪者們，謝謝你們願意信任我，不求回報地花費時間與經歷和我分享你們的愛情故事，你們才是這本論文最大的貢獻者，希望我最後的呈現沒有辜負你們的期待。

另外，還要謝謝社研所 R97 的同學們，李屹、意唐、宏富、育含、家榮、如涵、若凡、怡娟、凱衡、邑軒、民傑和駿盛，感謝有你們陪我走過學術生涯中的最後一段路程，你們都是非常認真且特別的人，讓我在這三年得到了許多珍貴的回憶與經歷。感謝育歆經常向我分享老師的資訊，每週瑜珈課結束後跟妳邊走回系館邊聊論文近況，是我重要的抒發出口。芳宜、正強、子壹、齡嫻、晨瑋、如珺、伊凡都是從大學時期就一路陪著我的好伙伴，幾乎可稱為我的「學術伴侶」，讓我在學術的路上並不孤單。感謝毓澤這幾年來不時給予學術與非學術上的幫助與分享。感謝凱筠、揚羚與昀萱，十年來我們一起度過了許多歡笑與悲傷，雖然我們各自在不同的領域，但每一次與妳們的聚會總是我活力的來源。感謝與賴肇威一個月一次的出遊、拍照，讓苦悶的日子增添了不少色彩。

必須要特別感謝饒雨涵，妳是我到目前為止的人生中，唯一一個能夠讓我真正放開心胸、安心自在地談論學術、感情、生活、八卦、購物、邪念與抱怨等各種想法的朋友。從大學到現在的八年間，我總是得到妳太多的幫助，尤其是這本論文，若不是有妳仔細中肯地給我意見與肯定，這條路想必會走得更加辛苦。相信妳未來的學術之路一定也能走得順遂。

感謝蕭立群，感謝你總是在各方面給我極高的自由與信任，並以適當的方式陪伴著我。雖然整個論文寫作期間你有超過一半的時間遠在地球的另一端，但幸虧有現代方便的通訊科技，才能讓我們在六、七小時的尷尬時差下，還能（大部份）愉快、平順地過完這一年。這一年的遠距戀愛讓我深刻地體會：雖然我的日常生活沒有你也能過得很好，但你絕對是讓我能夠繼續下去的最重要精神支柱。不管未來將會如何發展，我相信你都是個值得我用這份正式文件紀錄下來的人。

感謝我的父母，你們不僅提供我經濟上的後盾，讓我不必為生活開銷煩惱，光是這點，我就比許多人幸運太多。此外，從小你們就相信我能夠對自己負責，因此對於我要延畢、要念社研所、要花多少的時間完成碩士學位，你們也從來都不曾有過意見，讓我沒有壓力地做自己想做的事。真的很感謝你們對我的信任。

最後，既然這是一本 STS 的論文，它的完成就更不該只感謝那些陪伴著我的「人們」。感謝我的筆電陪我度過所有工作與休閒的時間；感謝丹堤的柚香桔茶與 MOS 的紅茶，讓無法在家工作的我能夠找到棲身之處；感謝 dropbox，讓我不必擔心檔案備份的事……。

一直到寫謝辭的這一刻，回顧完成這本論文的種種，我才真正能體會到多年前一位老師說過的話：學術研究的過程是“Alone, but not lonely.” 感謝所有曾直接或間接陪伴過我的人事物們。

目 錄

中文摘要	i
英文摘要	ii
謝 辭	iv
第一章 愛情中的溝通媒介	1
一、 當今社會最主要的溝通媒介：手機.....	4
二、 愛情敘事中的手機.....	6
第二章 我們這時代的愛情溝通	9
一、 愛情溝通的三個面向.....	9
協商 (negotiate)：為「共同生活」尋找出路.....	9
相互揭露 (mutually disclosure)：追求親密感、互相信任與反思	12
協調 (coordinate) 照顧與關愛.....	15
二、 溝通的困境：流動生活.....	16
三、 親密關係與手機.....	19
第三章 手機這項科技物	22
一、 手機本身：社會關係的具象化 (Objectification)	23
要求揭露 (disclosure) 的正當性 v.s. 隔離的需求	24
反思 (Reflexivity) 與監視 (Surveillance)	25
二、 手機通訊雙方：永恆聯繫 (Perpetual contact)	26
微協調 (Micro-coordination)	27
連結的關係 (connected relationship)	28
儀式性互動 (Ritual interaction)	29
三、 手機通訊情境：脫域 (Disembedding)	31
可追蹤性 (traceability)	33
雙重前台 (Dual front stages)	35
顧及不在場的他者.....	37
有界限的連帶 (Bounded solidarity)	38
第四章 問題意識	40
第五章 研究對象、方法及限制	42
一、 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	42

二、	研究限制.....	45
	抽樣偏差與受訪者本身的背景.....	45
	手機溝通的情境依賴性.....	46
	與社會價值衝突的敏感議題.....	47
	研究者本身的條件與限制.....	48
第六章	永恆聯繫、「輕連結」與「不聯繫」	49
一、	創造出「永恆聯繫」的技術條件.....	49
	手機特性與「永恆聯繫」	49
	「永恆聯繫」與其他通訊媒介.....	52
二、	「永恆聯繫」下的情侶聯繫關係：「輕連結」	55
	「輕連結」與通訊內容.....	55
	簡訊的角色.....	60
	手機內的小小情史.....	62
	制度化「永恆聯繫」	66
	「輕連結」與性別差異.....	69
三、	「永恆聯繫」中的危機：「不聯繫」的意義.....	73
	「永恆聯繫」——新規範.....	73
	向「聯繫與否」探問：「你在不在乎我？」	76
	「不聯繫」=無法控制.....	80
	「不聯繫」與本體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	82
四、	小結.....	86
	連結關係及其檢驗.....	86
	特定社會關係下的手機.....	87
第七章	永恆聯繫，永恆控制	90
一、	相互交織的日常生活.....	90
	「同甘苦，共患難」：情緒與情感勞動（Affective labor）	90
	生活中的一部份：陪伴與監控.....	97
	生活形態相互影響.....	102
	自己的空間.....	105
二、	全方面揭露.....	109
	親密關係與其他社交圈的交會點.....	109

行蹤與可追蹤性 (Traceability)	124
日常生活：分享瑣事的意義.....	128
三、 小結.....	131
第八章 結論與展望	134
輕連結，強控制.....	134
愛情的日常化——「我們究竟適不適合？」	136
愛情中的「人」與「非人」：Social affordance 與 Actor-Network Theory.	137
未來研究建議.....	139
參考文獻	142
附件 訪談大綱	146
一、 有手機版.....	146
二、 無手機版.....	150



圖表目錄

【圖表 一】行動話務量自 2007 年起超越固網話務量.....	4
【圖表 二】各類電信服務用戶數普及率.....	5
【圖表 三】手機通訊情境示意圖.....	33
【圖表 四】受訪者基本資料.....	44



第一章 愛情中的溝通媒介

15XX 年¹。義大利。維若納

「我要把經過的情形盡量簡單地說出來，」勞倫斯神父說，「羅密歐，死在這裡的，是茱麗葉的丈夫；而茱麗葉，死在這裡的，是羅密歐的忠實的妻子。他們的婚禮是由我主持的。...（你們）把她許婚給巴里斯伯爵，還要強迫她嫁給他。於是，她就跑來見我，神色慌張地要我替她想個辦法避免這第二次的結婚，否則她就要在我的庵裡自殺。所以，我就根據我的醫藥方面的學識，給她一瓶安眠的藥水；它果然發生了我預期的效率，她一服下去，就像死了一樣昏沈過去。同時我寫信給羅密歐，叫他就在這個晚上到這來，幫助把她搬出這個墳墓，因為藥性一到時候便會過去。可是替我帶信的約翰神父遭遇到意外，不能脫身，昨天晚上才把我的信退回給我。...我只好按照預先算定她會醒來的時間，一個人來把她帶出來，把她暫時藏在我的庵裡，等有方便再去叫羅密歐來。可是當我來到這兒的時候，尊貴的巴里斯和忠誠的羅密歐已經死在這兒了。等茱麗葉一醒過來，我就請她出去，勸她安心忍受這出自天意的變故；但是那時候我聽見了紛亂的人聲，嚇得逃出了墓穴，她在萬分絕望之中不肯跟我出去，看樣子她是自殺了。...」

----Shakespeare, 《羅密歐與茱麗葉》，1968：151

20XX 年。中國。北京

伍月身體已經很急切，喘著氣：「不咬你，要你。」

正在這時，嚴守一的手機響了。嚴守一偷看了一下，是「于文娟」的名字。嚴守一馬上止住伍月，打開手機。

于文娟在電話裡問：「在哪兒呢？回來吃飯嗎？」

¹ 由於無法從文本中獲得故事發生的年代的相關訊息，此日期是由 Shakespeare 寫作的年代推估而來的。但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必定反映了作者寫作時的社會脈絡，因此我認爲由寫作年代來推估當時的溝通媒介狀態並無太大不妥之處。

嚴守一的心「咚咚」亂跳。一天忙亂，晚上有事，忘了給于文娟打招呼。他一邊壓住心跳，一邊說：「不回去了。下午戲劇院上課，劇組的策劃會議移到了晚上。」于文娟的聲音在電話那頭有些遲疑：「策劃會議，我怎麼聽著是在外邊阿，有汽車聲。」

嚴守一故意滿不在乎：「正跟費墨在找飯轍呢，能不在外邊嗎？」

于文娟：「怎麼有人喘氣呢？」

嚴守一：「沒開車，正在跟費老賽跑呢。」

于文娟把電話掛了。

……于文娟掛斷電話，又拿起撥嚴守一的手機。這時嚴守一正和伍月沈浸在村頭的狗叫聲裡。電話裡傳來的聲音是：「對不起，對方已經關機。」關機也沒什麼意外，過去嚴守一開會時也會關機。

……于文娟放下電話想了想，又拿起電話，開始撥起費墨的手機。因為晚飯前嚴守一在電話裡告訴她，費墨跟他在一起吃飯，吃過飯在一起討論話題。費墨的手機通了。問題出在這裡。據費墨後來說，費墨接手機時，剛剛在家吃完飯，正在他們家樓下遛狗。下樓之前，還跟妻子李燕拌了兩句嘴。

……這時于文娟的電話打了過來，張口就問：「老費嗎？在哪兒呢？」

費墨正在氣頭上，一時也沒聽出于文娟的聲音，隨口答：「誰阿？在樓下遛狗呢。」

于文娟在電話裡：「遛狗呢？我是于文娟，嚴守一呢？」

費墨：「嚴守一……」

這時腦子突然清醒過來，想起嚴守一清早回家取手機，心中有鬼，便知道他晚上出了岔子。費墨的腦袋開始高速運轉，努力替嚴守一找詞，支吾半天說：「他晚上好像要參加一個什麼活動。我想起來了，是一移動公司的老總，晚上要請他吃飯。上午錄完像，我好像聽他說了那麼一嘴。」

沒想到于文娟在那邊半天沒有說話，費墨也開始慌張：「文娟，你聽著呢嗎？怎麼了？」

這時於文娟在電話裡冷笑一聲：「上午，移動公司，我晚飯前給他打電話，他還說跟你在一起，你們晚上在一起討論話題！」

接著「啪」的把電話掛了。

----劉震云，《手機》，2009：55

自古以來，愛情都建立在兩個人的「溝通」或「聯繫」之上，但溝通賴以達成的「媒介」卻不斷隨著科技的發展而改變。在羅密歐與茱麗葉的那個年代，愛人們只能倚賴信件作為聯繫工具，因此，即使有了貴人、有了神奇的藥水與完美的計畫，「一封遲來的信」卻使得羅密歐與茱麗葉不但無法廝守終生，反而因痛失愛人而先後殉情。這是以信件等非即時通訊技術作為溝通媒介的獨特產物，許多令人可歌可泣的愛情故事也都建立在同樣的情境下。把鏡頭拉回二十一世紀，在充斥即時通訊科技的現代社會中，我們已不太可能發生類似「錯過信件以致於錯過一生」的淒美情節，在悲劇發生之前，我們有太多機會可以用各式各樣的溝通媒介將訊息傳給羅密歐，也就是說，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悲劇只可能出現在以特定媒介作為溝通工具的條件下；而另一方面，嚴守一的謊言及後來的東窗事發，也同樣是特定媒介下的產物。這並不是說信件的時間延遲性只為愛情帶來的不便與悲劇，而更「進步」、更即時的溝通媒介能讓日子過得更好；也不是說得來不易的愛語較為可貴，而便利的連結使人得以四處留情或時時查勤。我想表達的是：不同的溝通媒介會使愛情裡的溝通呈現不同的樣貌。因此，雖然現代情侶不再需要苦苦等待愛人的音訊，不再擔憂重要訊息苦無辦法在第一時間傳達給對方知道，但這並不代表「溝通」從此成為了愛情裡不再需要被討論的事。現在上演的已是一套完全不同的愛情溝通劇目，我們正面臨完全不同的一套相處之道。而現今的愛情溝通究竟呈現什麼樣的樣貌？這正是我所感興趣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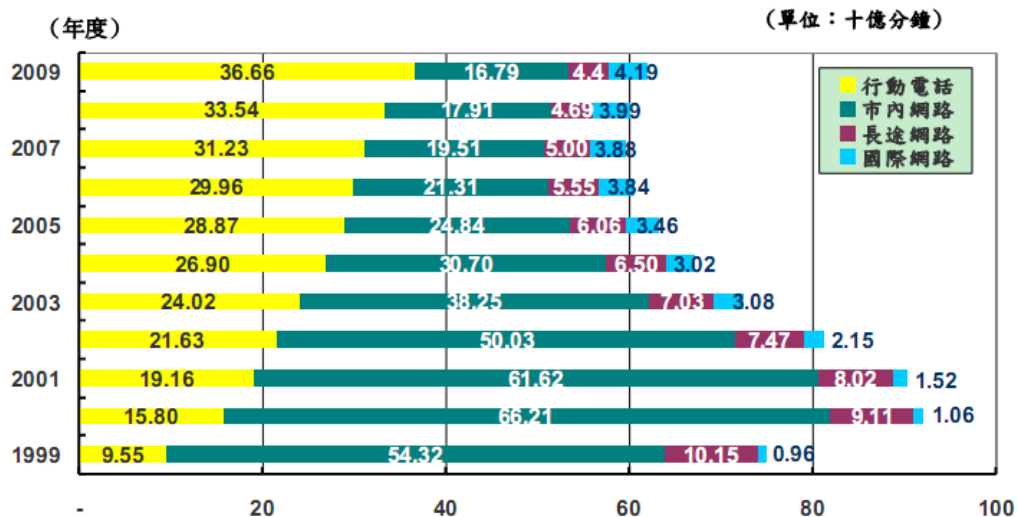
現在，我們必須先找出當今社會中最具代表性的愛情溝通媒介究竟為何，並說明它在什麼樣的意義上足以對愛情溝通產生不同於以往溝通媒介的特定效果。以下我將藉由兩個部分來討論這個問題：第一個是從「量」上面去發現什麼是目前最主流的人際溝通媒介。我認為「普及率」雖然無法說明這項溝通媒介是否對愛情溝通有著特殊的意義，但至少能在最初步的層次上讓我們知道，它並非只盛行於少數人之間，因此也較有依據宣稱這份研究的描述攸關了大多數人們的愛情經驗。以第一部份的資料為前提，第二部分我希望透過觀察一些網友的愛情敘事，討論這項溝通媒介是否確實使愛情溝通產生了不同於以往的「質」。也就是說，從這些愛情經驗裡，我們可以檢視從第一部份資料中發現的「最主流人際溝通媒介」，是否真的對愛情溝通產生特定效果，因此也改變了情侶之間的連結方式。

一、 當今社會最主要的溝通媒介：手機

目前情侶們最常使用的溝通媒介是什麼呢？在還沒找到情侶溝通之於其他人際溝通的顯著特殊性之前，我們或許可以先假設「最重要的人際溝通媒介同樣也會是最重要的情侶溝通媒介」。因此我們的問題便轉化為：目前最重要的人際溝通媒介為何？

假如這個問題出現在十幾年前，我相信答案肯定是：(有線) 電話。有線電話自 1900 年開始用於民間業務(日本於 1987 年在澎湖架設了台灣的第一台軍用電話) 後，在近百年的時間中逐漸成為最重要的日常人際溝通媒介。但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有線電話的時代已然走入歷史。目前，雖然多數家戶、場所仍設置有線電話，但有線電話卻必須讓出它的主角寶座——我們現在更常使用行動電話這個引進台灣才短短 20 年的新科技來進行人際間的溝通。直至 2009 年，台灣平均每一百人就有 116.6 個手機門號，顯示台灣目前的行動通訊覆蓋率及普及率已到達一定的水準。此外，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 的統計資料，自 1989 年政府正式開放合法裝設汽車無線電話的 18 年後，台灣的行動通訊話務量終於在 2007 年超越了固網話務量 (包括室內電話、長途電話與國際電話)，且數字仍持續成長中。

行動話務量自 2007 年起超越固網話務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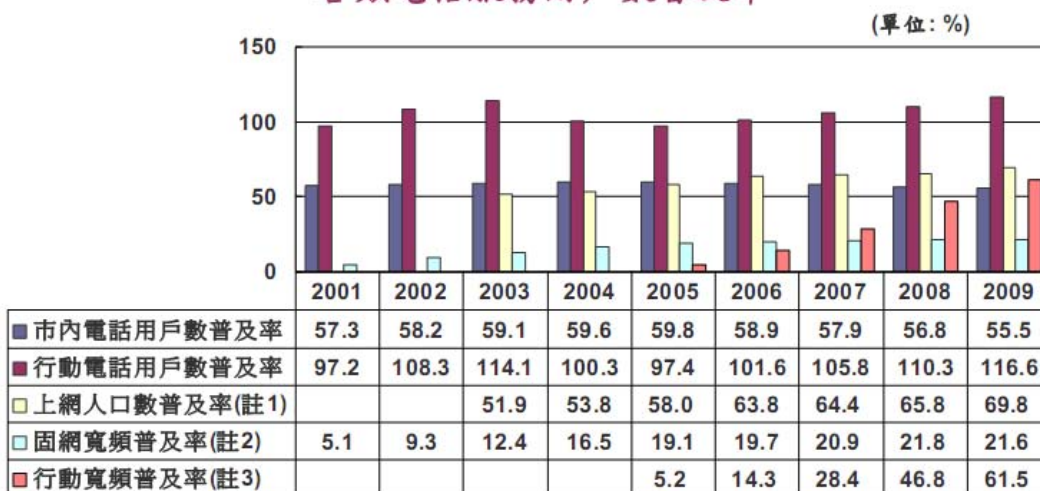
註：固網話務量係指市內網路、長途網路及國際網路通話量之總和。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圖表 一】行動話務量自 2007 年起超越固網話務量

有人會說，除了有線電話與行動電話之外，我們現在也大量運用網路進行人際交往，不管是 e-mail、MSN 還是各種社交網站如 Facebook，都可能使網路成爲最主要的人際溝通媒介。從下圖我們可以看到，雖然網際網路的普及率已在 2006 年超越了室內電話，但它仍與行動電話的普及率有一段距離。這樣的結果有一部份出於電腦與手機的不同性質。首先，在筆記型電腦的價格仍高居不下的情況下，許多人仍是多人共用一台桌上型電腦，這便使得網路用戶不像手機一樣是以「個人」爲單位，連帶地影響了它的普及率。此外，即使現今的技術允許我們能夠透過手機上網，但隨時連上網路的成本仍高於使用手機進行電信通訊，因此「行動寬頻普及率」至目前爲止仍爲超越行動電信通訊。最後，手機小巧的外型更是比電腦易於隨身攜帶，更何況手機還能夠善盡「呼叫」的責任，而網路上的通訊軟體卻只能被動地等雙方都連上網路後才能發揮功用。因此，我認爲即使現今以網際網路爲基礎建立的各種即時通訊軟體如 MSN、BBS、Facebook、即時通、Plurk、Blog、Twitter 大量興起，它們仍不如手機一樣擁有企圖彌補所有溝通空隙的野心。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認爲手機的電信通訊功能（包括通話與簡訊）是當今社會最主要、最常使用的日常人際溝通媒介，因此也是情侶們目前最常使用的溝通媒介。

各類電信服務用戶數普及率



註：
 1. “上網人口數普及率”係引自資策會FIND「我國家庭之寬頻、行動與無線應用現況與需求調查」。
 2. “固網寬頻”包括xDSL、Cable Modem、Leased Line，以及PWLAN用戶數。
 3. “行動寬頻”係指開通數據傳輸服務之3G用戶數。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圖表 二】各類電信服務用戶數普及率

二、愛情敘事中的手機

除了本章一開始「嚴守一」的故事以外，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經常可以聽到許多人很自然地將「我馬上打電話跟他說...」、「我打給她但她都沒接...」、「我不知道該不該打電話給他? ...」等字句納入愛情敘事裡。其中，不只「電話」已幾乎變成「手機」的同義詞，這同時也表示手機在很大的程度上已融入了親密關係互動之中，成為不需特別說明的前提或背景。只有當手機掉了、沒電了或對方不接電話，才會發現手機是如何隱身在愛情互動中，以致於一旦不能如預期地與對方取得聯繫，我們很可能因為無法與另一半「正常」互動而生氣、沮喪，或者被迫尋找「克難」的替代方案。從幾位網友分享的日常愛情經驗裡，我們可以觀察到一些手機與愛情互動如何發生關係的例子。

Boy-Girl 1²：.....他問我這陣子有沒有去夜市。雞同鴨講了一下，才知道之前他回屏東那段時間，他朋友說曾經有在夜市看到我跟別人在吃東西。我說，那次是下班同事臨時約去吃東西。他問我有誰，我說三女一男。問題來了，那天出去我沒有打電話跟他說，因為是臨時約的，而且我想說吃完馬上就回家.....，所以沒有跟他說。當下他沒講什麼，就說「那沒事了」，原本我要繼續講，但他就直接掛了電話。

過了一個小時左右我想說他應該回家了，就打給他，結果他就不接了...。我知道他是為了我沒有跟他報備的事生氣，是我自己白目。從昨天到現在大概打了10通，都沒有接。也傳了兩封簡訊，跟他說對不起，希望他原諒我，不要再生氣了，我很想他、很想去找他這樣，不過到現在還是沒有回應。很難過，覺得自己真的白目。兩天哭了好幾次，很希望他可以接電話，就算是罵我，也不要這樣不理我。.....

Boy-Girl 2：男友跟我在一起時，手機常會調成無聲，或是沒帶在身上。我總是覺得很怪，可是他都會回答：「跟妳在一起幹嘛帶手機」、「又不會有人找」etc。

² 「Boy-Girl」是台灣目前最大的BBS站—PTT 實業坊—中的一個討論看板，只要是涉及男女之間的事都可在此版發表。此處分別以 Boy-Girl 1、Boy-Girl 2、Boy-Girl 3 來作為發表這些文章的版友的代稱。

結果，有一次果然有個女生打電話給他。男友有點慌張的說：「我跟女友在一起吃飯。沒事喔？先這樣...。」然後就掛了。我納悶的是，沒事？幹嘛打電話來？這不是很奇怪嗎？

但這不是分手的主因。分手的主因是，有次周休，我打了整整兩天的電話都找不到他。後來他給的答案是，因為回南部的家，忘記帶手機了。又是忘記帶？其實，我一直覺得，不是忘記帶。我不想知道背後的真相是什麼了。手機.....，真的不是好物！！

Boy-Girl 3：她說她習慣是，我沒接她就會一直打，想打到我接。如果我都沒接，她就會抓狂到很嚴重那種。漏接後，終於接到的話！她口氣就會很差很不爽了。我也跟她解釋說，常在圖書館唸書，手機放包包裡轉震動。又戴耳機，所以沒注意到。剛跟朋友去吃飯，包包放地下，我突然警覺（吃飯前她打來，在那之前已經有漏接讓她生氣了）。拿起來一看，八通未接。回撥回去，她又有點爆發了。.....她說我根本不在意手機問題！說我不想接她就不打了，但真的是漏接啊！如果是這樣，每次去圖書館或是吃飯，我都要先提醒自己把手機放到桌上或是放在身上！不難！但真的有必要為這種事每次都吵架嗎....唉

當然，即使同樣都使用手機，也並不是每個人都會希望對方隨時向自己報備，或以「是不是經常忘了帶手機」來評斷對方是不是愧對自己（姑且不論這是不是一項好「指標」）...。但這幾個例子確實能讓我們看到手機已成為了我們在愛情關係之中不得不考量的因素之一：在這項溝通媒介尚未普及之前，我們不會知道「隨時報備行蹤」的重要性與意義在哪裡；「漏接電話」不會成為情侶們相處時需要思考的問題，也不會成為情侶們吵架的原因；我們不會認為「沒接電話」可能代表對方正在生氣；甚至沒想過「無法與一個人取得聯繫」與「忠誠」之間有什麼可以直接導致分手的關係。也就是說，手機在愛情裡具有確實的意義，它與我們的各種愛情經驗連結在一起，它可能直接或間接地促發某些事件、感受、期待或規範。無論如何，我們都無法否認手機的某些特性使我們的愛情連結方式有了改變。我們要做的就是將已經變成「背景」的溝通媒介——手機——拉出來，重新檢視它如何與我們的愛情溝通發生關係。

總而言之，我所感興趣的是：不同的溝通媒介是否會促使情人們以不同的方式相互連結，因此也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愛情溝通」在特定時期所呈現出的樣貌？在這份研究中，基於時間與能力的考量，雖然我無法比較不同溝通媒介下的愛情，但我仍希望能描繪出，現今社會中的愛情溝通與其溝通媒介間的相互關係。當通訊科技已邁入另一個層次——行動通訊——時，我相信現在的愛情已相當不同於以信件或室內電話為聯繫基礎的時代。

雖然我試圖探討愛情與其溝通媒介間的關係，但我並不認為現今愛情樣貌的特殊性完全起因於溝通科技的改變。事實上，我們現在所理解的「愛情」在歷史上已經歷種種改變，我想做的只是討論愛情中的「溝通」及「連結」如何與通訊科技發生關係，造成愛情改變的原因並不是我想或我能在此討論的重點。因此，在下一章中，我會先討論「溝通」在現代愛情中的意義，並在這層基礎上討論「科技」與之發生的關係。



第二章 我們這時代的愛情溝通

既然研究的主題是親密關係³中的溝通與溝通媒介之間的關係，那麼以下我將先回顧「溝通」——或說言語接觸（contact）——在現今親密關係的特殊面貌中為什麼是重要的？它到底意味著什麼？之後，我將討論「溝通」在現代社會的流動生活中所遭遇的困難。我認為上述兩個面向相當能夠說明手機在現今的親密關係的重要性，這部分會在本章的末段作詳細的說明。

一、愛情溝通的三個面向

協商 (negotiate)：為「共同生活」尋找出路

我們這時代的愛情究竟呈現出什麼樣的面貌呢？根據 Giddens 的說法，現今的親密關係已漸漸趨向於他所謂的「純粹關係」（pure relationship）：「個人不為任何外在原因，只為了藉著和他人之間某種持續的關係而獲益，而且只有在雙方都覺得這個關係帶來足夠的滿足時才維繫這個關係」（Giddens, 2003: 61）。也就是說，親密關係將不再受到政治、經濟等外在因素左右，我們「為了關係而關係」。

純粹關係的理念源頭最早可追溯至十八世紀末「浪漫愛」（romantic love）的發展。前現代的婚姻並非以彼此的性吸引力為基礎，它只是組織勞動力的一種手段，家庭成員被傳統（宗教、法律與社群規範等）綁在一起，且彼此間並未發展出較為親密的關係。到了十八、十九世紀，隨著傳統的鬆綁、「家庭」從工作場所中分化出來，「浪漫愛」的觀念逐漸從中產階級往其他社會階層擴散，人們開始可以依據「愛情」來選擇伴侶，而不是聽從家族的安排、以尋找能夠「一起工作」或能夠為家族帶來利益的伙伴為目標。浪漫愛首度將愛情與自由連結起來，

³ 所謂的「親密關係」當然不只包含了愛情，其他如親子關係、親戚關係與友情關係等私人關係也都屬親密關係的一部份。但本文討論的焦點為情侶間的愛情，因此下文所提及的「親密關係」主要皆指稱「愛情」。

使婚姻關係脫離家庭結構中的其他面向，並賦予它一個特別的意義。浪漫愛蘊含著伴侶間的情感聯繫、強調伴侶間的親密特質並將婚姻從經濟關係中釋放出來，為後來純粹關係的發展開啓了一道門，但它卻仍然是圍繞著某些傳統規範而組織起來的，尤其是男女間的不平等關係：浪漫愛支持「男性／公共工作場所」與「女性／私密家庭」這組對立的性別分工，也就是「核心家庭」的理想狀態：「家庭」被理所當然地認為是女性的小堡壘，她負責培育家庭成員間的親密感並履行「母職」；男性則是面對公共領域的窗口，提供經濟來源以供養家庭的基本生活。這樣的安排不僅形成了女性對男性的依賴關係，也使男性似乎與「培養親密」沾不上邊——那是女性的責任（Giddens, 2003; Jamieson, 2002）。

純粹關係與浪漫愛最大的不同便在於純粹關係拆解了既定的性別規範以及隨之而來的性別不平等與壓迫。事實上，純粹關係試圖擺脫所有將可能影響親密關係的既定規範，它是一內在參照系統（internally referential system）：除了「關係」本身之外，已不存在任何能夠左右這段關係如何發展與維持的外在條件與力量。而現代社會不斷朝向「個體化」的發展，是促成此種關係型態的條件之一。

上述「核心家庭」的性別分工彰顯的是資本主義社會不完全的、或說分離的人類勞動力商品化——薪資勞動者以家庭勞動者的存在為前提，且這樣的分工是以性別為決定因素（Beck and Beck-Gernsheim, 2000）。但在二次大戰以來的現代化過程中，女性地位大幅提昇，其勞動力也開始可以成為市場經濟中的商品。女性進入就業市場，一方面意味著以性別分工為基礎建立起的「美滿家庭」觀念受到挑戰，另一方面卻也代表男性與女性都逐漸從傳統性別角色中脫離。有學者認為，上述這些現象皆反映了「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的趨勢（Beck and Beck-Gernsheim, 2000）。個體化是純粹關係的必要條件之一：首先，在親密關係內部，它代表著男女雙方皆被視為「平等」的獨立個體，彼此間不存在相互依賴關係，也沒有理所當然的性別分工。「平等化」使女性脫離了對男性的依賴關係，她終於開始能夠與男性平起平坐、共享相同的權利義務，親密關係的型態於是發生了重要轉變。此外，除了親密關係內部發生改變，個體化也同時意味著我們的生命全面性地「擺脫了傳統的誠律與確定性，...成為開放的，只依個別決定而成形，並且是每個人都該去成就的工作。生命中與決策無關的可能性正逐漸消失...，標準的生命史轉變成「抉擇的生命史」（Beck and Beck-Gernsheim, 2000:7-8）。換句話說，在「去傳統化」——人越發脫離不需思索也無法推翻的

既定框架（階級、性別、地位...）與例行成規——的脈絡下，所謂的婚姻、家庭、愛情與親密關係（甚至是性）應該是什麼樣子已不再存在一套固定說法（Giddens, 2003）。隨著這些法則及規定逐漸地被捨棄，人們擁有更多選擇的空間及可供選擇的可能性；生活在許多方面都比以前不受拘束。「個體化」將婚姻或愛情從傳統既定規範中釋放出來——如此才能將焦點至於「關係」本身。

但個體化一方面意味著自由，另一方面則表示對自己負責，個人必須在無先例可依循的不確定環境中，摸索出屬於自己的出路。單獨一人時問題還不算太嚴重，只需考慮自己的期望與習慣即可，但在親密關係當中，當個體不再是單獨地面對抉擇，而是必須和另一人與你有完全相同的決策權力的人共同生活時，造成壓力的因素就增加了。尤其在現代性的衝擊下，私領域和公領域都同樣面臨了民主化的轉型：在公領域中已形成規範的理性反思和平等協商也同樣地滲入了私領域，成為主體發展親密關係時的重要原則（Giddens, 2003）。因此所有直接、間接影響到對方的議題——包括看哪個電視節目、去哪兒旅行、選哪樣家具、遵循哪項傳統等——在決策過程中都必須以民主的方式考量兩個不同個體的觀念及期望、習慣及標準，尤其在脫離地域性連結的現代社會中，來自不同生活背景與地位的男女更是有著不同的想法、計畫和偏好。當把家庭給結合起來的「共同目標」已經消失，參與其中的個體必須協商出他們自己的共同目標。其結果是可以預見的：越是複雜的決定，就越有可能導致爭執（Beck and Beck-Gernsheim, 2000）：

由於任何事件中，觀念的彼此協調都是很重要的，於是出現了「藉由協商來經營關係」的嘗試跡象。這些溝通發生在有著曲折迂迴路徑的言語世界，在這裡人們彼此衝撞，偶爾一起停留，卻常常分道揚鑣，不過他們至少嘗試著討論問題在哪裡。...夫妻們必須捲入持續的對話當中，才能發現並追求他們的共同目標。（Beck and Beck-Gernsheim, 2000: 161-3）

從以上討論我們可以看到，個體化使親密關係脫離既定成規，並促成兩性為獨立之主體，這些都是純粹關係得以發展的重要條件。純粹關係是一種由兩個「平等」的「個體」，透過「自由抉擇」而發展起來的關係，在這段關係中，它還要求雙方必須以民主的方式「共同協商」與自身相關的各種大小事物，甚至連「如何共同協商」都是應該被協商的課題之一。

我認爲，「純粹關係」與其說是現今親密關係的普遍面貌，還不如說是 Giddens 對理想的親密關係的規範性期許，畢竟並不是所有研究都支持現今的親密關係如 Giddens 所說的如此平等、不受外力干涉 (Jamieson, 2002)。雖然我們目前還無法確知究竟有多少現代愛情是以純粹關係的精神來運作及其可行性，但我認爲它至少點出了某些親密關係的發展趨勢：在去傳統化的現代社會，既定成規與家族社群的規範性力量不斷減弱，「協商」對伴侶們來說將有著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愛」在今日更加不只是尋找一個「正確的對象」的問題，「墜入情網」不足以維持永久的愛情狀態，真正的愛有賴於我們時時刻刻的學習與溝通，學習如何去愛、如何與另一半共同生活 (Fromm, 1969)。因此，透過回顧純粹關係的發展趨勢，我們獲得了「溝通」在親密關係中的第一個重要面向：它使兩個不同個體能夠透過持續地「協商」，爲共同生活找尋可行的出路。

相互揭露 (mutually disclosure)：追求親密感、互相信任與反思

現代親密關係中的個體必須協商出他們自己的「共同目標」，這樣的「關係勞動」(relationship work) 不僅需要大量的努力、時間及耐性，也說明了現代親密關係強調的是建立起伙伴精神 (fellow spirits)，或者說，是期望在兩個人之間發展出一種伙伴關係 (partnership) (Beck and Beck-Gernsheim, 2000)，這對「伙伴」必須以日常生活的各種情境爲題材，互相表露內心的想法。或許我們可以用「揭露式親密關係」(disclosing intimacy) 來表示上述的期待：「理想的婚姻伴侶，遂被視爲最好的朋友，可以傾吐的對象，而且是有反應的伴侶」(Jamieson, 2002: 30)，他們「藉著交談與傾聽、分享想法、表露感情，共同維持深切認識與了解...」(Jamieson, 2002: 190)。

揭露式親密關係的內涵是「深知」與「了解」，它不只是認知上的知識與了解，且具有某種程度的同情或情緒上的理解，涉及對內心深處的深刻領悟。但這並不是親密關係的唯一面向，其他諸如提供彼此一種旁人無法得知的「特許知識」(privileged knowledge)⁴、關愛 (loving)、照顧 (caring)、分享 (sharing)、責任與尊重... 等都是表達親密的其他面向 (Jamieson, 2002; Fromm, 1969)。事實

⁴ 僅有局內人才知道的知識，透過朝夕相處即可能產生。

上，一直要到 1960 年代社會學界才開始使用「揭露式親密性」這樣的概念，這顯示了在此之前的廣大時期中，深知與瞭解並不被如此重視（Jamieson, 2002）。那麼，為什麼「相互揭露」越來越被強調為親密關係中的一個重要面向呢？我認為可以從三個層面來探討它在現今社會中的重要性，它們分別是「揭露」所能帶來的：一體感、信任與反思（reflexivity）。

首先，有的學者以現代社會中龐大的非個人組織造成的疏離狀態來解釋，認為對親密的追求是一種試圖藉由建立私人關係來獲取生活意義的嘗試（Giddens, 2005）。Fromm（1969）主張「給予」是消除隔離感、與他人融合的最佳解答。而所謂的「給予」指的是：「把生命中活生生的東西給予出去；他把他的喜悅，他的興趣，他的關懷，他的了解，他的知識，他的幽默以及他的憂愁給予出去——他活潑的生命一切表現，一切自然流露，他都可以給予出去」（Fromm, 1969: 39），也就是說，要將自己生命中的一切毫不保留地向另一半敞開，並且以同樣的想望去了解並接受對方。「在將我自己給予出去的行為中，在穿透他人生命的行為中，我找到了自己，我發現了自己，我發現了我們兩個...」（Fromm, 1969: 46）。因此，相互揭露意味著「從生命的中心相互溝通」、意味著相互敞開與分享，而其所產生的親密感與一體感取消了「人我之別」的狀態，人也脫出隔離的牢獄，從孤單中得到了救贖。

另一方面，藉由深知與了解而獲得的親密感不僅僅是一種對非人化社會的消極反應，它們還是純粹關係得以維持的重要因素。在前現代的情景中，傳統規範雖然沒有為個人留下什麼選擇伴侶的自由，一旦個人與社群傳統的期望相抵觸，前者就會被迫壓抑下來，但這些規矩卻也給了婚姻某種穩定性。尤其當兩人的結合是聽從家庭及當地社群的安排時，做出這些安排的人們便會關心這個結合的維持，並經由各式各樣的社會機制來發揮影響力（Beck and Beck-Gernsheim, 2000），但：

現今的關係不像以往婚姻那樣被視為「自然的狀況」，好像在沒有某些特殊極端的情況下，彼此的關係就理所當然的維繫下去。純粹關係的特色就是，任何一方都可依照自己的意志，在某個特別時刻終止它。（Giddens, 2003: 142）

我們以穩定的關係為代價換來抉擇的自由，現在，我們可以理所當然地為了

尋求更好的關係而放棄一段關係，不必受限於種種束縛，但代價就是必須面對關係變得如此脆弱的風險。「選擇」既是一段親密關係的誘惑力，也是它的詛咒（Bauman, 2007）。在純粹關係裡，除了「關係」本身之外，已不存在任何能夠促成並維繫關係的外在條件與力量，其內在參照性使得我們只能從關係內部尋找維繫關係的可能性。此時，關係中的「承諾」（commitment）與「信任」（trust）便成爲了先前用以支撐親密關係的外部因素——家族力量與傳統成規——的唯一替代品（Giddens, 2002, 2005）。這不是說傳統的親密關係裡沒有信任，而是說支持著「信任」的機制改變了，從源自傳統與家族權威的保證所激發出的信任，轉變爲藉著自身的思想與經驗觀察產生對對方、對這段親密關係的信任（Fromm, 1969），只是與前者相比，後者缺乏了更強大的社會力量來鞏固其穩定性。

所謂信任就是投注信心在對方以及這段關係上：相信這個人的基本態度及人格核心是良善且可靠穩定的，相信這段關係會維繫一段尚未決定多長的時間而不是變幻莫測的，同時也相信彼此的連結能夠禁得起未來的考驗。因爲唯有在這樣的信任（假設）之下，我們才可能對未來作出預期，才知道該如何採取下一步行動（Giddens, 2001；Fromm, 1969）。但去傳統化的關係內信任就像關係的其他面向一樣不再是「給定的」（given），而是必須在日復一日的互動中逐漸建立起來。Giddens 以時下常見的治療手冊爲資料，強調在純粹關係的脈絡中，信任只有在相互表白（disclosure）的過程中才會產生：「人們應該『每天花些時間傾聽對方的訴說』，因爲交流對親密關係如此重要。這種談話和傾聽不能總是侷限於日常的瑣事。在必須面對一些實質性問題時，應該嚴肅討論」（Giddens, 2005: 145）。伴侶們被期望深刻地交換內心的想法與情感，而親密感與互信便在互相向對方敞開自己、把自己完全給予出去以展現對對方的信任——相信內心的秘密不會外洩、不會被用來傷害自己——中被創造出來（Giddens, 2002；Jamieson, 2002；Fromm, 1969）。也就是說，「自我揭露」所產生的親密感除了促使伴侶們產生一體感之外，它更作爲一種產生信任的來源，在缺少外力支持的純粹關係中，扮演著支撐關係的角色，因而成爲親密關係中逐漸受到重視的一個部分。

最後，放在更大的脈絡下來看，親密關係也捲入了現代人的自我反思（self-reflexivity）——根據知識及理性思考進行自我修正與定位——計畫之中，在連續的基礎上「自我」以一種開放的形式被反思地組織起來（Giddens, 2005）。在高度現代性的社會中，生活的大部分區域再也不受制於既有習慣與模式，個人

被迫在不同的生活形態間進行抉擇，這些生活形態不只是個人「膚淺的」外在表現，它們更深刻地界定了我們是「誰」，建構了自我的反思敘述（*narrative of the self*），而個人選擇何種私人關係當然也包含在生活形態的抉擇當中。面對個人，我們一方面藉由「自我討論」（*self-talk*）來重組自我敘事與自我認同，另一方面也不斷地在親密關係中向我們的「重要他人」探問「我／你怎樣？」、「為什麼愛我／你？」，而得到的回應著實是建構自我認同的重要依據；面對親密關係，我們更只能透過「深刻的交談與傾聽」來對彼此的關係進行反思建構，共同討論建立屬於「我們的」親密關係型態（Giddens, 2003、2005；Jamieson, 2002；Fromm, 1969）。現代愛情溝通乃是圍繞著所有與自我認同相關連的選擇與行動而展開：

自由而公開的溝通是純粹關係的必要條件；彼此的關係就是這個辯論的園地。...和對方公開對話的條件就是具備自主性，也就是擺脫衝動。反過來看，這樣的對話也是表達個人需要的媒介，同時也是關係得以被反思建構的方式。（Giddens, 2003: 198-9）

於是，「溝通」在今日的親密關係中所蘊含的第二個意義便是「相互揭露」。它在高度現代性的社會中不僅為伴侶們提供了「一體感」，它同時也是支持純粹關係的唯一因素——信任——的來源，以及自我反思、自我認同中的一環。

協調 (coordinate) 照顧與關愛

但是，並非所有學者皆認為「揭露式親密關係」已成為私人生活中的常態，Jamieson 認為這只是親密關係中的一個局部圖像，我們在前面提到的親密關係的其他面向仍扮演重要角色。他認為現今的親密關係並非如 Giddens 宣稱的一樣平等、「純粹」：沒有明顯證據顯示當今的伴侶已能將物質、經濟與社會等層面排除在關係之外；傳統的性別角色依舊影響大部分男女的相處模式，男性仍缺乏情緒上的開放性，不願參與揭露式親密關係，上述這些皆是我們在討論揭露式親密關係時的重要前提。因此，Jamieson 強調關愛、實際的照顧與分享...等其他親密關係面向在許多類型的私人關係中的重要性甚至可能超越深知與了解（Jamieson, 2002）。雖然我們目前無法確知「相互揭露」與「實際的照顧與關愛」在現今親密關係中的重要性比例——或許它們更應該是相輔相成的一體兩面（Fromm,

1969)——，但至少我們可以在後者中發現「溝通」在親密關係裡的第三個角色：「協調」(coordination)，「當人們分享生活上的安排，...他／她們就必須就實際活動，以及資源的使用與維護，進行協商」(Jamieson, 2002: 192)。缺少溝通，伴侶就無法知道對方究竟在何時、需要什麼樣的照顧與關愛。

有效且適當的照顧與關愛仍必須建立在充分的溝通之上，這在現代社會裡或許只會越來越重要。因為當情侶們已非地域性的連結，當「流動生活」使現代社會中的情侶們經常處於分離的狀態，即使只是照顧或關愛...等看似如此直接、只要身體力行便能做到的行動，也必須要更精細的「協調」才能夠順利完成，不致發生弄巧成拙、陰錯陽差的狀況。關於「流動生活」對愛情溝通產生的影響，在下一節會有更詳細的討論。

二、 溝通的困境：流動生活

我們已經回顧了溝通的重要性以及它在現今的親密關係中究竟意味著什麼，但我們還沒把整個故事講完。現在，我試著將焦點從親密關係的內部拉出來，說明「自由流動」的現代生活樣態，如何使親密關係中的溝通與其他生活層面之間形成一種難解的矛盾。

首先是必須服膺於勞動市場的「自由」流動。個體化雖然意味著自由，但這個「自由」實際上卻大大地受制於勞動市場：即使個人可以自由抉擇、自由流動，但他的抉擇與流動卻必須以勞動市場為核心來規劃，因為在脫離傳統的情境下，個人只有憑藉勞動市場、訓練與升遷，才能建立屬於自己的生活 (Beck and Beck-Gernsheim, 2000)。因此，儘管所謂的家庭、共同生活必須倚賴的是大量的溝通，儘管受制於勞動市場的自由流動必然會與你的親密關係需求相衝突，你還是會這麼做。在以「消費總額」來衡量人們生活品質的社會裡，市場經濟只承認「經濟人」與「消費人」——孤獨、自利且沒有社會紐帶的「理性」決策者——的價值，其他無法被商品化的生活面向都被視為沒有價值的、妨礙「成功」的羈絆 (Bauman, 2007)。但在個人的行為被認為是自由的前提下，勞動市場遊戲規則與私人關係維持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所導致的後果卻被歸納為個人生涯選擇必

須承擔的風險（Beck and Beck-Gernsheim, 2000）。因此，

（工作與家庭無法協調）從外部來看，或者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表面看來是個人的失敗，尤其大多是女性伴侶的失敗，實際上卻是一種家庭模式的失敗。這種家庭模式能調和一個勞動市場的生命史與一個終生家管的生命史，卻無法調和兩個都是勞動市場的生命史，因為勞動市場的內在邏輯會要求夫妻雙方都優先考慮自己。（Beck and Beck-Gernsheim, 2000: 9-10）

以往可能只有男性必須隨時為勞動市場待命，女性則「嫁雞隨雞，嫁狗隨狗」，跟著丈夫的流動而流動；而現在，男女雙方各自有著自身的工作需求與考量，流動的變化性也隨之增加。不僅如此，以往當男性出外工作時，女性則負責打理家庭的一切，或許接送小孩或許上市場買菜，但當這樣的性別分工已被打破，兩個同時都在家之外流動的人，又該如何共同打理家中的一切呢？除了已婚夫妻之外，那些未婚的男女也可能為了各自的人生規劃而分居兩個城市甚至兩個國家，或者是白天各自工作，晚上或週末才一起活動。無論如何，當他們決定與另一半「共同生活」——這裡強調的是把對方納入個人行動的考慮因素，而不僅僅是物理性的「一起」生活——時，長時間的分離必定會對親密關係產生威脅，因為分離代表著無法共同協商決策、無法相互揭露，甚至也無法協調對對方的關愛與照顧，更遑論各自流動將可能使雙方面臨「找不到人」的困境。

第二，除了勞動市場帶來的問題以外，「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也要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地自各個角落高速流動：「基於科技在速度上進一步的提升，尤其是交通運輸與傳播（溝通）媒介的發展，空間、地域的限制不再是形塑現代社會文化的關鍵因素，取而代之的是液態現代性對時間、速度與變化的強調」（黃厚銘，2007：4）。因此，不管是為了到郵局銀行辦辦正事、和友人們來場晚餐聚會，或是到賣場採買生活用品，脫離地域性連結的人們能夠也必須在一天之中四處移動。自由流動於是與親密關係的溝通需求產生了矛盾。

最後，反過來說，即使現實條件允許伴侶們有盡可能長的時間共處，事實上，人們也不希望 24 小時與另一半黏在一起。Bauman（2007）認為，在我們渴望共處所能帶來的安全感的同時，我們也擔心與另一半靠得太近將可能失去自我、失去與他人關連的自由。雖然 Bauman 的這段觀察是用來批評現代人懼怕或拒絕給

予承諾，只希望維持一種輕鬆無負擔、用完即丟的速食愛情，但在與 Bauman 不同的意義上，我認為「既想束緊扭帶，又想讓它鬆脫」確實是現代人對親密關係的渴望之一。也就是說，即使我並不同意 Bauman 的看法——事實上，我們現在也欠缺足夠的資料證明人們是否不希望有承諾、有負擔的親密關係——，液態現代性的人們確實需要更靈活的連結，讓我們可以在「獲得安全感的親密關係」與「其他各式社會關係」中來去自如，因為我們已脫離了傳統的社群生活，生活要求我們不斷地與各式各樣的人們相遇、共處然後再分開。就像是在外奔波一整天後，我們最終還是渴望回到那唯一的溫暖的家，但我們並不想也不再能夠終日待在家中。關係太近了會讓人窒息，太遠了則又失去親密所帶來的安全感。

總結來說，脫離地域性連結使人們得以自由流動，但雙方的自由流動必然會與「共同生活」產生矛盾；另一方面，我們卻也需要一定程度的自由流動，讓我們能夠在獲得安全感的同時也能擁有自己的生活空間。上面我們提出了一些關於「連結」與「隔離」的可能關係，但到目前為止我們仍無法釐清「連結」與「隔離」之間的複雜性，也就是說：伴侶之間對隔離的需求究竟是因為諸如勞動市場之類的外在結構因素（但他們事實上是更想連結）？還是源自對個人自由的內在需求渴望，使人們希望在連結不至於斷掉的情況下保持最高限度的隔離呢？假如人們確實渴望隔離，那麼勞動市場的強制性是否剛好滿足了這個需求？在什麼情況下人們希望連結，又是在什麼情況下寧可選擇隔離呢？這些疑問或許可以在這份研究中獲得初步的解答。

現在，我們必須先回答：該如何在流動生活與親密關係之間找到平衡呢？Beck and Beck-Gernsheim（2000）認為我們必須找到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現代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社會，已不可能回復到以往社群生活的形式。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既可以讓我們分開過日子又共同在一起生活，這種生活方式既要經得起伴侶雙方的考驗，又要為都市計畫者、建築師和地主所接受，這樣子每個同伴在同樣的距離內，都能退回自己獨立的角落，又可以找到自己的同伴，可以離開團體的壓力與標準生活方式。（Beck and Beck-Gernsheim, 2000: 284）

什麼樣的一種生活方式能夠平衡自由流動與親密關係呢？什麼樣的一種生活方式能夠創造靈活有彈性的連結，以符合流動的現代生活呢？陳雅馨在其論文

中的一個註腳中提到：「此時，網際網路既隔離又連結的媒介特性，正好提供人們跨越空間限制而與他人建立連結的可能性，同時又提供人探索自我認同的自由」（陳雅馨，2002：40；黃厚銘，2007）。姑且不論其他特性，我認為網路能具有這種效果主要是因為它創造了一種超越時空的連結，它是一種 Giddens 所稱的「脫域」(disembedding) 機制，能夠使社會活動不再只受到其所發生的地點支配，那些遠離此地的人們也同樣能夠發揮影響 (Giddens, 2000)。根據這樣的觀點，同樣能夠創造「脫域」的手機，不但能夠達成與網路相同的連結效果，其更加個人化、更具移動能力與即時性，是不是更能夠在「既隔離又連結」的基礎上發展出更具機動性的使用，使身處異地的伴侶們能夠彼此聯繫而不必以隨時黏在一起為代價呢？

三、 親密關係與手機

現在，我要在三個層面上總結我為什麼要研究親密關係中的手機，前兩點在上面一連串對親密關係的回顧中已有部分討論：

第一，手機作為一種溝通的媒介。從一開始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溝通」在現今的愛情中至少扮演著三種角色：協商、相互揭露以及協調照顧與關愛。愛情需要大量的溝通才得以順利進行，但在強調溝通的同時，我們無法不去討論那些使溝通得以可能的「媒介」：紙筆、電報、電話、手機、網路...等——事實上除了面對面溝通之外，現代社會的溝通在相當大的部份上是建立在各種媒介之上的。因為除了工作與家庭的分離使個人不再固著於相對穩定的地域，造成面對面溝通比例下降外，在高度流動的現代社會中，各式各樣的社交、休閒、洽公、進修都使人們不斷處於移動狀態，此時，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在很高的比例上是必須依賴各種通訊科技來完成的。更進一步來說，許多通訊科技甚至已跟不上現代社會的流動速度：電報、信件逐漸被人們遺忘，甚至連室內電話都被認為不夠即時、不夠方便——沒有人會長時間待在家裡。於是，人們冀求一種能夠跟上流動速度的通訊科技。我認為至今最能夠滿足此種需求的莫過於「手機」了！

先不論在台灣曾風行一時的 Call 機，即使是以網際網路為基礎建立的各種

通訊軟體如 MSN、BBS、Facebook、即時通、Plurk、Blog、Twitter 大量興起，都無法像手機一樣擁有企圖彌補所有溝通空隙的野心：在今日，隨時連上網路的成本仍高於使用手機，更何況手機能夠善盡「呼叫」的責任，而網路上的通訊軟體還只能被動地等雙方都連上網路後才能發揮功用。手機很快地滲透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影響了作為日常生活一部份的親密關係。因此，本研究將焦點置於「手機」這項通訊科技，探討手機的特性將如何中介親密關係的發展形式。

第二，手機作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或許手機在技術層面上可以隨時連結遙遠的兩人的特性，能夠成為我們在「自由流動」與「親密關係的溝通需求」間的困境中所要尋找的出路之一。手機「既連結又疏離」的特性能創造出「既可以讓我們分開過日子又共同在一起生活」的情境，讓我們能在強調個體自由的現代社會中既「能退回自己獨立的角落，又可以找到自己的同伴，可以離開團體的壓力與標準生活方式」(Beck and Beck-Gernsheim, 2000: 284)。要同時能夠保有親密關係又有自己的空間。事實上，Christensen (2009) 在其一篇討論親子互動的文章中便說明了分散各地的家庭成員們（親子間、夫妻間）如何透過手機所創造的間接互動（mediated interaction）來執行親職、聯繫感情。這些間接互動不但活化、再確定並重新形構了彼此之間的關係，且透過手機建立起的共同經驗更可以作為下一次面對面互動時的基礎。於是，在高度流動的現代生活裡，一天當中的大部分時間皆分散各地的家庭成員，透過手機形成的連結，得以達成當今社會對「好家庭」的期望。由此可見，「手機」作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或許真的能夠在流動與親密關係間獲得某種平衡。

第三，將科技物帶回親密關係研究。此點可以說是第一點的理論層面補充：以往，不論是社會學或一般論述，總是將科技與社會視為兩個互相分離的部分，此種思維易落入兩種極端：一方面，社會學理論一味地以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來解釋科技的出現，忽略了科技形塑諸如階級、性別、組織（當然也包括愛情）...等社會關係的力量（Wajcman, 2002）；另一方面，科技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者則過度強調科技生成的內在邏輯，人類社會與歷史等其他面向僅是等著接受科技所帶來的變遷的依變數而已（陳信行，2002），愛情在此觀點下也只可能被拿來討論它如何受到各種科技的「衝擊」。事實上，科技的選擇、內容與應用從來就不會獨立於社會生活之外，政治、經濟、親密關

係型態等因素反而形成了偏好特定科技的環境（Wajcman, 2002）。且正如 Actor-Network Theory（ANT）所強調：人類社會當中所有的互動或多或少都必須透過各種物件中介才得以完成，其中，人與「非人」（non-human）都必須被放在同樣的分析高度，因為所有的物件（人或非人）都只能在網絡中發揮作用，只能在他與其他物件的關係中才能產生意義。Law（1992）以電腦與作家之間的關係為例，說明電腦作為一台文書處理工具，它首先是由人類在一定的社會脈絡下創造出來的，而它的意義也只有在人類的社會使用中，在與打字機、紙筆等其他相關技術產品的關係中才得以出現；相反地，一位「作家」若缺少了電腦、紙筆、打字機等相關技術物，則他也無法被理解為「作家」。同樣的，手機作為「怎樣的」溝通媒介，必須要在它被使用的社會關係下，在它與其他溝通科技（有線電話、MSN...等）之間的關係下才能理解；另一方面，若缺少了這些能夠使兩人發生關係的科技物，情侶們很難被認為是「情侶」。

即使我並不打算採取 ANT 的研究方法，但此理論還是精闢地提醒了我們「物品」在社會關係中的重要性。假如社會是「人」與「非人」在彼此交織的網絡中共同形塑的結果，那麼我們必須在重視親密關係的同時，也花費同樣的心力探討親密關係雙方如何使用溝通中介，不僅討論那些使溝通得以可能的物件所具備的特質將如何影響親密關係，也討論親密關係如何轉化物件的意義。這在現代社會中尤其重要，因為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現今在很高的比例上是透過各種科技物來完成的。但很可惜的是，當我們在回顧學者們對親密關係的研究時，儘管他們多半強調各式溝通的重要性，卻往往忽略了科技物在其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而這正是我在這篇研究中希望作出的補充。將科技物放回親密關係研究，我們才能得到更全面的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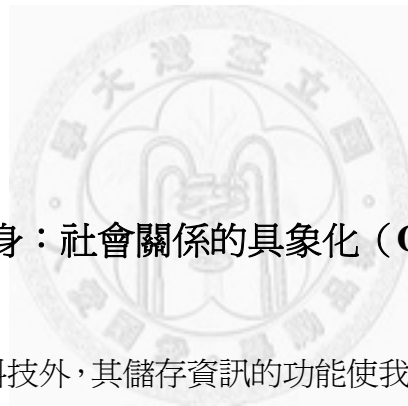
第三章 手機這項科技物

上一章我們說到，以往的親密關係研究經常忽略了那些使溝通得以可能的科技物，但另一方面，雖然手機研究已累積了一定的文獻，且既有的文獻大都支持手機是屬於較為「親密性」(intimacy)的通訊科技(Gergen, 2002; Ling and Yttri, 2002; Sooryamoorthy, Miller and Shrum, 2009; Christensen, 2009)：手機聯絡的對象多為已熟識的親朋好友，卻還是相對缺乏直接針對「親密關係」為主題的手機研究。Bauman (2007) 在論述現代人的「液態之愛」時雖然有提到手機等電子科技所造成的影響，但未有較詳細的討論；而國內也僅有曹家榮(2005)利用Heidegger與McLuhan的媒介理論來探討現代科技的「速度」特性如何影響我們的愛情觀時，以手機簡訊與電子郵件來對比書信溝通。這樣的真空更顯示我們有必要討論「親密關係」與「手機」之間的相互關係。

回顧了愛情中的「溝通」之後，我們現在要反過來看看手機作為一項科技物有著什麼樣的特性，它在什麼情況下影響著愛情溝通。手機的特性與其使用「腳本」(script)息息相關。「腳本」指的是科技物設計階段的參與者會依據他對未來使用者所具有的動機、利益、技能...等所抱持的特定想像來設計科技物，而這樣的想像將具體化在科技物之中，使科技物包含了「如何使用」的腳本，進而「使能夠」(enable)或限制(constrain)了人與人或人與物之間的關係(Oudshoorn and Pinch, 2003)。也就是說，不管是手機的初期設計階段或後來加入的彩色、照相、上網等功能，都是手機研發公司「想像」它未來的使用者是怎樣的一群人？他們會需要怎麼樣的功能、介面與使用方式？而逐漸形成的。例如他們可能想像最需要「移動通訊」的或許是商務人士，這些商務人士多半是中上階層的男性，因此就以這個想像為基礎來設計手機。手機「腳本」的生成可能源自不同的商業利益、市場調查、工程師專業與組織結構，但討論「腳本」如何出現不是我們的重點。我們在這裡是把「腳本」視為一個既定的條件，一個使「手機溝通」成為「這樣」而非「那樣」的結構之一，並觀察這個結構將如何與愛情溝通發生關係。因此，在回顧手機的特性時，我們不能只將焦點圍繞著「溝通」，因為手機雖然作為一種溝通媒介，但它所蘊含的特定「腳本」又使它不只是單純的溝通，我們必須將考慮的範圍拉大至那些在「溝通」之外，卻又影響著溝通的部分。

現在，我將分成三個層次來討論手機的特性：

- 一、手機本身：主要是指手機內所儲存的資料如：電話簿、簡訊、照片...等。我認爲這些資料在某種程度上具象化（objectification）了社會關係與通訊歷史，在手機作爲一種隨身物品的前提下，成爲了情侶們觀看對方、自身和關係的目標。
- 二、聯繫及通訊雙方：指播出與接受通話（或簡訊）的過程以及通訊的雙方。也就是當手機創造出接近「永恆聯繫」（perpetual contact）的狀態時，對愛情溝通來說具有什麼意義。
- 三、聯繫發生的情境：整個手機通訊脈絡的行動者與情境，包含通訊雙方以及其他共同在場的他人。手機作爲一種「脫域」（disembedding）機制，將使情侶們面臨了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溝通情境與策略。



一、 手機本身：社會關係的具象化（Objectification）

手機除了作爲通訊科技外，其儲存資訊的功能使我們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將社會關係與通訊歷史具象化（objectification）：你是否使用你們的合照或對方的照片作爲手機桌面？你用什麼樣的名字或暱稱將另一半編排進電話簿？會不會保留簡訊或相片？保留什麼樣的簡訊或相片？通話或互傳簡訊的頻率？誰打給誰比較多？誰比較常漏接電話？幾點幾分幾秒通話時間多長？...。這一切的一切就算不能用以證明你們之間的「關係爲何」，它們也無庸置疑地是這段關係的「產物」，它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彼此的關係正處於什麼樣的狀態，使關係在手機作爲一種隨身物品的前提下成爲「可見的」（visible）：以往不可檢視的部分現在都能成爲了可隨時觀察的，甚至是可量化的「資料」。我認爲若將手機視爲社會關係與通訊歷史的具象化機制，則至少有二個層面可進一步討論：第一部份涉及情侶間觀看對方手機資料的「正當性」如何成立，第二部分則是「觀看」對親密關係所產生的效果。

要求揭露 (disclosure) 的正當性 v.s. 隔離的需求

除了自己能夠觀看具象化於手機中的資訊以外，還有誰可以宣稱他具有觀看的正當性？為什麼他可以？在一般的情況下，現代社會中的自由個體可以普遍地宣稱自己希望與他人保持一定的距離，不必凡事都向人交代；但當你與另一個人締結親密關係時，這段關係所要求的「揭露」卻直接或間接地要求你在某種程度上犧牲原有的隔離需求。在討論手機促成的具象化時，犧牲隔離需求意味著同意向他人開放自己的行動歷史，或反過來說，（相對於其他非強制關係上）你可以較正當地要求另一半對你開放其歷史。

這樣的正當性是如何成立的呢？上一章我們說明了「揭露」在現今的親密關係中扮演著怎樣的重要角色：親密感與信任萌生於互相向對方敞開自己、給予自己的過程中（Giddens, 2002；Jamieson, 2002；Fromm, 1969）。正是在上述過程同時也賦予了情人們「要求另一半自我揭露」的正當性，因為當「揭露」與「產生信任」連結起來時，一方的「不肯自我揭露」將危及親密關係的維繫，為了使親密關係持續下去，另一方於是獲得了要求對方自我揭露的正當理由。平常我們或許無法逼對方「說出」什麼，但當「要求揭露的正當性」配上手機的具象化功能時，便能幫我們省下了許多力氣：只需要觀看手機就能知道許多一般無法得知的資訊。於是，手機在親密關係裡成爲了一種矛盾的溝通媒介，它一方面使「既連結又疏離」的狀態得以可能，卻在另一方面與我們「對隔離的需求」產生衝突。

以上討論在最實際的行動層次上可以理解爲：「讓另一半觀看手機內容以彰顯自己的毫無保留」與「個體的隱私、自由」之間的緊張關係。且正是在「看」與「不看」之間，展現了在親密關係之中，揭露與隔離之間的關係已經轉化爲「信任與否」的問題，並形成相處行爲上的兩難：要求看對方手機表示不信任對方、不看代表信任？所以即使偷看了也該裝不知道？讓另一半「檢查」手機是應該的嗎？給對方看手機是不是表示問心無愧、不給對方看則代表有鬼？看了手機對簡訊或通訊記錄疑神疑鬼是不信任，抓到曖昧簡訊剛好證明了自己的不信任是對的？

手機「具象化」的功能乍看之下似乎與我們要討論的「溝通」沒有什麼關係，但從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溝通」並不限於言語、也無關雙方是否有溝通

的「動機」，即使不是兩個主體間直接溝通，只要具象化於手機的資料被觀看，使對方獲得某種訊息，我認爲那也就算是一種「溝通」，具有溝通的「效果」(如：揭露)，何況這樣的溝通也確確實實會對情侶間「出自特定動機」的溝通產生影響。

反思 (Reflexivity) 與監視 (Surveillance)

既然確定了情侶具有某種主張觀看對方手機內資料的正當性，現在我們應該來討論「觀看」(包括自己觀看自己的手機、觀看另一半的手機以及第三人觀看到自己或另一半的手機)，以及意識到「可能被觀看」對於情侶們來說究竟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首先，情侶們能夠從自己的手機裡觀看到對方的影像或簡訊，使他們即使處於分離的狀態，仍能在某種程度上回憶先前一起經歷的時光或簡訊對話。手機裡的這些「資料」不僅作為情侶間情感層面上的連結，它們更影響了親密關係的反思：若我們認爲「對過去的觀看」將影響我們對這段關係的反思，並進一步影響親密關係的發展，則關係中被記錄下來的部分將成爲反思這段關係的依據。例如：彼此多久通一次電話？講了多久？誰打給誰比較多？...這些通訊細節看似瑣碎，卻在很多時候都被認爲是解讀彼此關係的「指標」：曖昧時一天互傳了幾十封簡訊是不是代表了對方對自己也有意思？每天平均講十幾通電話是不是太黏了？對方不主動聯絡，都是我打給他，是不是他比較不在乎我？我們也可能看著吵架時傳的簡訊，想著下次不該一時衝動就寫些傷人的話刺激對方；看著上次出遊時的照片，決心要讓這樣的幸福延續下去...。我們透過這些歷史反思親密關係，親密關係也在一次次的「具象化」與「觀看」中逐漸被建構起來。

但是，不是只有自己與另一半有可能看到被具象化於手機的資訊，它在特定情況下也有被他人觀看的可能性。若考慮到第三人的觀看，則「被具象化」還意味著彼此的關係將超越時空地被呈現出來：即使在情侶們相互分離的情境裡，第三人仍能透過手機中的資訊獲知此人正與另一個人處於親密關係的狀態之中。在這樣的意義下，不管是透過照片、通訊記錄還是簡訊，將自己「再現」於另一半的手機中相當於「宣示主權」、向不特定的他人表明彼此的親密關係。因此，「男

（女）朋友不把自己的電話輸入手機」便令人起疑，因為明明是經常聯絡的人，卻不把自己的電話輸入手機增加通話的便利性，是不是因為他不想讓某人看到？那這個人又是什麼人？相反地，當你觀看到另一半的手機裡異常地「再現」出他與其他女人（男人）的關係時，便可能是親密關係受到威脅的象徵。於是，「前女友們的照片出現在手機裡」或「女友手機裡面還有跟她與前男友的合照」則讓人不禁擔心另一半是否還在乎著上一任伴侶。

於是在「具象化」與「觀看」之間，我們還可以討論「監視」(surveillance)在親密關係中產生的效果。既然任何具象化於手機之中的資訊將超越時空而存在——不僅因為文字化，也因為它是被隨身攜帶的——且親密關係的特殊性賦予另一半能夠要求你向其開放行動歷史的正當性，則一切留存於手機的痕跡隨時都有被觀看的可能性。那麼，當我們在藉由手機進行任何社會行動時，便無法不去意識到「這些資訊將可能被觀看」這件事，尤其在你作出某些「有可能」會被視為違反親密關係的成文或不成文規範時，正如只有在做出可能違反社會規範時才會意識到社會規範的存在一般。這樣的意識使手機不僅能促使另一半對手機使用者的監視，也使手機使用者本身形成自我監視。而這樣的自我監控更反過來影響了哪些資訊能夠「具象化」於手機之中，也就是說，「社會關係的具象化」在一定程度上不是任意的，它可能是自我監視後的結果。必須說明的是，我並不希望將手機形成的「監視」效果僅放在「忠誠度」層次上的討論：外遇、嫉妒、猜疑等。我認為手機藉由把「溝通歷史」輕易地敞然於兩人之間，使雙方的某些相處情形成為了「可被觀察的對象」，將能更有效地生產出「符合特定想像的親密關係」，也就是說，親密關係時時面臨了檢視與反思。

二、 手機通訊雙方：永恆聯繫 (Perpetual contact)

除了具象化社會關係之外，手機與其他通訊科技最大的不同在於它高度的移動能力 (mobility)：只要電信公司的基地台遍及之處，現代手機輕巧的外型與穩定的性能使人們樂於將手機納入隨身攜帶的必需品範疇，正如出門一定要帶錢包與鑰匙一般。於是，與他人聯絡不再是「能不能」而是「想不想」的問題，只要

願意，隨時隨地都能與位於不知名地區甚至是身處不同時區的另一人取得聯繫。

Katz 與 Aakhus (2002b) 試圖提出一套新的理論框架來研究科技與人類的關係，他們認為相似類型的科技其實都是圍繞著同一個邏輯所發展出來的，這個邏輯先於特定科技物，它根植於更廣泛的歷史、物質、觀念脈絡之下，他們稱之為“Apparatgeist”。相對於生產科技 (productive technology) 的 Apparatgeist 是「永恆運作」(perpetual motion)，通訊科技的 Apparatgeist 便是「永恆聯繫」(perpetual contact)。也就是說，「永恆聯繫」指引了所有通訊科技的發明與設計，甚至成為我們如何「評價」一項科技物的依據。手機的移動能力與可及性 (accessibility) 便使它成為了目前最接近「永恆聯繫」的通訊科技。在這樣的意義下，「隨時保持聯繫」確實為社會生活與親密關係帶來了或大或小的衝擊，以下，我將從手機特殊的「永恆聯繫腳本」出發，討論其所引發的特殊人與人或人與物關係：

微協調 (Micro-coordination)

首先，「永恆聯繫」在實際行動的層次上賦予了情侶們更靈活、更細緻的互動。與室內電話相比，手機的「可及性」不只建立在其高度的移動能力使它能輕易地滲入各個社會情境，更重要的是，手機個人尋址 (personal addressability) 的設計讓我們以「個人」為單位，「直接」與欲對話的對象取得聯繫。對於在特定情境中處於權力弱勢的人來說形成了「規避權威」的效果 (Ling and Yttri, 2002; Gournay, 2002)，例如在家中的青少年、在辦公室的員工。對於一向被視為不那麼重要的「私事」(相對於「正事」，如念書、工作...) 的親密關係來說，手機提供了一個將親密關係「滲入」各個日常生活細節的秘密通道。

我們曾經說明，在個體化的現代社會，對等的情侶們必須互相協商日常生活中的各個細節，但是流動的社會生活卻使親密伴侶經常處於分隔兩地的狀態，這樣的狀態相當不利於情侶間大量協商的需求。於是，手機不僅可以在溝通的意義上作為情侶間「協商」日常事物的媒介，它的移動能力與個人尋址等滲透日常生活細節的特性，將更能順利地撫平親密關係生活的各種突發狀況，並協助計畫的進行，它創造出情侶間的「微協調」：「軟化」時間與空間或調整即將採取的行動 (Ling and Yttri: 2002)，使協商能發生在更細緻的時空情境。例如：塞車時告

知對方可能會遲到、晚餐時討論待會要在約哪個地點見面、在超市採買時即時詢問對方要買哪個牌子的商品...等。手機提供了一種從「當下」釋放出來的感受，人們似乎可以從此掌控自己的命運（Katz and Aakhus：2002a）。

除了「協商」方面以外，「微協調」顧名思義，它還使情侶們在更關鍵的時刻，採取關愛與照顧等實際層面的行動。例如：在路上突然身體不舒服，可以馬上向對方求救；看到蛋糕在特價也能即時知道對方想吃哪種口味...。總而言之，不論是在共同抉擇的協商層面或實際行動的相互協調上，微協調都為親密伴侶之間的相處帶來許多彈性。

連結的關係 (connected relationship)

頻繁地進行「微協調」意味著透過手機相互聯繫的機會與頻率也隨之增加。但頻繁的聯繫代表的不只是溝通「數量」上的增加，這個現象還表明了我們已發展出一套不同於以往的通訊模式，而這個新通訊模式使我們開始以另一種方式來感知我們與另一半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除了實際行為層次以外，「永恆聯繫」還能在感知與心理層面對親密關係產生作用。

Licoppe（2004）觀察了人們的手機使用方式，他發現相對於傳統的有線電話，手機的出現改變創發了一種維持、管理社會關係的新方式，他稱之為「連結的關係」(connected relationship)。在此觀點下，他並不認同使用手機聯繫是用來「彌補」那些不能與親友面對面互動的時光，因為這種「彌補觀」假設了面對面互動優於間接互動 (mediated interaction)。相反地，他認為這些通訊科技反而將持續不斷的間接互動整併進「連結關係」之中，在這樣的關係裡，「不在場」(absence) 跟「在場」(presence) 之間的界線已漸漸模糊。

他區分了兩種社會關係管理方式的理念型：相較於室內電話經常維繫的是一種「對話模式的社會關係管理」(conversational mode of managing social relationship)——較長的對話時間、內容多為情感分享、每日際遇交流——，圍繞著行動電話建立起來的多半是「連結模式的社會關係管理」(connected mode of managing social relationship)：對話時間短但頻率高、內容幾乎都為功能性的資訊交流。這種淺薄的溝通看似侵蝕了親密關係，但對於透過手機連結的雙方來說，

重點根本不在於「交流了什麼內容」，而在於「頻繁的聯繫」。手機在某種程度上允諾了「頻繁的聯繫」以及「(技術上)想聯繫時就能聯繫」，這個允諾使手機開創了一個獨立於實際時空之外的「永恆聯繫」狀態——一種由頻繁且簡短的聯繫匯集而成的「連續不斷的潮流」(continuous flow) (Licoppe, 2004)，在這個「潮流」裡，彼此連結的感覺將不再只存留於「物理的共同在場」。只要手機隨時在身旁，情侶們就感覺得到彼此的連結是超越了時空而存在的 (Chayko, 2008)，因為手機隨時都可能響起，因為隨時都能夠透過手機與另一半取得聯繫，因此他們隨時都是相連的。手機因此也成爲了一種 Durkheim 意義下的「象徵」(symbol)：如果我們把情侶們的實際共處時光視爲「集體歡騰」(collective effervescence)，那麼手機作爲「永恆聯繫」的具體化身，便在集體歡騰以外的時間不斷地提醒情侶們「彼此是同一個群體的成員」(Ling, 2008)。

但另一方面，「連結的關係」卻也有它脆弱的一面，它脆弱的地方在於手機所允諾的(技術的)「接近性」(accessibility)與(社會的)「可及性」(availability)之間的不一致：由於目前的通訊發展幾乎已經等於保證一個擁有手機的人不會因爲技術問題而無法被聯繫，因此當無法與一個人取得聯繫時，不論是對方關機還是一直沒接電話，就無可避免地被理解爲這個人正處於某種不方便或不想接電話的狀態 (Licoppe, 2004)。這對維繫親密關係來說尤其是一大威脅，因爲親密關係要求的是揭露、是「向另一半開放」，而上述狀況將可能使「無法取得聯繫」被解讀爲「不願向另一半開放」，情侶之間的互信與親密感不但無法達成，反而可能受到質疑。也就是說，作爲象徵的「永恆聯繫」遭到了破壞，消滅了群體成員之間的團結與信任，更可能引發後續的爭執。

儀式性互動 (Ritual interaction)

更進一步來說，手機不僅能夠作爲一種「象徵」使情侶們「感覺」彼此連結，透過手機形成的溝通確實也具有能有效地團結起通話雙方的實質作用。Ling (2008) 以 Durkheim 「集體歡騰」的概念爲出發點，認爲真正擔負起凝聚社會連帶 (social solidarity) 的重要角色的是「儀式性互動」(ritual interaction)：一種形成共同關注焦點與共同情緒的團體互動過程。他發現透過手機，人們仍然能像

「共同在場」(co-presence) 時一般形成儀式性互動，也就打破了 Collins 所宣稱的：社會連帶只能在共同在場的情境下產生或鞏固。手機溝通確實能進行所謂的「超協調」(hyper-coordination) ——相對於僅具工具性作用的「微協調」，超協調還包含了情感面的表達 (Ling and Yttri, 2002) ——，使親密連帶得以形成與維繫。

但溝通並不是只會達成正面的效果，Collins 也指出了儀式性互動仍存在失敗的可性：假如互動淪為一成不變的公式，或無法成功地讓互動者互相意識到自己與對方的精神與情緒正投注在相同的焦點上，則失敗的儀式性互動不只無法增進彼此的社會團結，反而會減損先前已建立起的連帶 (Ling, 2008)。這也就是為什麼吵架時失去理智地掛對方電話，或講話時感受到對方的不專心、不耐煩會對彼此的感情造成傷害的原因。另一方面，「永恆聯繫」對尋求相互揭露的情侶們來說本應是夢寐以求的狀態（或者按照 Katz 與 Aakhus (2002b) 的說法，這是人類的夢想），但「永恆聯繫」的技術性條件與可供對話的實質溝通內容間的衝突卻也可能造成一次失敗的儀式性互動。也就是說，當彼此的生活素材已不足以填滿所有能夠通訊的時間，最終面臨「沒有話題」的窘境時，甜蜜熱線反而會淪為每日睡前的例行公事，情侶們可能開始暗自思索「我們是不是不適合阿？不然怎麼會沒有話講呢？」。

上述情況在現今更為重要，因為相對於以往的「對話模式的社會關係管理」，「連結模式的社會關係管理」使儀式性互動的頻率大大地增加了：情侶們透過手機完成的每一次頻繁而簡短的手機通訊，其實不僅僅是實質的溝通或資訊傳遞，它們同時也是一次又一次的儀式性互動。親密關係便在這無數個簡短聯繫中不斷地被再確認，當然，也可能是不斷地被失敗的互動磨損。總之，圍繞著手機所形成的溝通模式使情侶們之間進行儀式性互動的機會大量增加，親密關係於是也就擁有了更多次的機會可以被鞏固或崩解 (Licoppe and Heurtin, 2002)。

反過來說，當聯繫已是易如反掌的小事時，我們又再度面臨了「連結與疏離」之間的矛盾：「不夠多的聯繫」可能成為損害親密關係的失敗互動，例如覺得對方一定是不夠在乎自己所以才不會想經常處於相互聯繫的狀態，或者認為應該更加頻繁地向對方報備自己的動態；但過於頻繁的聯繫卻又讓親密關係更深入地滲透進日常生活的其他部分，甚至比以往更無所頓逃於天地之間。因此，即使手機使我們能夠在物理空間中保有既連結又疏離的狀態，為「既想束緊扭帶，又想讓

它鬆脫」(Bauman, 2007) 找到暫時的出路，但手機的移動能力似乎又在另一個意義上把我們帶回原點？

簡而言之，即使「永恆聯繫」在技術上已非難事，現在的情侶仍然必須為「距離」所苦，只是以前的戀人煩惱於如何縮短彼此之間的距離，現在的情侶們則必須學習拿捏怎樣的距離才是「適當的距離」：怎樣的溝通模式才不會過於頻繁（或過於不頻繁）？在什麼樣的時間講多久的電話才是雙方都能感覺自在的聯繫模式？...這些都成爲了現代情侶必須共同協商、共同適應的新課題，因爲良好的聯繫能不斷增強彼此的情感，失敗的聯繫卻可能消損彼此的愛。

三、 手機通訊情境：脫域 (Disembedd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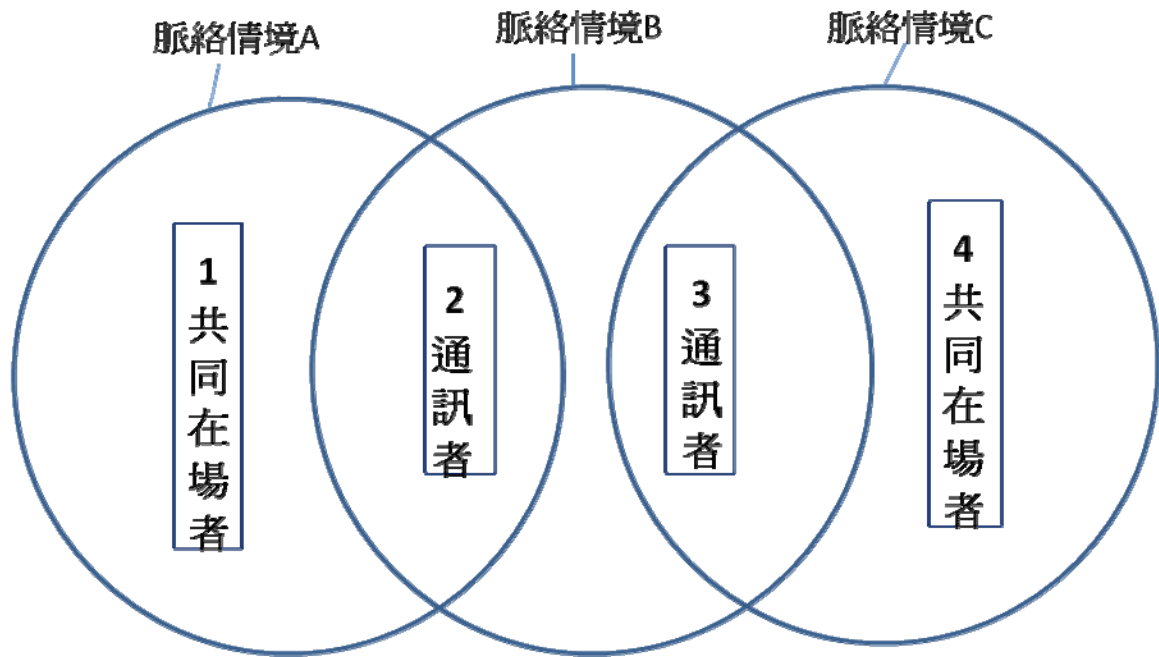
在電報發明之前，「交通」(transportation) 與「溝通」(communication) 基本上具有相同的意義：交通所需的時間就等於溝通所需的時間。電報以及隨後的通訊科技使「交通」與「溝通」逐漸分離，與一個遠在美國的人聯絡再也不必等待至少十幾個小時的交通時間 (Ling and Yttri, 2002)。對 Giddens 來說，這便是現代性「時空分離」的特徵之一。在前現代，時間與空間（地點）一直是相連繫的，直到機械鐘體現了「虛化時間」(empty time) 的統一尺度，時間開始從空間中分離出來。另一方面，時間的虛化帶動了空間的虛化，也就是「空間」(space)——抽象的、尙未被賦予意義的領域——不再等同於「地點」(place)——社會活動在地理上的分布。在前現代的場景中，社會生活的空間維度皆受制於「在場」(presence) 的地域性活動支配；現代性卻將空間日益從地點中分離，社會活動不再只受到其所發生的地點支配，那些遠離此地的「不在場」(absence) 因素也同樣參與建構空間的意義，Giddens 稱之爲「脫域」(disembedding) (Giddens, 2000)。手機便是這樣一個創造「脫域」的現代性技術之一，那些原本必須經歷時間延遲才能影響此地的遙遠因素透過手機產生了即刻的作用，從而模糊了空間意義上的「在場」與「不在場」，並參與重新定義空間的工作 (Licoppe and Heurtin, 2002)。透過手機，親密伴侶能夠將公車捷運變成談情說愛的場所，能夠將工作地點暫時轉化爲稍作放鬆的休息室。手機將遙遠的「不在場」感受納入「在場」

的經驗，讓我們能夠暫時重新建構身處的當下。

事實上，在手機出現之前，人們早已體驗過許多「與他人共處同一個『地點』但卻猶如身在不同『空間』的經驗」，包括書籍、廣播、電視...等，都能使人宛如沈浸在另一個空間之中。Gergen (2002) 以「缺席的在場」(absent presence) 來形容上述的狀態，並對幾個能夠形成此種經驗的科技作出了觀察。他認為「缺席的在場」會減損原本的人際連帶：人們過於沈溺在另一個空間，將使得在地的「友誼、親密關係、家庭與鄰居不再是意義的主要來源，反而變成其他領域協商的目標」(Gergen, 2002: 232)。但另一方面，透過「缺席的在場」產生的連結雖然廣泛卻都無法深入；在此情況下，個人將無法藉由與社群的互動來認識、定義自我。除此之外，「缺席的在場」形成了一個與實際日常生活斷裂的意義世界，我們所處的意義狀態與我們實際進行的活動之間不是沒有關係就是日趨模糊，最終可能貶損了日復一日的日常活動。

Gergen 看似對「缺席的在場」採取批評的態度，但他卻把產生同樣效果的手機獨立出來分析，意外地表達讚揚之意。他認為透過手機聯繫起來的網絡是「內生的」(endogenous)，是既有的面對面關係的擴展，不像廣播、電影、電視與錄音是外生的(exogenous)，因此手機所引起的「缺席的在場」反而會強化既有網絡而切斷其他暫時關係與遙遠關係(Sooryamoorthy, Miller and Shrum, 2009)。此外，雖然 Gergen 也承認手機可能會讓使用者進入與當下實際生活無關的意義世界，但他認為手機所描繪出的是一幅更複雜的圖像：手機的半開放式對話以及方便進入各種社會脈絡的特性能巧妙地將不在場的世界與即刻的環境連結在一起。

在這個部分，我們即是要針對手機這種「連結兩個時空」的特性進行討論。因為只要情侶們透過手機進行溝通，就表示親密關係將在相當大的範圍上不停地與關係本身以外的社會生活發生作用。手機在此可以被視為一種橋樑，它使日常生活能更加容易地影響親密關係，反之亦然。為了便於討論，我試圖將整個手機通訊情境以圖示表明(見【圖一】)，以下將分別討論圖內的各個部分。



【圖表 三】手機通訊情境示意圖

可追蹤性 (traceability)

手機的「脫域」雖然為社會生活帶來更多以往無法想像的便利與可能性，但它卻也同時形成了一種新的風險：手機腳本達成「連結兩個時空」的特定方式，使「脫域」正意味著「脫離脈絡」，因為它將「聲音溝通」從通訊者的地理與社會脈絡抽離出來。但脈絡卻又是必要的，若不知道對方目前所處的脈絡，你便不會知道現在打這通電話會不會對另一方正在進行的活動或社會互動製造困擾；除此之外，只有聲音的溝通也使你無法得知對方所宣稱的脈絡是否屬實 (Licoppe and Heurtin, 2002)。無法確知脈絡會對親密關係造成威脅，因為一場良好的溝通、一次良好的協調，必須以一定程度的脈絡資訊為前提，才能知道該說什麼話？用什麼方式說話？該採取什麼行動？怎樣去做？ (Laurier, 2001) 對照【圖一】來看，當通訊者 2、通訊者 3 進行手機聯繫時，他們其實是分別自情境脈絡 A、C 抽離出來的。此時，通訊者 2 必須在理解通訊者 3 所身處的情境脈絡 C 為何後才有辦法進行溝通，此過程對通訊者 3 來說亦然。

因此，手機「去地方化」(de-localization) 的特性使情侶們能夠採取種種協

調，但這些協調卻又必須依賴「再地方化」(re-localization)才得以順利完成，這兩者之間的空隙便是雙方必須相互協商的部分。首先，對於打電話的一方來說，他必須估計另一半什麼時候大概會在這裡，來決定是否要與對方聯繫。是要打電話？傳簡訊？還是對方有室內電話可用？另一方面，無法預期何時會接到電話的受話者則必須決定要透露多少脈絡資訊（其實發話者也必須如此）。於是，在「(尚)未被決定的脈絡」與「幾乎無限制的可聯繫性」之間被協商的對象正是「可追蹤性」(traceability)。為了保持良好互動所需的信任，情侶們必須選擇要如何遵循或逃避「可追蹤性」的要求 (Licoppe and Heurtin, 2002)。

脫離脈絡的溝通與「可追蹤性」的要求看似對親密關係施加更多的壓力：隨時「抽查」另一半在什麼地方做什麼事、沒有透露相當程度的脈絡資訊變成質疑對方誠信的根據、報備自己的所在位置可能成為新的「責任」...。手機是把雙面刃，它實現了「永恆聯繫」的夢想，但卻是以「去脈絡化」的方式來完成這項任務，真是讓又想永恆聯繫、又想掌握對方的一切脈絡的情侶們又愛又恨阿！

雖然如此，Licoppe 與 Heurtin (2002) 卻認為協商合宜的「可追蹤性」反而是形成信任的重要關鍵。之前我們說明了，透過手機形成的「連結的在場」開創了一種由頻繁簡短的聯繫匯集而成的「連續不斷的潮流」(Licoppe, 2004)。因此，若每一通電話背後都代表一次成功的「可追蹤性」協商，則「連續不斷的潮流」不只象徵著情侶間的「永恆聯繫」，它更在實質的意義上表示連續不斷地透過承諾再同步 (re-synchronize) 彼此的時空與脈絡。另一方面，既然信任源自自我揭露與敞開，則當情侶們彼此向對方敞開其時空脈絡時，信任便在分離的兩人之間產生或增強，並交織進既有的親密關係裡 (Licoppe and Heurtin, 2002)。

但是並不是每一次的「可追蹤性」協商都是成功的，因此頻繁的手機溝通事實上代表著，現今的情侶有著比以往更頻繁的機會讓信任增強或減弱，每一次溝通都是一次反思關係的依據。因此對於手機時代的情侶們來說，「信任」及親密關係更名符其實地成為一種不斷變動的「過程」，而遠非穩定的狀態 (Licoppe and Heurtin, 2002)。

雙重前台 (Dual front stages)

在上一節我們看到，手機缺乏脈絡地連結兩個時空，使手機通訊的雙方必須選擇要透露多少脈絡資訊。但是「要透露多少」或「如何透露」脈絡，有時並非通訊者一人可決定，他所身處的實際脈絡以及他與通話對象之間的關係也會是他作出何種選擇的原因之一。也就是當通訊者 2 同時面對著通訊者 3 與共同在場者 1 時，他必須同時考慮到情境脈絡 A、B 的狀況，才能決定他該怎麼向通訊者 3 透露自己的脈絡，才知道該如何在共同在場者 1 面前講這通電話，而他的表現更會反過來影響情境脈絡 A、B。我們可以 Goffman「角色扮演」的概念出發，理解到通訊者 2 事實上正處在「雙重前台」(dual front stages) 的尷尬位置上。

人們常說「是 XX，就該有 XX 的樣子！」、「在什麼時候就做什麼事」。這些說法事實上都是在提醒我們：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什麼是「角色」呢？「角色」又有什麼重要？Goffman 認為，我們經常以既有的社會規範與社會安排作為劇本來扮演各種特定的社會角色 (role)，也就是表現出在特定社會場景下「該盡的義務」或「該採取的行動」等。角色的重要性在於它在各式社會場景中將每個人安置於某個「適當」的位置，因此扮演某個角色就是在確認與他人的相對位置，使社會秩序與社會結構得以延續下去 (柳超莊，2007)。為了要作為一個稱職的角色扮演者，個體必須讓他所要傳達的印象與其扮演的角色特質相符合。Goffman 以「前台」(front) 來譬喻個人進行角色扮演的社會場景，指的是個體在表演中能夠以一種普遍、固定的方式來對觀眾進行情境界定的部分，是個體在表演中有意識或無意識使用的標準表演裝置⁵ (柳超莊，2007)。透過活用「前台」的各式道具，個人得以成功地扮演角色，使社會秩序或社會結構不至於崩解。

但是個體在社會中不只扮演一種角色，隨著社會場景的改變，個體必須扮演一個以上的角色。例如一個人可以作為另一個人的親密伴侶，同時也是原生家庭

⁵個人在前台中即是利用外部裝置 (setting) 或個人門面 (personal front) 來進行角色扮演與印象管理，其中個人門面包括靜態的外表 (appearance) 和動態的態度 (manner)。外部裝置是指外在環境，包括固定的道具和可移動的活動裝置。個人門面中的外表則是如性別、膚色等特徵或言語內容等相對固定的部分，它們所提供的是實質的「內容訊息」(gives)，目的在於傳遞個人與他人人都知道的溝通符號，是互動能夠進行的基本條件；另一方面，態度指面部表情、舉手投足等經常變動不居的部分，它們如同「框架訊息」(give off) 一般，指涉更寬廣的「脈絡」或「架構」，因此「框架」、「限定」了「內容訊息」的表達與感知，會影響或引導對方去思考與判斷該如何與表演者互動 (柳超莊，2007)。

的子女、工作場所的職員或老闆。在不同群體面前，個體必須依照不同的情境扮演不同角色，因此當個體參與特定角色的演出時，他就必須中止其他社會角色的涉入，才不致發生角色錯亂、破壞特定社會劇本的情形。例如：工作中的員工不應該向老闆表露出他在情人面前的樣態、捷運上的乘客們也不會像對待朋友一般與身旁的人寒暄...。於是，透過穿不同的衣服、用不同的詞句或語氣說話、展現不同的表情或肢體動作，上述各種前台道具便讓個體順利進行角色隔離（role-segregation），在什麼時候就做什麼事（柳超莊，2007）。

然而，手機「連結兩個時空脈絡」的特性卻模糊了前台間的界線，於是也可能干擾了精心規劃的角色隔離。怎麼說呢？我們可以想想以下的場景：你與另一半正在餐廳裡愉快地用餐、聊天。突然，對方的手機響了起來。是老闆打來的！對方趕緊接起手機，收起原本輕鬆的心情與笑容，開始用正經嚴肅甚至有點緊張的態度與電話另一頭的人對話。原本應該扮演「情人」的角色，現在卻因為不該出現在這個場景的人「闖入」了，迫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必須開始扮演「員工」的角色。角色隔離於是受到威脅，或者說「同時身處兩個時空」——人在 A 地，同時也與 B 地進行聯繫——使手機的使用者面臨了「雙重前台」的處境（Ling, 2008），他必須扮演同時符合兩個情境所要求的角色，即使這兩個情境可能是互不相容的。

此時，手機使用者將利用各種前台道具來調和這兩個前台：他或許離開餐桌、或許快速結束電話，也可能一邊講話一邊觀察你的表情與動作，或與你有些輕微的互動，表現出仍在意你的態度，如：拉拉你的手、對你作出無奈的表情等。當然也可能就此把你當作隱形人、進入手機的世界，全然形成「缺席的在場」（Licoppe and Heurtin, 2002）。上述例子還算容易在兩個前台中尋求平衡點，但如果今天打電話來的不是老闆，比方說，而是「前女（男）友」？！那他又該如何反應才不致釀成災難呢？無論如何，正如 Giddens 所說，手機的「脫域」效果使得遠離此地的「不在場」因素，也共同參與定義了原本專屬於親密關係的場景。只是在手機的情況裡，這樣的「參與」是以手機使用者所面臨的雙重前台為中介。

除了不屬於親密關係的部分可能透過手機介入親密關係場景外，從另一方面來說，親密關係也比以往更有可能滲入伴侶的其他日常生活當中。這讓手機使用者更加面臨雙重前台的考驗：因為手機通訊幾乎可以發生在任何場合的特性，正代表著你可以一邊通話、一邊做其他事；或者說溝通能夠在更多樣的脈絡下進

行，但並不是每個脈絡都適合進行溝通。例如：另一半在你與朋友聚會時來電，你想跟對方通話，卻也不想錯失聊得正起勁的話題。顧此失彼的結果可能演變成另一半認為你都在敷衍他。雙重前台宣告調和失敗。

雙重前台的調和有可能失敗當然也有可能成功，但其意義不只在於「角色隔離」面臨威脅。在親密關係裡，它更意味著影響「儀式性互動」的因素將更加多元與不可預測，而親密關係本身的發展因此也面臨了更多的變數。

顧及不在場的他者

討論完了通訊者 2（通訊者 3）的處境，我們現在要來看看共同在場者 1（共同在場者 4）在這場手機通訊中面臨了什麼狀況。因為在手機造成的「脫域」效果裡，事實上不止兩地的連結點——通訊者——必須調和「雙重前台」，與手機使用者共同在場的他人也需要學習如何對「自己突然被置入對話情境」作出回應。也就是說，人們開始不僅依據「此地」的情境來作出反應，還必須將「那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遙遠他者納入考慮。Ling（2008）舉了一個極端但卻能讓我們一目了然的例子：在一家百貨公司的廁所裡，一位女性聽到隔壁隔間裡的人正在講電話。她在她的隔間裡等了好一陣子，直到對方不再通話時才敢按下沖水鍵，為的就是怕電話另一頭的人發現他的通話對象正在廁所裡。我們不一定都會像這個故事裡的主角一樣替「陌生人的通話對象」著想，但這個例子確實讓我們發現：人們之間的距離已近得超乎想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比以往更加緊密、更加易受彼此影響。

Ling（2008）也作出了幾種觀察，他發現在一個正在進行互動的團體中，若有一人的手機響了，則共同在場的他人會表現出 Goffman 所謂的「禮貌性疏忽」（civil inattention），鬆散地繼續進行談話，並表現出不在意通話者的對話內容或通話本身的態度，讓通訊者能夠較自在地進行通話。但假如打電話進來的人剛好與在場的人們相識，則可能出現的狀況是：大家以背景音的方式隔空向對方喊話，或乾脆直接輪流通話。這表示了共同在場者 1 的反應，是有可能直接或間接（藉由通訊者 2）透過手機影響通訊情境 B 的。在這樣的情況下，當情侶們進行手機通訊時，其他共同在場者事實上也可能對親密關係溝通產生影響。

從另一方面來說，Ling 只是一般性地描述共同在場者可能有的反應，但若將我們所關心的特定社會關係納入考慮，也就是說，若與手機通訊者共同在場的他人正是親密關係的另一半，那麼這個「他人」是否也會有著與上述相似的回應方式？還是隨著關係的不同而出現完全不一樣的態度？例如：這個共同在場的他人不僅不會表現出「禮貌性疏忽」，反而可能是光明正大地觀察另一半的「角色扮演」，或直接問另一半「是誰打的？有什麼？」

無論如何，手機使現今的親密關係互動面對的是更複雜的情況。其他社會關係隨時都有「闖入」的可能。不論情侶們是共同在場，抑或進行手機通訊，與「雙重前台」的角度呼應，情侶間的「儀式性互動」將不再單純只是「情侶間」的互動，要考慮的因素、要面對的狀況已越來越多。

有界限的連帶 (Bounded solidarity)

最後，我們要討論透過手機通訊建立起來的情境脈絡 B。有些人認為，手機讓分隔兩地的人們能夠隨時進行通訊，如此隨心所欲「脫域」的特性再加上手機的「內生性」(Gergen, 2002) 特質，將可能威脅公共領域的維持。也就是情境脈絡 B 有可能排斥掉情境脈絡 A 與 C：在咖啡店裡、在辦公室、在學校、在街上... 人們或許出於必須、或許出於無聊、又或許出於舒緩令人不安的環境，都可以不停地透過手機與熟悉的人談論著熟悉的事物，將自己封進以既有人際網絡為材料裹成的「電信繭」(telecocoon) 裡 (Ling, 2008)，不再需要花心思在即刻發生在自身周圍的「他人」的事物，也不再需要努力建立新的人際關係。手機讓我們隨時都能投身於一個可預期、易控制的熟悉環境，一條阻力最小之路。也就是說，手機作為一種溝通科技，具有增強人際連帶的效果，但它並非普遍性地促進所有連帶，反而只對既有的「強連帶」產生作用。它維繫的是「有界線的連帶」(bounded solidarity) (Ling, 2008)，或許阻礙了人們進入更廣大的公共生活的機會。

上述擔憂預設了「只要可以，情侶們願意隨時隨地「談情說愛」，「躲」進與另一半共築的情境脈絡 B 之中」。但是，即使手機傾向於鞏固既有親密連帶，即使它讓「全天候的親密關係」(full-time intimacy) 得以可能 (Ling, 2008)，情侶們又是否真的願意這樣做？也就是說，手機是否真的如此「有利」於親密關係？

情侶們是否真的寧願讓情境脈絡 B 抹滅情境脈絡 A 或 C？「能夠隨時與另一半聯繫」這件事本身對情侶們各自的生活來說有什麼意義？這些都是當我們在確立了手機是一項能促進「強連帶」的科技後，所必須進一步去探討的問題。而這部分的討論，其實也呼應了我們在上一章提到的「連結與疏離」之間的關係。

在這一章我們分成三個層次回顧了手機作為一項科技物，它對親密關係的溝通可能形成的各種效果。這些特性即使不與「溝通」直接相關，也都是在我們以手機為溝通媒介時所不可忽略的「腳本」。它使我們以「這種方式」而不是「那種方式」進行手機溝通，因此也對親密關係產生「這種影響」而不是「那種影響」。另一方面，我們在上一章也已經討論了現今親密關係溝通的三個面向：協商、揭露與協調。那麼，當親密關係中的溝通與手機的特殊溝通媒介腳本發生關係時，會產生的是怎樣的一幅圖像呢？若手機已經成為現今最主要的愛情溝通媒介，我們就不能不去問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因為它們之間的關係將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我們的愛情。



第四章 問題意識

從第一章我們看到，手機的普及率與通話量已超越有線電話，另一方面網際網路或許因使用成本仍然相對較高，因此無法像手機一樣「滲透」進各種日常生活空隙。手機無疑地可說是台灣目前最主要的溝通媒介。我們使用手機與各式各樣的人聯絡，他們可能是父母、子女，也可能是同事、朋友、同學，或者只是推銷員跟某家店的客服人員。其中，我們當然也經常以手機與親密伴侶進行溝通。

但是「溝通」只是一個籠統的代稱，與親密伴侶的「溝通」必定與跟父母、朋友、上司或客服人員進行的「溝通」大不相同，我們還必須釐清我們所謂的「溝通」究竟意味著什麼，它為什麼重要。因此透過文獻回顧，我們指出了現今情侶必須面對的三個溝通面向：協商共同生活；相互揭露以尋求親密感、互相信任與反思；以及協調實際的照顧與關愛行為。這三種溝通各自在不同的面向上成為支撐現今親密關係的一部份。

另一方面，當情侶們以手機作為溝通媒介來進行這三個面向的溝通時，我們同時也必須將手機這項科技物的特殊「腳本」納入考慮。因為媒介的特定特性將形塑「親密關係溝通」成為「這個樣子」而非「那個樣子」，而這個被手機「制約」的親密關係溝通又將會影響親密關係本身的發展。反過來說，手機作為一項溝通科技，可以在各式場合中串起特定的兩人，但手機究竟是「什麼」，端視它所連結的這兩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以及它被使用的社會場景為何。也就是說，「手機」並不僅僅是一項中性的「物品」，它的用途也不只是一致的「行動通訊」技術。我們不能空泛地談論手機所引發的社會效果，而不論及它是在怎樣的社會情境與社會關係中被使用，就如我們不能在忽略特定溝通媒介特性的情況下談論愛情溝通一樣。

最後，當「流動生活」成為現今愛情溝通的一大障礙時，手機或許還能夠作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將分散在四處的情侶們有效地連結起來，在關鍵的時刻完成溝通。但「流動生活」並不只是個有待解決的「困擾」，它還可能是現代情侶的需求之一，它讓我們在緊密的關係中還能有屬於自己的自由空間。「連結與疏離」在現代生活中展現出微妙的關係：我們在為了生活而被迫疏離的狀態中尋求

彼此連結的機會；我們雖然不能沒有連結，卻也渴望疏離能夠帶來的自由空間；我們在什麼時候渴望連結？又在什麼時候希望疏離？...。作為一個「脫域」機制，手機既（聲音）連結又（物理空間）疏離的特性是否能解開「連結與疏離」的矛盾？或者，它是否能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出連結與疏離之間的複雜關係？

因此，本篇研究正是想要從三個面向討論「手機作為溝通媒介」與「現今愛情溝通」之間的相互關係：

- 一、當情侶們利用手機來進行協商、相互揭露與協調等溝通時，手機的特殊腳本將如何「限制」或「使能夠」這些溝通的發展？進而可能影響親密關係本身。
- 二、反過來說，當我們把焦點至於「親密關係」此一特定社會關係時，手機又是如何被「馴化」為親密關係的一部份？使它在親密關係裡有著與其他社會關係中不同的定位或效果？
- 三、不論是出於自願或非自願，當現代愛情需要彈性的連結與適當的疏離時，手機是否真的能創造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使情侶們在連結與疏離中尋得平衡？或者，我們可否從手機的「能」與「不能」中，理出一些「連結與疏離」的複雜關係？

第五章 研究對象、方法及限制

一、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

要瞭解手機在親密關係溝通中扮演的角色、它對情侶們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我們有幾種資料蒐集的方式可以選擇：首先，以田野觀察的方式，實際觀察情侶們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以手機進行溝通、對話的內容與長度為何、有什麼樣特殊的肢體動作、音調、口頭禪或表情...等；或者進行深度訪談，透過開放式的提問，請情侶們自行陳述、解釋關係內的各種手機使用情形；我們還可以透過二手資料，如報章雜誌、網路分享區等男男女女們分享愛情故事、歡喜憂愁的地方，觀察他們在什麼情況下會提到手機、如何提到、手機在故事裡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他們對這個角色的評價為何...等。

經過考量後，最後我決定以深度訪談為主，並輔以 BBS (Bulletin Board System) 中相關版面的討論。作出這樣的選擇，一方面是考慮到手機的移動性使親密關係溝通可能在各樣的場合裡發生，因此也就缺乏特定可供觀察的田野，或者只能在相當侷限的場合進行觀察，且親密關係屬私領域，在一般的情況下難以觀察，即使是在如咖啡廳、捷運等公開場合，我們也很難靠近他人身旁，仔細聽取他們的對話內容。另一方面，單就表面的觀察也無法確知手機使用者究竟正在與誰聯繫，任意的臆測反而可能造成錯誤的認知，比如說，只聽到「我到了喔」並無法知道他正在和什麼關係的人通話，最後可能只觀察到那些在我們的認知當中，「很明顯」是情侶對話（如甜言蜜語）的例子，但其實甜言蜜語也無法證明兩人之間的關係。缺乏對該情侶戀情的脈絡知識，我們能夠觀察到的只是表面的行為。雖然以深度訪談作為研究方法也有其限制（將在下一部份說明），但它能夠讓我們得知手機在一段關係中完整且細緻的面貌，而不是零碎且欠缺脈絡的行為觀察。而 BBS 的討論版面集中了大量對愛情有興趣且願意分享的人，但是通常會讓人想要發表文章的，多半是愛情裡比較特殊的部分，如特別高興、特別難過或使人困擾的經驗，此類文章在某些面向上提供了我們豐富的故事內容，但卻

無法涵括較樸實的日常生活經驗。因此我最終決定以深度訪談來獲得愛情中手機使用的整體樣貌與細部描繪，並從 BBS 中的相關討論觀察哪些是情侶們關注的手機議題，也藉此擷取應被納入訪談大綱的提問。

對於研究對象的選擇，我並沒有設下任何限制，只要是願意跟我分享親密關係中的手機使用經驗者，不論其性別、年齡、性向或婚姻狀態皆可，也不需要正處於一段關係之中。受訪者的來源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份，編號 1 至 13 的受訪者是透過我自身的社會網絡所取得，可能是我的親友或親友各自的朋友，共 13 位；第二部份，編號 14 至 27 的受訪者則自台灣目前最大的 BBS 站——PTT 實業坊——中的相關討論板徵求而來，共 14 位。首先，由於剛開始曾經一度想以「遠距離戀愛」為主題，因此我先到了 DistantLove 板（遠距離戀愛板）私底下寄信給一些有在該板發表過與手機相關的文章的板友，詢問他們是否有意願接受訪談；此外，為了找尋年齡層稍大的受訪者以獲得未使用手機時的戀愛經驗，我至專供熟男、熟女們分享生活相關話題的 RIPE_gender 板（熟板）尋找受訪者；由於 Wanted 板（徵求板）是各類徵求文的集中地且看板人氣相當高，於是我也在該處張貼徵求文；而 PTT 裡與愛情、婚姻、男女相關的討論板相當多，我從中挑選一些觀看人氣經常破百的熱門看板，寄信給該板板主詢問是否能在板上徵求受訪者，雖然先後獲得了大約五個板主的同意，但在我於 MenTalk 板（男性們聚集、討論的地方）與 Boy-Girl 板（男女板，討論男女關係的板）張貼公告後沒多久即招募到了足夠數量的受訪者，便沒有繼續在其他已獲得同意的板上張貼徵求文。

截至最後一共徵求到 27 個受訪者，年齡分佈在 19 歲到 46 歲之間，但以 25 歲左右為大多數；女性受訪者佔三分之二，一共 18 位，男性受訪者為 9 位，佔三分之一；其中有 12 位目前為學生身份（但有些是工作後再回去念書）；4 位已婚，其餘皆未婚。在訪談的過程中，如果時間許可，我會請受訪者逐個分享他們每段感情的手機使用狀況，因此雖然一共只有 27 個受訪者，但獲得的愛情經驗分享數卻大於 27。

在訪談的過程中，我會以事先擬好的訪談大綱為基準（詳細訪談大綱請見附件），詳細詢問受訪者當時的各種情況，並且我會請他們描述經歷過的所有戀愛經驗，而不是只講目前的或最近一次的感情。大部分的訪談皆能照著愛情經驗的時間順序一一進行詢問，但若受訪者的戀愛經驗相當豐富，由於顧慮到時間因

素，可能會有所刪減。平均訪談時間在兩小時至三小時之間。受訪者相關資料如下：

編號	名稱 ⁶	性別	年齡	職業	婚姻狀態	訪談次數
1	瑋婷	女	25	學生	未婚	1
2	雨馨	女	25	營造業	未婚	1
3	俊鴻	男	35	學生	未婚	1
4	永威	男	24	學生	未婚	1
5	靖蓉	女	23	學生	未婚	1
6	宇婕	女	25	學生	未婚	1
7	筱芃	女	23	學生	未婚	1
8	允勛	男	25	學生	未婚	1
9	小娟	女	25	無（醫療業）	未婚	1
10	昌華	男	39	建設業	已婚	1
11	世章	男	46	建設業	已婚	1
12	嘉倩	女	30	公家機關	已婚	1
13	正賢	男	26	科技業	未婚	1
14	小琳	女	19	學生	未婚	2
15	依汝	女	24	保險業	未婚	1
16	鈺芳	女	27	教師	未婚	1
17	詠晴	女	25	NGO	未婚	1
18	昕潔	女	25	學生	未婚	1
19	可君	女	22	學生	未婚	1
20	芯仔	女	29	教師	未婚	1
21	曼婷	女	27	無（藝文業）	未婚	2
22	怡安	女	23	學生	未婚	1
23	雅芬	女	34	無（醫療業）	未婚	1
24	承勳	男	28	保險業	未婚	1
25	心慈	女	26	學生	已婚	1
26	煜展	男	37	教師	未婚	1
27	嘉凱	男	30	公家機關	未婚	1

【圖表 四】受訪者基本資料

⁶ 名稱皆為匿名，許多受訪者的本名我也都不知道。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二、研究限制

或許基於研究主題本身，或許基於研究方法的選擇，我認為本研究至少會在四個面向上面臨研究限制：

抽樣偏差與受訪者本身的背景

首先，透過我的人際網絡尋找到的受訪者多半也與我的背景條件非常相似：25 歲左右、女性、學生、未婚、大專以上學歷；而透過親友所介紹的受訪者雖然可能異質性稍高，但也經常無法跳脫一定的相似性。此外，透過人際網絡取得受訪者還有另一層顧慮：受訪者並非完全匿名，我與他們的生活圈有或大或小的重疊。此種狀況在訪談如親密關係等私領域議題時尤其敏感，受訪者可能會擔心他們的經驗會淪為朋友間的八卦，因此不敢卸下心防表露一些內心的想法甚至有所隱瞞。

第二，雖然網路上徵求匿名受訪者可能可避免擔心「曝光」的機會，且 BBS 的相關討論版是許多情侶的聚集地，但以此進行抽樣仍有某種程度的偏差。因為 PTT 是隸屬於台灣大學學術網路之下的站台，相當多數的使用者都（曾經）是台灣大學或其他大學的學生。簡言之，PTT 的使用族群不論是在年齡、學歷或隨之而來的社經地位等方面，與我的人際網絡也都有相當高的同質性。即使我努力在其中尋找差異的樣本，也很難避免資料蒐集上可能出現的偏差，例如：到 RIPE_gender 版（熟版）尋找年齡層稍大的網友，但最多也只徵到為數不多的 30 幾歲的受訪者。

當發現受訪者過於同質，尤其是年齡以及經常隨著年齡改變的婚姻狀態、工作狀態等，我也嘗試和一些與「家庭議題」相關的基金會、協會聯繫（包括：友緣基金會、現代婦女基金會、婦女新知、晚晴基金會、中華民國婚姻危機處理協會、中華民國婚姻感情家庭暴力關懷協會、家庭婚姻問題諮詢網、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台北婦女中心與愛家文化事業基金會），試圖開闢能夠找到另一群受訪者的管道。但這些機構都各自以不同的原因拒絕了我：不方便洩漏個資、不方便代為詢問（人家付費來諮詢，開不了口詢問）、諮詢後沒留下資料、主題無關（他們

主要是處理家暴問題)...等，或者是建議我參加他們辦的活動，自行在活動上詢問（但活動是在八月多舉行），不然就是需要付幾千元的費用才能介紹受訪者。於是最後仍然只有同質性相當高的受訪者：幾乎有一半是二十多歲的學生，即使不是學生身份也是學歷相當高的白領階級，因此未婚的比例也非常高。此外，或許因為研究主題的關係，願意接受訪談的以女性為多數，而徵求受訪者時雖然沒有限定在異性戀，但受訪者仍然絕大多數都是異性戀。總而言之，研究對象的同質性過高是本研究相當大的限制，幾乎可以說是一份以 1980 世代的異性戀手機愛情故事為主題的研究。

比對一下【表格一】與【表格二】，我們可以看到在 1980 年代出生的這群人的特性：當行動電話普及率在 2002 年首度超過 100%時，1980 年代出生的人大約是 12 歲到 22 歲，正值國中到大學時期；2007 年行動話務量超越有線電話話務量時，他們則是 17 到 27 歲，正值從高中到初入社會的年紀。從另一方面來說，十幾、二十多歲的年紀，正是人們開始進入親密關係的時期。事實上，這些受訪時在 20 到 30 歲之間的受訪者幾乎都表示，他們在與第一任男女朋友交往前就已經有使用手機的習慣，或是在開始有戀愛經驗後的沒多久時間即獲得了手機。也就是說，這群人對愛情的經歷與手機有密切的關係，他們一邊培養對手機的使用態度、一邊學習如何談戀愛。他們不像年紀更大的一群人，可能對該如何談戀愛已有一定的態度與經歷後才開始加入手機這個科技；也不像年紀更輕的人們，從很小的時候就已習慣手機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種人際應用，隨後才開始將「情人」納入手機使用的範圍。雖然本研究無法做出跨世代的比較，但我認為若 1980 世代的人們是本研究的主要受訪對象，則不能不意識到這群人「愛情觀」的發展、建立與手機在台灣的發展過程之間的關係。

手機溝通的情境依賴性

在缺乏田野可供觀察的情況下，雖然我已盡量想藉由訪談正處於戀愛狀態中的情侶雙方來獲得更全面的資料，但許多溝通情境仍轉瞬即逝，難以還原，情侶們自行訴說的經驗難免與真實情況有所出入。

首先，由於我會請受訪者描述他們所經歷過的所有戀愛經驗，而不是只講目

前的或最近一次的感情，因此對於年代有些久遠的記憶，受訪者經常表達「太久遠想不起來」，尤其詢問的是情侶之間的日常溝通而非某些顯著事件，很容易隨著時間的消逝而淡忘當時的相處方式。即使回答得出來，也經常是由現在的眼光或以現在的狀況推敲過去應該是怎樣的狀況，因此有時會出現「我想應該是這樣」的話語。

此外，正因為情侶之間的互動太過「日常生活」而顯得理所當然、不經思考或不曾注意過，即使是最近一次或正在進行的戀愛，也容易發生「太細微想不起來」的狀況。例如詢問受訪者「在什麼情況下會想馬上打給另一半？」，或當受訪者以「情侶講話不就是那樣？」、「隨便閒扯」或「不是什麼重要的事」來形容彼此的對話後，追問「『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是哪些事？」時，經常會發生一時想不到例子的狀況。此時我可能會提供（或他們會詢問）一些先前的受訪者曾經說過的情況，但此種方式難免會影響或限制了受訪者可能回答出來的答案。

與社會價值衝突的敏感議題

親密關係屬於私領域的一部份，對於私領域，我們一向不太喜歡也不太習慣向外人訴說，因此深度訪談所獲得的資料，難免是經由受訪者有意無意「篩選」過後的結果，此種狀況在觸及某些敏感議題時尤其明顯。例如在詢問是否會想看對方的手機時，雖然有些人馬上表明自己想看且會看，但也有些人會急忙解釋「我認為那是對方的隱私」。即使在追問後發現他們其實會有想看的念頭，但因為知道那是一般人認為的隱私權範圍而不去看，也可能會在表露上述想法後強調「覺得那樣不好，不會那樣做」。同樣的，在討論到會不會隱瞞伴侶自己與某些人的聯繫時，也可能會出現「我只是不想讓他（她）擔心」、「其實這種事沒有發生很多次」等說法。我並不是認為受訪者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都有所隱瞞、不可信任，只是在討論到此類議題時都可以明顯感受到受訪者的不自在，或經常出現想要自清的言詞，就更不用說那些明顯「違反道德」的劈腿、當第三者...等情境甚少出現在訪談內容之中了。因此手機與那些「不正常」戀愛之間的關係，本研究雖然有所提及，但資料的豐富程度依然遠遠不足。

研究者本身的條件與限制

首先，身為二十多歲的女大學生，我自然比較懂得如何跟相類似的人群相處與應答，而研究者與受訪者之間的互動狀況對可能獲得的經驗資料有相當的影響力。例如，在面對年紀比較大的受訪者時，我有時會出現不知道該如何應對、如何打斷對方的發言，或難以掌控訪談情境的狀況。或者，當受訪者一直以「嗯」、「對阿」、「是阿」、「忘記了」、「不知道」等簡短詞句回話或反應冷淡，需要我一直逼問、追問才能多擠出一點點東西時，我經常感受到很難繼續問下去。上述兩種情境是經過反省後，發現可能會使我無法順利進行某些訪談大綱上列出的問題的狀況。相對的，我身為二十多歲的女性，也會影響不同背景條件的受訪者要跟我說什麼、說多少以及如何說的決定。比方說，我就曾在訪談後從某位受訪者的介紹人那聽說該位受訪者的某些經歷，但那些經歷卻從來不會在訪談中出現。

此外，正如受訪者經常會因為愛情互動過於日常生活而經常忽略彼此的相處狀況一般，我也必須承認訪談時經常會出現心魔：「這種看似理所當然的事也要問，好像很好笑」，或是不自覺地預設談戀愛應該就是某個樣子，而失去了追問的敏感度。也因為日常生活的事物有時會缺少讓人很容易就能想到的事例，當受訪者難以回答時，就必須透過各種方式推敲、挖掘與拼湊，此時我能夠得到的資料就相當受限於自己的訪談技巧：受訪者回答的範圍會受制於提問時舉的一些例子或問話方式與順序，例如之前提到的，當以某位受訪者的回答為例時，會影響可能獲得的答案。另外，像是「那時你會怎麼反應？」與「那時你會不開心嗎？」等不同問法也可能會影響受訪者的反應。會有上述感受，是因為到了訪談後期，我能夠查覺到自己的疲乏，當失去追問的敏感度與熱情時，可能會不自覺地以諸如「那時你會不開心嗎？」等已經為受訪者作出部分回答的方式來詢問，或多或少限制了回應的多樣性。

以上四點是我認為最需被注意的研究限制。這些研究限制應該被視為一種提醒，當我們在閱讀研究發現時，必須時時意識到這些限制的存在，以及這些限制對研究結果可能會產生的影響。

第六章 永恆聯繫、「輕連結」與「不聯繫」

第一章我們從手機的「永恆聯繫腳本」出發，討論了其所形成的特殊人與人關係，包括微協調、連結的關係與儀式性互動。但是在實際訪談了許多人之後，我發現先前的討論多半著重於「聯繫當下」，卻忽略了手機的特性也同時創造了那些易於發生這些「聯繫」的條件。我認為後者的重要性絕對不亞於前者，因為那是讓「永恆聯繫」之所以能實際發生的前提，而「永恆聯繫」的發生又使當今情侶的連結模式有所改變。本章第一部分先說明使「永恆聯繫」能夠發生的科技物技術條件；第二部分討論永恆聯繫產生的效果——「輕連結」；「永恆聯繫」的預設遭到破壞——也就是發生任何形式的「不聯繫」——的情況將在第三部分討論。

一、 創造出「永恆聯繫」的技術條件

手機特性與「永恆聯繫」

在文獻回顧裡，我們說明透過手機形成的是時間短、頻率高的「連結模式的社會關係管理」，而正是這些高頻率的聯繫匯集成一股「連續不斷的潮流」（continuous flow）（Licoppe, 2004）開創了一個獨立於實際時空之外的「永恆聯繫」狀態。手機確實大大提高了情侶們相互聯繫的頻率，但上述說法只說了故事的一半：手機讓情侶們在彼此必須各自工作、上課的白日還能互相聯絡，但現代情侶仍然經常在晚上回家後進行長時間的通話，並且經常將通訊工具從有線電話換成手機，即使使用有線電話通常也只是作為減少手機通訊費用的替代品，或甚至為了能夠大量用手機對話而另外辦一支免通話費的手機。即使兩人都在家也以手機為第一選擇，這個情況清楚表明了手機絕對不是只作為與固定地點脫勾的「移動」科技，其「個人尋址」（personal addressability）的能力對創造「永恆聯繫」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個人尋址」的科技設計將通訊者從其所在的「地點」拉出，不僅使在某些社會場合處於弱勢的人們得以規避權威，它還讓我們在許多的情況下幾乎不必考慮接收者（也就是你的親密伴侶）以外的各種因素與脈絡，而這個情境是由手機的移動性、個人性、立即性以及一些設定同時組成的。比方說，當對方在家裡時，你可以直接打過去而不必擔心父母等家人經手時該如何應對進退、是不是會被攔截、不敢連續打太多次（這在吵架被對方掛電話時尤其方便）；不必擔心講久一點會佔了對方或自己家裡的電話線，甚至父母根本不知道你講了五、六個小時；在確定對方醒著或不怕被吵醒的情況下，即使半夜三點打也不必顧慮會吵到其他家人。假如對方在學校、辦公室或任何不適合講話的場所，手機可以設定震動的功能讓你不用害怕打過去會讓對方在課堂或會議上出糗（沒關掉聲音通常會被認為是接收者的問題），或者你可能期待對方可以偷偷地離開教室或辦公室，到一個方便講話的地方與你對話。就算你真的擔心會干擾到對方的生活，你還是可以發個簡訊，讓他能夠不發聲響地與你聯繫。小娟告訴了我們手機的設計如何悄悄地讓愛情滲入工作場所，且她的男友想聯繫她時，完全不必考慮她工作時的情境脈絡：

小娟：那個時候我的手機很薄，就直接放在護士裙的口袋裡面，假如說幫病人印牙模還是什麼，我就站在後面印，之前是用兩手，後來就是用手，頂著，另一手可以傳簡訊，就是直接上班的時候回，也不管。因為那個時候還會偷偷說假裝上廁所，跑到廁所去打，因為那個時候是...，熱戀期的時候都會這樣吧？上班都會一直傻笑，對，就是手機都要帶在身上這樣子。

除了上述的「不需考慮脈絡」之外，我認為手機之所以能夠創造永恆聯繫，還在於它的儲存、記錄功能。手機的記錄功能讓我們知道是誰來電，即使漏接也可以知道有誰打電話來過回電，而「來電捕手」的功能更網住了在你手機關機或沒電時打來的每一通電話。你可能打一通電話給你的男女朋友，發現他沒接或沒開機，你需要做的只是等他回電，不若在有線電話的時代，電話沒接你就只能隔一段時間再試一次，對方沒辦法知道你來電過也不知道要回撥到哪兒；即使他有電話答錄機，除非那支電話只有對方在用，你可能也不想留言在一個很多人都可能聽到的答錄機裡，或者，你無法預期他會在什麼時候聽到留言、聽到時你人會在哪裡。現在你都不必顧慮這些。

要讓那些將手機通訊視為理所當然的人們瞭解手機究竟創造了何種易於情侶聯繫的情境，我們不需要回溯到那個只有有線電話與實體信件的年代，只要稍微回想同樣擁有移動性、個人性的手機的祖先——呼叫器——就可以了：

昌華：就可能說，你打呼叫器給我，阿你不是透過第三者傳話（秘書型呼叫器）的那種，那我可能就知道要去找一個有電話可以等的地方，去等電話。比方說，我現在跟朋友在唱歌，那我現在就會留KTV櫃檯的電話，我就問他說：「我朋友要回call，請問可以留哪一支電話？」我就會把可以讓人回call的號碼輸入進去。她撥過來，我就說：「我現在打過去方便嗎？」她會跟你講說：「不用換電話」或是「我去找別的地方，找比較安靜的電話再打過來給我。」

我：你有曾經留給真人（秘書型呼叫器）嗎？不會很害羞？

承勳：一開始會阿。有一次我就要call，就「恩...阿...」對方就說「好啦沒關係，反正每天聽這麼多通」，客服小姐就說「每天都這麼多人要call這麼多通，你留這種話我已經習慣了，不用害羞」（笑）。

在呼叫器的時代，即使它有了移動性與個人性，要與另一人取得聯絡仍須經歷一番波折，但手機成功撫平了以往需要大量顧慮、中介、波折、等待的坎坷道路：手機的紀錄功能鋪天蓋地告訴我們「某人在找你」，其立即性、移動性與個人性使我們不用顧慮太多除了對方以外的脈絡，再加上大幅降低的通訊費用，這三者共同創造了容易通訊的環境，使「永恆聯繫」能夠發生⁷。我們於是重新定義「永恆聯繫」：「永恆聯繫」的意義不僅在於其「高頻率」匯聚成的「潮流」，更在於我們知道自己能夠「輕易地」與對方聯繫（但頻率不一定高）。就這些層面來說，手機不只是個能夠在街上使用的「行動電話」（mobile phone），它還更是直接連結特定人的「個人電話」（personal phone）以及能夠與公事區隔因此不受公司控管的「私人電話」（private phone）（Matsuda, 2006）。與過去相比，我們身處在一個能夠輕易與親密愛人取得聯繫的時代，而我認為這個「輕易聯繫」

⁷近年來結合網際網路功能的智慧型手機大為流行，諸如 MSN、BBS、E-mail、Facebook...等以網路為基底的通訊科技也獲得了移動能力，且它們也同樣具有個人性、立即性與記錄功能。我認為，在 3G 無線網路的技術穩定性、收訊品質與繼有的 GSM 相同的前提下，我們或許可以認為這些以文字為溝通媒介的通訊科技與簡訊有相同的效果，而如 Skype 等網路電話則與傳統手機的通訊功能相同。也就是說，我認為對於創造一個促進聯繫發生的通訊環境上，只要是具有上一節所描述的那些特性，不論是網際網路還是以 GSM 為基底，它們所引發的效果都是一樣的。

的環境才是最重要的，它使情侶之間的聯繫發生了量上與質上的改變。下一節我們要來說明當聯繫變得如此輕易時，情侶之間的溝通會有什麼樣的轉變，但在此之前我們要先來稍微說明其他同時處在這張「永恆聯繫之網」中的其他通訊科技。

「永恆聯繫」與其他通訊媒介

雖然本研究將焦點著重於手機這項科技物，但我們不能「獨立地」理解手機在親密關係中扮演的角色，因為目前的社會存在太多各種不同的溝通媒介，包括：有線電話、實體信件、MSN、Skype、BBS、E-mail、Facebook...等，它們有其各自的科技特性，而人們在不同社會情境下會選擇使用或混用不同的通訊科技。因此，如果說手機使我們越來越趨近「永恆聯繫」，那麼我們應該同時看到這張「永恆聯繫之網」中的其他要素，也就是說，情侶們使不使用手機、何時使用、如何使用...，必須考慮到手機與其他通訊媒介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手機作為串起這張網的關鍵角色，它的特性在這些對照下也才能夠被突顯出來。

就技術層面來說，無疑地，手機絕對是目前最趨近「永恆聯繫」的一項科技物：它兼具即時（通話）與非即時（簡訊）；它輕巧、易攜入各種社會情境；它具有呼叫與記錄功能；它個人化不必經由他人中介或與他人合用；且基地台眾多，只要不是在過於偏遠的地區，幾乎不必擔心訊號的問題。小娟的一次經驗能夠讓我們稍微體會手機作為「永恆聯繫」科技的潛力：

小娟：一開始是講電話，講電話是從我家出來，在火車上我就可以跟他一直講講講，講到看到人了，然後掛掉。就一直聊，聊到火車，上車...。就那兩天就一直講話，.....那個時候還是還不錯的溝通模式，就是他講到一個快要尾巴的時候，我又抓到話題，又跳過去，就一直講一直講話，那兩天就一直在講。

雖然手機有這樣的潛力，但情侶們並不是隨時都想要以手機互相聯絡，其中最主要的因素還是在於金錢方面的考量：手機的通訊費用相較於以往雖然已大幅下降，但對於一般收入的人來說仍是一筆不小的開銷，更遑論沒有收入的學生。因此，假如生活形態允許的話，例如：晚上兩人都在家中、上班時兩人都會頻繁使用電腦，我們可能會用比較便宜的 MSN 等即時通訊軟體來聯繫；在不影響家

人的情況下選擇室內電話。此外，在距離的兩個極端上——很近則直接見面、跨國遠距離使用網際網路——情侶們可能也會因為經濟因素而不選擇手機作為最主要的溝通媒介。

事實上，目前市面上也存在許多規避經濟限制的網內戶打免費方案與優惠群組，先不論影響情侶們是否申辦這些方案的因素（在之後的章節會有較詳細的討論），但即使排除了經濟限制，情侶們也不一定會選擇使用手機的聯繫，這表示了手機溝通的媒介特性並不一定適用於每一個社會情境。目前沒在工作的雅芬告訴我，她與男友幾乎整天都在 MSN 上聯繫：

雅芬：...其實台灣很多公司是可以開MSN的，但是他們公司不行，好像是網路的問題.....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說他帶了一台筆記型電腦，裝了MSN，他帶到公司用，這樣就可以講。

我：他在公司自己帶電腦用MSN不會被覺得...？

雅芬：他還是會以公司的事為主，有辦法跟我講就跟我講。在公司的話就比較是找到人，可以找到人，但不是以聊天為主，隨便問說「吃了沒？」這種，或說「那你喜歡吃這個嗎？」什麼的，就是有一搭沒一搭的那就是會有人在陪的感覺，陪伴的感覺。

就算公司的網路封鎖 MSN，雅芬的男友也不選擇改用手機與她聯繫，這一方面是因為雖然手機能夠規避權威，但上班時在辦公室拿起手機與親密伴侶聯絡仍然是件很招搖且不被鼓勵的事，但多帶另一台筆記型電腦，利用電腦同時身為生產工具與通訊工具的優勢，反而就能夠成功躲開同事與上司的眼睛。另一方面，我們還可以看到，手機的聲音溝通具有強大的侵入性，它仰賴雙方一來一往的互動，需要投注相對大量的心力，但在網路上進行的文字溝通形成的是較為鬆散的聯繫，雙方可以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可以同時作別的事，讓情侶們能夠在相互聯繫的同時又能夠繼續完成手邊要做的工作。當然，這種鬆散的、文字上的聯繫也可能引發情侶之間的爭執，關於即時聲音聯繫與文字聯繫之間的媒介形式差異所造成的影響，在之後會另有討論。

情侶交往的階段也會影響通訊工具的選擇。在雙方關係仍曖昧不明時，我們會選擇選擇文字這種較不直接的互動方式，但以文字溝通又分成 MSN 跟簡訊：一般來說，在兩人還不熟時會大量用 MSN 閒聊、瞭解對方，關係比較曖昧後則

進展到簡訊（請見下一節），在這兩個階段，手機的聲音通訊通常只發生在協調見面時，可是一旦確定要交往後，聲音溝通的比例馬上大幅增加，甚至不再使用MSN 或簡訊聯繫，而使用室內電話更是要等到進入關係後，需要大量對話時才有可能被選擇為一種減輕經濟負擔的方式。通訊工具選擇的演變首先與媒介形式有關：聲音比文字透露出更多訊息（聲調、情緒等）並且有賴雙方大量的精神投入；此外，越需要花費心力才能取得聯繫的通訊科技越需要彼此的關係作為基礎，因此MSN 先於簡訊，更不用說有線電話為何會在彼此交往後才有出現的可能性。

除了有意識地選擇手機或其他媒介進行聯繫，我們還可能從其他地方不經意地得知對方的消息，這種事情尤其容易發生在如 Facebook...等社交網站上，而這些不經意得知的消息同樣會影響我們對彼此親密關係的認知。小琳的男友正在國外交換學生，她不停地向我抱怨她男友明明有上網卻都不跟她聯絡：

小琳：就是比如說，我之前會寄信給他，（MSN上）沒有遇到他我就會寄信給他，然後他就不回，重點是我明明就知道他有用電腦，比方說他Facebook上面就會有些訊息、動態阿之類的。他就是，就是沒有回我信。我就覺得說：「你真的很好意思不回信耶」。

同時存在各種通訊媒介不僅能夠讓我們相互比對出對方的狀態，另一方面，在想與對方斷絕關係時，我們更能深刻感受到由各種媒介織成的「永恆聯繫」之網的存在，要逃脫還需要花費一番心力：

芯仔：我跟他說「我們沒有必要當朋友」。後來他就發現說我可能都不會接他的電話，因為之後我發現他還是會打來，所以我就有把他設定成「不要接」（笑），所以他打來我就不會接阿，我可能有一些奇怪的業務我也會設「不要接」。...然後他就開始用MSN騷擾我，我本來想說MSN也沒事，就留著，後來他因為這樣，我又封鎖加刪除。後來我又想說，因為Facebook是大家都看的到的，所以我想那還是留著，結果後來他還是透過這個滲透，我就覺得很煩，我就想說要留一點顏面...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斷有意無意地穿梭於不同的通訊媒介：在A媒介進行的聯繫會影響B媒介的通訊、B媒介又可能影響C媒介...，各種媒介再加上面對面互動，情侶們於是生活在「永恆聯繫」之網下，相互交織出他們的愛情故事(Chayko,

2008)。這些媒介之間的相互替代性與補充性讓我們知道，即使突然無法使用手機，我們還是有其他各式各樣的通訊媒介來幫助我們與對方取得聯繫，我們知道自己有好幾種選擇可以輕易地與對方聯繫，我們身處在一個整體通訊時間更多、更容易的時代下，而這樣的認知，會影響我們看待手機通訊的態度。手機是創造這個更多、更容易的通訊環境的最重要一環，但不是唯一。

二、「永恆聯繫」下的情侶聯繫關係：「輕連結」

如果用「永恆聯繫」來形容情侶之間的連結環境——一種能夠輕易與男女朋友取得聯繫的環境，那麼我認為，這種連結環境的實作也改變了情侶之間的連結方式，我稱之為「輕連結」。「輕連結」作為「永恆聯繫」的效果，展現在溝通的幾個不同層面上，本節將從通訊內容、簡訊的角色與儲存在手機裡的通訊歷史三個面向出發，說明「輕連結」的特殊面貌。此外，我們還會討論制度化永恆聯繫與「輕連結」的關係，以及「輕連結」如何更加突顯出性別差異。

「輕連結」與通訊內容

所謂「輕連結」，它的「輕」不只意味著「輕易」取得聯繫，它更意味著這個容易取得聯繫的情境稀釋了每一次聯繫的重量，而這個重量的稀釋最直接地展現在通訊的內容當中。首先，打電話給一個人需要向對方說明你為什麼要打給他，也就是需要「理由」。在取得聯繫相對困難的時候，必須要有一個相對有份量的動機才會讓你想要克服那些不方便，與另一個人聯繫；相對地，這個理由也要讓好不容易接到你電話的對方不會覺得「這種東西也要打電話跟我說？」在「永恆聯繫」的環境下，我們只需要按幾個鍵就可以取得聯絡，因此就算只是「突然想到」都有足夠的力量驅動你採取實際行動，並且也不需要想什麼理由說明你這個行動，只要一個「很久沒聯絡了」就可以突然打電話給一個許久沒聯絡的人閒聊幾句，對方也不會覺得唐突(當然，在 MSN 或 Facebook 上就更不需要理由了)。

輕鬆地再聯絡上，也就開啓了愛情的可能性：

嘉倩：他是我高中就認識，我們認識了非常久，……我記得我在大四那年的母親節，因為回家嘛，閒著沒事我就開始看手機，手機的電話有非常多，可是你就會覺得好像有些人很久沒有連絡，有些就是個過客嘛，你就在檢查說是不是要刪。我剛好看到他的名字，就考慮要把它刪掉，可是又想了一下…好啦，先暫時不要刪。就在那念頭閃過大概不到一兩個小時，他就打電話給我。我們中間是完全沒有聯繫。他也是在家裡就是弄手機，弄一弄就看到有一些朋友沒連絡，就想說「那個很久沒連絡是不是連絡一下？」就這樣再聯絡上。

在我訪談的時候，這個差點要被刪掉名字的高中朋友已經變成了嘉倩的老公，並且經常拿這段往事出來消遣她：「有人要刪我的電話」。假如不是手機創造了輕易聯繫的環境，久未連絡的朋友要真的拿起電話撥給對方，可能有一定的難度：不知道他是否搬離家中了？、現在打會在家嗎？、不在的話要怎麼跟對方父母說明？、我也不常在家，要請他何時回電比較好？…取得聯繫的道路上滿佈碎石，尤其在一個以異性戀為主流的社會裡，異性朋友還要擔心是否會被對方父母盤問、攔截，或者自作多情地在心裡偷偷想：（我這麼努力找到他）他會不會以為我對他有意思阿？當手機消除了這些需要被考慮的脈絡，「第一次」的聯繫就容易多了。

如果我們將彼此聯繫畫成實線，在以往，斷了聯繫就什麼都沒有了，只能期待下次同學會或巧遇，才會突然又出現一段實線；但存在於彼此的手機裡，就像有一條虛線輕輕地將彼此連結在一起，這條線可能永遠都是虛線（永遠沒有打給對方），但也保有隨時活化成實線的機會，而誰又知道這個久未連絡的老朋友、老相識會不會是你一直在尋找的另一半？

討論完「永恆聯繫」創造了開啓愛情大門的可能性後，我們現在要來說明「永恆聯繫」如何打壓「功能性」在愛情溝通中的地位，以及它如何使情侶之間的聯繫內容趨向不著邊際、無關緊要的「無聊小事」。

親密關係作為一種情感性的結合，強調連絡的「功能性」本來就是個大忌，只是在通訊環境相對不易的情況下，除了晚上經常會是情侶們熱線的時間外，在

白日的作息裡，你可能思念對方卻苦無方法聯絡到他，或是根本地預設思念為「自己一個人的事」，除非對對方的思念已經到達一個程度，否則真的會讓你真的大費周章地找到另一個人的，通常還是功能性的動機。這個動機通常會是協調彼此皆下來的行動、有問題要詢問對方、有要事要討論...等，因此白日的通訊內容比較容易趨向實用性，不會因為「聯絡感情」這類的理由打擾對方的生活作息。但是在能夠輕易聯繫的環境下，手機大幅縮減了思念與實際行動之間的距離，那些以往只能停留在心靈層次的「思念」，現在可以馬上傳遞給對方知道，功能性聯繫的比例也就隨情感性聯繫的上升而下降。

現在情侶們還是會因為功能性的理由聯繫，但是有不成比例的龐大聯繫是發生於非功能性的聯繫。這些非功能性的聯繫可能是「思念」，但更多是發生在思念的變形——「想起」。「輕連結」不只稀釋了取得聯繫所需的理由（還需要「理由」是非情人間才會有的），它甚至讓情人們不需要達到「思念」這麼濃郁的心情就可以「想到就聯絡一下」。「明明就沒事還是手癢想打一下」、「不管他因為什麼事打來都想聽」，如此輕的聯繫是最專屬於情人的聯繫模式。在與第一個男友交往時，由於缺少前例可循，鈺芳一下子還無法適應這麼輕的聯繫方式，必須經過男友不斷「訓練」，才慢慢習慣情侶間專屬的「輕連結」：

鈺芳：因為是我第一個男朋友嘛，所以剛開始在一起的時候，就很沒有男女朋友的感覺。.....就是我平常都上課，他就會打電話來給我，.....我那時候剛開始還不習慣情侶就是要講電話、講一些有的沒的（笑）。我就問他說：「你要幹嘛？」他就說：「沒有要幹嘛，我只是打電話給妳不行嗎？」我說：「喔，可是我要去吃飯耶。」他打給我就是他中午下課這樣，.....其實那時候我接到他電話我是開心的，可是我就是很下意識地就問他說：「你打電話給我有事嗎？要幹嘛？」這樣。後來，我覺得他還滿厲害的就是，他也沒有說什麼，他也就是一直打一直打。很常打，他只要有空就會打，他下課就打。

與以前相比，現在的情侶們在白天取得聯繫的頻率大幅增加，許多受訪者表示他們經常一天會與對方進行一次以上的聯繫，這些通訊經常發生在吃飯、通勤、午休、下班...等工作告一段落，可能「想起」另一半的閒暇時刻。這些白日聯繫的特點相當符合 Licoppe（2004）提出的「連結模式的社會關係管理」（connected mode of managing social relationship）——對話時間短、頻率高。一

開始還不習慣「男女朋友就是要講電話」的鈺芳，在與男友交往 6 年後，現在應該更能體會「輕連結」的意境了，從起床到男友下班回家這段時間，他們大概會有四通電話，每通長度不超過五分鐘：

我：那平常都在講什麼？

鈺芳：到現在的話電話已經沒有講什麼了耶，現在這樣就是早上……我打給他他通常都快要上班了，所以就是「我起床啦！」「早安！」大概兩分鐘以內結束。中午也是他打來說他要去吃飯啦，然後他可能有時候會跟同事出去吃飯，然後我就說：「好啊，我也在吃飯阿」中午這通可能有時候長一點，他會說一下他早上怎麼樣阿，或是他下午有要幹嘛阿。然後我可能跟他說我早上幹嘛阿，我下午幹嘛，之類的，大概五分鐘左右結束。晚上就是他要吃飯。真的就是這樣！……比如說，他打來的時候我已經再跟人家吃飯了，然後他就只是跟我說他要去吃飯了這樣，那就會三十秒左右結束了。

許多與鈺芳相似的例子表明了這些聯繫只是爲了保持情侶間「連結的關係」。但與 Liccope 的觀察不同的是，情侶間「連結模式社會關係管理」的通話內容不但不是功能性的，反而更可能是趨向更「無意義」或「瑣碎」的字句。

瑣碎的字句來自兩種原因。一方面，在能夠輕易聯繫的環境下，我們不用像一天可能只有一通電話的時候一樣，要在通話前先想好今天要講的事以免遺漏，這種事先擬定會排除許多生活中的微小事物。「永恆聯繫」讓情侶能在第一時間將所見所得、喜怒哀樂分享出去，「想到就講」允許瑣碎與非功能性的對話大量增加。

除了自己主動想要分享以外，從另一方面來說，瑣碎事物還是必然的產物：「輕連結」使情侶們「想到就聯絡一下」，但聯繫頻率增加卻沒有那麼多「有意義」的內容可以講：兩通電話可能只間隔幾小時，能講的只有中間發生的事，但這些事就那麼一點。缺少談話內容無法阻止處於「連結關係」的情侶們相互聯絡，內容不是重點，但萬萬不可沒有內容，於是高頻率聯繫讓情侶之間的對話越趨細碎化，不知不覺就說出了許多日常生活中的瑣事，或是用一些「無意義」的對話來填補聯繫的時刻：

心慈：因為他覺得我非常地胖，所以他打給我的時候他都會問我今天三

餐吃什麼。我就有跟他講過，如果有一天我變瘦了，那我們之間就沒話題了。……他就說「沒關係，等到你變瘦之後我就會再找別的話題了」

我：他什麼時候會問你三餐？

心慈：如果我有上課，我們通常是中午才會講第一通，如果我沒上課，可能是十點、十一點他會打給我，他就會問我早餐吃什麼，下午他就會問我中午吃什麼，或者是晚上就問我今天有沒有運動。

事實上，心慈的老公並不真的在意她吃了什麼，因為不管她說啥，他都只會回答「看吧！」，而心慈也只是隨便說些與實際狀況不符的食物來搪塞老公而已，但是他們兩人已經持續好幾年這種言不及義的對話。這種對話內容對於不曾生活在「連結關係」的人們來說簡直是無聊至極，筱芃的媽媽在聽到她與男友的對話內容後嘲笑她：「講電話都講些無聊的東西，連吃了什麼都要講，妳要不要連大便的事都跟他說一下？」但是筱芃的媽媽可能沒料到，諸如大便之類的無聊事出現在當今的情侶對話裡，老實說也不會是件令人意外的事。鈺芳形容她習慣「男女朋友間要講一些有的沒的」之後，終於開始與男友進入熱戀期，分隔兩校（但相離不遠）的他們每天中午都要講很久電話：

鈺芳：就是休息時間，從開始吃飯，比如說現在，我就會說「我現在在吃那個什麼焗烤飯，磨菇好多好多～」什麼之類的，都會跟他講。就是整個吃飯時間都是電話拿著，然後一直講一直講，講到吃完了，我要去上課了。……那時候講好多屁話喔！現在想一想覺得還滿好笑的，就說「ㄟ～這個磨菇好厚、好好吃喔～」

磨菇厚不厚、好不好吃對情侶之間的關係不存在任何意義，但是「分享瑣事」、「講屁話」這件事本身卻意義非凡。因為正如俊鴻所說的：「我自己在想阿，愛情就是在正常空間之外，開闢另外一個空間。情人會在這個空間裡做一些平常你不敢做的事：罵髒話阿、講垃圾話阿、耍幼稚阿」關於受訪者對互相講述瑣事採取的解釋在下一章將有所討論，但無論如何，瑣事與「無意義」對話的出現正標示了「輕連結」的一個重要面向：沒有什麼事也要打個電話問候一下。於是，打電話的意義正式從「實用」轉變為「保持連結」，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小心出對功能性聯繫的預期反而成爲一種否定彼此關係的態度，令人感到不悅：

昕潔：喔，我不喜歡我打去他說「幹嘛？」，意思就是說「妳有什麼事

嗎？」沒事不能打嗎？他有時在忙時會說「幹嘛？」我就說「你又說『幹嘛？』了！」……我覺得說「幹嘛」很不好，感覺好像是我自己想打，你不想接到的感覺。

我：（你沒接到電話）他們會怎樣？狂打嗎？

允勛：他之後會講說...「我今天下午打給你，然後你秉持你一貫的不接我電話政策」我說「沒有啦～我在忙啦，怎樣你有什麼事情啦～」他說「你看，你就是不想跟我講話」我說「沒有啦～」一定要ㄋㄟ一下。

簡訊的角色

簡訊可以說是「輕連結」在技術物設計層面的經典表現：它簡短（一封上限 70 個字）、它相對便宜（一封 1、2 元左右）、它不耗費太多精神與對方進行互動、它不干擾使用者正在做的事、沒有時間壓力...。如果把通話比喻成許許多多的小石頭，簡訊的「輕」就像沙子能夠填滿石縫間的空隙，彌補所有可能不方便聯繫的時刻（開會、上課）。例如，手機通話對某些過於零碎的閒暇時刻來說仍嫌龐大，可能話才講到一半就必須匆忙掛斷電話。雖然現代人已練就一身處理「即興聯繫」（可能突然出現與結束的對話）的功夫，但對於強調「儀式性互動」的親密關係來說，這種舉動可能讓人感覺對方的精神不是與你專注在同一個焦點上——他隨時都要回到「現實世界」離你而去。但以簡短文字做為媒介的簡訊雖然可發展成較長、較深的對話，但它不預設一來一往的互動，讓我們預期這只會是個短暫的訊息傳達，因此也就沒有被硬生生切斷聯繫、被對方「拋下」的失落感（Mizuko and Daisuke, 2006）。

我：那你通常都什麼情況下會傳簡訊給他？

小娟：沒事的時候。比如說坐火車、坐公車，就是我最容易...，這種時候就是「傳簡訊時刻」阿，就是會有一個框框出來就是這樣.....

我：所以你在通勤時不會想直接打電話？

小娟：不會，因為我知道打了會講不完，如果下車或是幹嘛，還在打就會很麻煩。.....應該是說我知道他不喜歡，因為曾經有過，然後他就「好啦...（委屈聲）」反正就是有點哀傷，我就有下定決心，那我不要再這

樣，我要找完整的時間用電話。……就是感覺我就是拋下他的感覺，所以我就會覺得，我不要用零碎的時間打電話，尤其是那種，我弄一弄：「好啦，我要去銀行囉」或是「我跟那個誰要出去」，他就說「你就去...，開心地去吧...」就是會有一種怨念，我不喜歡，所以我喜歡晚上時間再講，因為時間比較長。

簡訊處於「互動」與「非互動」之間，根據輕連結「沒事也要問候一下」的邏輯，填補語音通話無法進入的空間，輕拉連結彼此的線，告訴對方「我知道你的存在」(Mizuko and Daisuke, 2006)。

此外，直接對話在尚未確定彼此關係的曖昧階段也顯得太重，而簡訊卻能恰如其份地即時傳達關心又不會讓雙方承受不知道要講什麼的尷尬。不但如此，還在互相曖昧試探的準情侶們也享受用簡訊一來一往地聊天：不像對話，你沒有對方一定會有所回應的期待，但沒想到，「欸——」，他竟然回傳了！簡直就是意外的驚喜！用明明不預設互動的簡訊形成互動，這種由「互動」與「非互動」之間的模糊性串連而成的一長串簡訊調情，顯示了彼此若有似無的關係。

情侶們不只能夠輕易地取得聯繫，手機的科技特性還讓我們可以輕易地保存這些簡訊；但另一方面，它高速的汰換率也使訊息們能夠輕易地流失——遺失、損壞、汰舊換新、匯出困難、各家系統不相容...。人們瞭解這點，才會額外花份心力把這些簡訊抄出來，甚至作為挽回戀情的籌碼：

我：那些簡訊你會留嗎？

正賢：我會。

我：每一封都留？

正賢：對阿。

我：平常會拿出來看嗎？

正賢：會。可是因為後來換了手機，那個就沒有了，因為那個時候我還會匯出。

我：換手機時有覺得很可惜嗎？

正賢：會阿。後來我交往第二個的時候，我就把簡訊寫在筆記本上。變成很像MSN對話記錄那樣，我傳一封，她就回一封，譬如說我寫什麼，她回什麼。最後就寄給她，送給她。

我：分手之後嗎？

正賢：對。這樣很機車嗎？其實是為了挽回啦，後來還是沒挽回阿。

我：一開始應該不是存著可以挽回的心態而抄的吧？

正賢：當然不是阿，就只是自己要留念。

當「輕易」成爲常態時，那些不輕易的東西的重量反而被突顯出來，這也就是爲什麼許多受訪者們還是賦予信件較高評價的原因。雖然早已習慣「輕連結」的他們除非不得已（如：當兵），其實也很難再去創造要花那麼大心力的東西了。

手機內的小小情史

手機儲存的功能讓「永恆聯繫」不僅展現在彼此有實質通訊發生的情況下，當你獨自一人時，也可能透過觀看自己手機內與彼此的小小通訊情史而感受到對方的存在，或者彼此愛情的存在。信件、交換日記等以文字爲媒介的通訊科技也有儲存的功能，但是手機與信件等的不同處在於：手機記錄的是實況轉播，是你們今天在什麼樣的時間、通話幾次、講了多久，是你跟他說「身體不舒服」然後他說「要買藥過去」；而不是刻意精心編排過的、有主題的完整表述，這些表述雖然可以深刻地說明你有多心疼他身體不適、要他務必要好好照顧自己，但這些畢竟與是你們實際的日常生活脫離的。我們從手機裡看到的是真實發生過的事物，你很容易透過這些資訊回想到當時的來龍去脈，這些場景使人會心一笑；可一旦分手，當初那些鑲嵌在日常生活中的無足輕重的簡訊（「我要睡了喔！」），卻成了「不可承受之輕」：

宇婕：很常拿出來看，就是想到就會拿出來看。就覺得...，因為我就覺得我腦子不太好，因為我們在一起到後來，可以聊的幾乎都已經在暑假打電話都聊完了，之後我常常會問，雖然也是剛在一起沒多久，可是我都一直會問剛在一起的時候的事，就是之前發生的事，我就覺得這樣回憶是還滿有趣的。所以我看簡訊也都是會想到當時的畫面，我本來想說，我都覺得我們會一直在一起，然後...（哭）。.....因為我覺得一直在回憶以前的事情就可以回憶不完了，因為每天都有新的事情發生，又有以前的事情，所以我以前是這樣想。

還與男友在一起時，這些過往簡訊是宇婕的精神糧食，她不只自己觀看，她還透過與男友一起敘述當時的情景不斷重新喚起彼此最甜蜜的時候，就好像當時的一點一滴會永遠存在。這就是實況轉播的手機簡訊的殺傷力，它們的存在諷刺地告訴你，你不會再知道他什麼時候「要睡了」，他已脫離你的生活。

雖然手機會自動幫你儲存資訊，但我們還是會篩選要讓哪些資訊留下，因此你從手機裡看到的小小情史也是選擇過後的結果。有些人說他們只會留情人傳來的訊息，自己的會定期清空，或在儲存空間滿了之後刪除；有人說他不想讓不愉快的回憶留在手機裡，但有人認為吵架也是不該被抹除的往事；也有人說諸如「我到了」之類的「沒意義」簡訊就不用留戀了...。無論如何，我們以自己選擇的方式為情史作記。昕潔是我的訪談者中最「念舊」的人，她不只抄下兩人的所有簡訊，還把沒有成功取得聯繫的證據記錄起來，企圖完整還原保存彼此的通訊情史：

我：你是每一封都會留著？連「我到哪裡」都會留？

昕潔：因為我有來電捕手，我連未接是誰誰打來，什麼八通未接來電我都會留。

我：你也會抄「八通未接來電」？

昕潔：會，然後秒也會.....

我：我覺得連未接來電都抄實在太厲害了

昕潔：未接來電我也覺得...，可是如果你要說那是兩個人的歷史，小小歷史的話，其實那也是，就是他有打八通給你，你沒接嘛，不知道在幹嘛的證據阿。

訊息留下了，就表示我們覺得自己可能有朝一日會想再看到這些東西。而手機的隨身性讓你可以隨時觀看，更提高了觀看這些記錄的可能性，不像信件、交換日記、MSN 對話記錄必須要在特定的地點，花費相對多的力氣才能拿出來看（所以通常是在搬家、整理房間時才會偶爾看那兩、三次）。此外，我們在上一部份也曾說明，不管簡訊是因為字數限制、在零碎時間使用...等特點，它所承載的內容都不會是太過深入的東西。因此，你可能會不想拿出信件、交換日記來看，一方面是因為它們太長、太麻煩，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那些內容太過深刻，不適合經常或在一些空檔花那麼多心思回憶。除了上課無聊、等車時可能會拿出手機來看以外，許多人提到，睡前是他們最常拿出手機來看的時刻，大概簡訊有安定心情的作用吧？

我：平常會拿出來看嗎？

昕潔：手機裡的會，我還滿常在睡覺之前，就是燈還沒關，躺在床上的時候，看以前的簡訊，而且是從很久以前的看起。

我：那看得時候會有什麼感覺？

昕潔：我會覺得，兩個人之間的歷史好像越來越長了的感覺，就是那個...，雖然有時候是一些小事，無聊的事情，可是會覺得「原來我們也經歷了這麼多簡訊」

簡訊隨著彼此在一起的時間踏實地一點一滴累積，見證了彼此共同生活的日子。觀看這些資訊不只讓情侶們感受到對方的存在、見證彼此的歷史，它同時也是我們反思彼此關係的重要依據。比如說：你可以藉由量化一天傳了多少封簡訊、打了多少通電話來說明對方或自己「太黏」或「太不黏」了。怡安一方面告訴我那個大他十幾歲的男友比較「成熟」，不會傳「我吃飽了」之類的「無意義」簡訊給她，且隨著年紀成熟，就不會再那麼想知道對方在做什麼，所以他們只會在不能用MSN、不能講電話的時候傳些「有意義」的簡訊；但另一方面她也不經意透露出希望男友可以多傳些簡訊給她的訊息：「我們交往兩個多月，現在手機裡面，我都沒刪過，才十封簡訊。」雖然怡安用了「成熟」這個正面的字眼來說明彼此為什麼不太依賴手機，但假如她真的覺得目前跟男友的聯繫方式沒有不好，就不會特地去注意到底傳了幾封簡訊，而手機儲存的功能，正是讓我們檢視彼此聯繫狀況的依據。

雖然經過篩選，但手機裡儲存的資料終究是彼此相處的實況，是情侶們聯繫或不聯繫的產物，再加上手機的隨身性，情侶們可以經常地透過回顧並解讀這些歷史，來反思自己、對方以及彼此的關係：竟然有幾十通他的未接來電，正常人會打這麼多嗎？他昨天才傳簡訊說愛我，今天說的那些只是氣話吧？離上次打去的時間已經整整一天了，現在打應該不會太黏了吧？.....我們用輿論或既有的認知思考這些記錄說明了些什麼，然後這些思考又回饋到親密關係裡，讓愛情有所改變。甚至我們也可以鑒往知來，反思下一段戀情該如何做才不會重蹈覆轍：

永威：會想到那個時候的樣子，比方說會覺得，你就會看到他傳了很多短短的來，然後一天可能會有幾個短短的，然後我可能會一次就傳一個長的這樣，然後就覺得把他應付掉了。我就不是那種會傳很多很多，因為我覺得如果是一個我真的想要談感情的人，我覺得我應該會發了瘋，

傳很多短短的簡訊，我覺得我會，但是我其實還滿克制的，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會嚇到對方，除非對方可能很...

我：你後來（分手後）有把她的簡訊刪掉嗎？

正賢：現在都還留著啦。

我：會拿出來看嗎？

正賢：有時候偶爾自己會去...。你知道嘛，通常最近的簡訊的前一封，就是最初的那個，所以我有時候會故意往上按一下，哇！一開始～發得好甜蜜唷～然後往上按按按，按到現在。ㄟ？越來越淡、越來越淡。

我：看得出來喔？

正賢：看得出來阿，尤其是看我回的內容。

我：看看你自己的變化！

正賢：黑阿（笑），也是要反省一下阿。.....反省自己到底想要什麼。

我：看了之後真的會讓你想說自己要的是什麼嗎？

正賢：ㄟ...多少...。就以後...如果還要再交往的話，感覺...心中要更篤定一點才可以交往，這樣。

感情沒了的人才可能如此淡然地看過去的簡訊，但對於還不想分手的那方，對這些記錄應該是唯恐避之而不及。在過去的時代，與情人分手了，我們當然可以把信件丟了、燒了、撕了，但我們還可以選擇把它們束之高閣、眼不見為淨；另外，我們只要離開家，就不用抱持著對方可能打電話過來的期待。但手機與信件、有線電話不同的是，它不只是情侶們互相聯繫的媒介，它同樣是我們與家人、朋友、同事...取得聯繫的管道，即使分手了我們還是必須隨時帶著它，這也意味著我們能夠輕易地看到儲存在手機裡的「情史」，隨時睹物思人。「輕連結」變得無比沈重。曼婷跟我聊到她在與第三個男友分手後，因為對他厭惡至極、視他如蛆，便馬上把所有訊息、記錄刪得一乾二淨。我問她，是否對其他男女朋友也都如此爽快地刪除，她說，刪除有許多不同的意義：

曼婷：不是很爽快，是我覺得我沒有辦法承受這些東西還留在我隨時可以看到的的地方，假設它在我身邊，在我隨時可以看到的的地方的話，我會忍不住一直看它，一直看我就情緒上會受影響，就會很難過，一直哭，所以我沒有辦法承受這些東西一直留在我身邊，所以我才會刪掉。

我：所以跟第一個的信件你也有處理掉？

曼婷：其實通常只要是信件，我都會留著，簡訊都會刪掉。

我：為什麼信件就會留在身邊？

曼婷：也沒有留在身邊，就是會放在社辦，把它藏在一個角角裡面，可能我要搬椅子、到天花板掏才拿得到，就是讓它束之高閣啦。

我：可是簡訊沒辦法這樣所以就刪了？

曼婷：對，手機就是隨身物品嘛，它就是有一個只要我想要，只要手機在我旁邊，我就可以拿起來看的狀況，所以它黏得我太緊，讓我...

手機讓情侶們即使不直接聯繫也可以透過那些儲存的紀錄輕輕地連結在一起，但這種「永恆聯繫」對於已經結束關係的人們來說，就像一開始提到的宇婕一樣，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

制度化「永恆聯繫」

我們說明，「輕連結」的一項特色是高頻率的白日聯繫，再加上情侶們經常會在睡前講一通長時間的電話，因此，為了減輕隨大量聯繫而來的經濟負擔，許多情侶們常會去辦一支網內戶打免費的新手機，或加入優惠方案群組，甚至是為了對方換成另一家電信公司。但是，這個看似純然出自經濟動機的行爲，卻不完全只考量到經濟問題，這點我們可以從情侶們經常「一起」去辦手機，甚至選擇相近的號碼或相同機型的手機窺知一二；除此之外，我們也不太會跟很常講電話的朋友、同事「一起」新辦手機、加入群組。小娟說，她交過三個男友，這三次感情都在對方(還)沒要求的情況下，自己先去辦了與對方相同電信公司的手機。她說：「朋友找不到我沒關係，因為會聯絡的就是會聯絡」。朋友從來都不是她考量的範圍，男友最重要。也就是說，這些經濟行動除了考量通訊量以外，還必須在評估彼此關係後才會決定：夠重要的關係才會讓你覺得這是可行的，朋友關係不夠重要，但也不是所有男女朋友關係都會讓人想要這樣做。俊鴻的第一任女友同時與兩、三個男生交往，但是他認為那個女生比較喜歡另外一個男友，從她願意爲了那個男生辦一支新手機就可以看出來：

我：所以這樣子(女友有好幾個男友)，你們也不可能去辦亞太什麼的？

俊鴻：她就是跟另外一個男生辦亞太阿，她比較喜歡那個啦。...第二個

(女朋友)比較有誠意啦，她有為了我換辦同一家電信公司，所以我說她比較正常。第一個就沒有換手機，但是她有和別人換。超好笑的。

我：你也有感覺到第一個跟那個(另一個男生)比較誠懇？

俊鴻：對對，我覺得。相對來說。比如說辦電話阿，手機這個就很明顯。

然後，會去找他。

俊鴻跟那位女友也經常通話，但是她就沒有為了減少開支而採取經濟行動，因為新辦手機、參加群組代表的是允諾彼此進入「永恆聯繫」的關係，因此它不只有實際的經濟效果，它還是一種「永恆聯繫」在制度層面的具體展現，俊鴻的第一位女友可能不認為彼此的關係會長時間持續，於是也就沒有打算將「永恆聯繫」推展到具體的制度層面。從另一方面來說，各式優惠方案將經濟與愛情綁在一起，我們因為愛情採取經濟行動，而這些優惠方案也因其作為「永恆聯繫」的一種具體展現，自原本的經濟領域脫離。怡安與高中初戀男友剛開始交往時，為了顧及雙方都要上課，以及不想讓父母發現，兩人去買了「簡訊卡」。那張卡不只可以傳簡訊也可以通話，但其特色在於傳簡訊只要一元，於是他們幾乎都用簡訊聯繫。在問到會不會在晚上跟對方講今天發生的事時，怡安說：「會隨時，不會留到「今天」，就是隨時。「現在等車等很久阿」，會隨時讓他知道。」他們之間的「永恆聯繫」是由這張簡訊卡創造的，這張卡也就成為彼此關係的象徵物：

怡安：分手後原本那張簡訊卡就沒有用了，而且你只要超過一年，那張就會自動變成無效，因為太久沒有去續買，就會這樣，後來我再打自己的號碼就發現已經不通了。

我：分手後你沒想要把那張卡處理掉？

怡安：有阿，不通之後過了一兩年才丟的。

我：後來怎麼會想要再去試那張電話？

怡安：就會想要知道他會不會再找得到我。

我：你是不想讓他找到？

怡安：沒有耶，就是自然而然一年後就不通了。就想說他想要挽回的話，其實打那個電話還找得到我。

我：你的意思是在還沒不通之前...？

怡安：他也沒有打來過。

那張「簡訊卡」其實就是一般的sim卡，所以怡安要使用它必須先將原本父

母辦的sim卡拆下，再換上男友專屬的「簡訊卡」。事實上，那位初戀男友也知道怡安另一支手機號碼，所以即使不換上簡訊卡，他還是可以打另外一支手機找到她。即便如此，怡安分手後還是頻頻換上那張「簡訊卡」，否則她不會知道在簡訊卡不通之前「他也沒有打來過」。那張彼此專屬的卡已經脫離了經濟意涵，她將彼此的愛情寄情其上，才會想要再去試試還「通不通」，甚至要到不通之後一、兩年才肯丟掉那張早已沒有經濟價值的卡。

在降低了經濟方面的限制後，這些優惠方案也反過來支持了「輕連結」的運作：沒事問候一下，關心對方過得怎樣；有趣的事、不開心的事都可以隨時分享、訴苦；睡前電話也不用擔心手機費太貴要冒著被家人念的風險打有線電話...。我們在第一節說過，經濟因素是手機無法真的達成「永恆聯繫」的主要因素之一，雖然靖蓉認為用了網內免費電話後「反而溝通可以變得比較清楚，就是講話可以講比較久，也真的可以讓我講我想講的話，他也會想要聽，反正也不用 care 錢，所以就聽我講」。但解除經濟封印，並不一定會讓情侶們過得更好，反而可能形成新的問題。小娟認為經濟負擔讓她與男友無法隨心所欲地講，經常用「好啦，電話費很貴」做結尾，於是決定要去辦一支網內戶打免費的新手機。沒想到這才是彼此爭吵的開端：

小娟：其實辦了亞太之後，反而一開始有問題，是我跟他溝通完（才變好的）。因為他的心態可能會覺得說：是免費的就要講夠本。可是我們後來真的是因為講電話，就容易開始吵架。因為第一個，亞太的收訊不好，會有那種雜音，就容易讓人煩躁，一直講電話就是會很熱，就覺得說：「沒講還好，一講就變得很容易吵架，會不會分手？」簡訊也是太多。我就跟他說「只要超過 333 就是划算，你不要一直說要講到夠本，或是一直拿著電話講」那時候我們就在討論說，亞太果然是分手機的原因是這樣。.....我說「你看我們的簡訊費，這邊有四百多塊耶，我們簡訊費才繳了 33 塊，這樣就已經回本了啦，你就是不用一直傳」因為他高峰的時候，一天傳到二十幾封的簡訊，我真的快要瘋掉了，然後每一封都很長，都有內容。我想說「你怎麼這麼多時間打簡訊？」

撇開雜訊、過熱等技術問題不談，經濟雖然限制了「永恆聯繫」，但它同時也能夠作為區隔出各自生活空間的牆，讓情侶們不會（無法）過於靠近。當經濟限制被取消，這道牆也隨之倒塌，於是彼此距離的拿捏反而更需要依賴彼此的協

商。這是活在「永恆聯繫」之下的情侶需要面臨的新課題。

最後，為對方辦一支新手機就像投資金融商品，它販賣的是你們對彼此關係的期望：你們簽下契約、預繳了費用，在合約內你可以盡情使用優惠，用多少賺多少，但風險是可能面臨合約未滿你們的愛情就走到了盡頭的窘境。當合約未滿而這個「連結」必須被解除時，那些預繳的錢你一毛都拿不回來，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它們付諸流水，或趕緊認賠付清違約金。這些損失成為了你們錯估彼此關係的罰金。筱芃跟男友辦了某家網內戶打免費的手機，在兩年的合約未到期之前，電信公司就打電話來告訴他們現在再續兩年約可享受優惠。當時筱芃以為他們還會繼續交下去，便答應了。沒想到對感情的錯估卻為她帶來了麻煩：

筱芃：我們好像那時候還滿相信的，但是兩個月後就分手了。...後來是硬著頭皮把最早的兩年約用完。在快用完的附近，就去門市跟他說我要停新的合約，但是他們不讓我停，因為他們說你當時有答應他們的什麼行銷部門，就是你已經答應了，如果要反悔就要付違約金好像六千塊。我就覺得我根本沒有享受到你的福利阿，他的福利是一個月少20塊。我覺得他問的時候還滿不尊重人的，他就是說「那請問你現在是為了什麼沒辦法續我們的約呢？」可能要統計滿意度吧？我就說「因為人生有很多不同的發展」（笑），就是有無法預料的事。

不論是過多的聯繫令人難以承受，還是相對僵固的經濟制度無法趕上變化萬千的感情世界，將自己的愛情跟電信合約綁在一起，都是個甜蜜的負擔。

「輕連結」與性別差異

「輕連結」形成了大量的通訊聯繫，再加上打電話的意義也隨之改變，讓男女在溝通方式上的差異顯露出來。在訪談的過程中，我發現到一個狀況：女性經常說明自己是那個滔滔不絕分享喜怒哀樂、生活瑣事的人，而她們的男友都只是「傾聽」、附和幾句，要她們逼問才會說出自己發生的事，而且通常也只是條列式的簡單敘述，不像女生一樣生動。昕潔形容那種安靜讓人覺得，搞不好對方把電話放在旁邊根本沒在聽也說不定：

我：那你講的時候他會有回應嗎？

昕潔：他就只是聽。

我：那他跟你講時你也只是聽？

昕潔：沒有，我很會參與，所以我就覺得跟他講電話很無聊，就是因為你都已經看不到臉了，他還是只有講一些簡短的字彙。你就會覺得他沒在聽搞不好你也不知道，搞不好他把它放在旁邊，先幹嘛，再拿起來接。這也是有可能，因為他真的中間不會有聲音阿。

事實上，Tannen (1990) 發現男性與女性的對話型態在許多面向上都有著極大的差異，使得兩性經常對彼此產生誤解與爭吵，而上述狀況正是源自「說話」所具有的意義對兩性來說完全不同。她說明，男性從小習得的是一種「報告式談話」(report-talk)——說話對他們而言是保持獨立性、協商並維持社會地位的工具，因此在公開場合滔滔不絕展現自己的知識、技術，或以故事、笑話、重要資訊獲取眾人目光的舞台，對男性來說通常是比較自在的談話方式。相反的，對女性來說，對話是一種用來建立連結、協商關係的方式，因此她們總是在聚會、家中...等私人場合不斷與親密好友、家人交換彼此的心情、想法、生活經驗，Tannen 稱這樣的對話模式為「關係式談話」(rapport-talk)。

瞭解了「對話」對兩性完全不同的意義，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親密關係當中，經常是女性抱怨男性「都不講話」：愛情作為絕對的私人場合，少了那些需要向其證明自己能力的陌生觀眾們，「報告式談話」出場機會大減，而用來當作「禮物」交換的生活心得、瑣碎事物更是「沒什麼好講的」，場面只能靠女性稱著：

煜展：恩...我是覺得...沒什麼話...除非是真的有問題要討論，要不然的話，就比較不會唧唧匝匝講一些比較雜的東西。

我：不會想要說今天看到什麼怎樣怎樣？

煜展：當然不會，那都是女生講的話。

我：女生講這些你會覺得「講這些幹嘛」嗎？

煜展：不會。就女生講這種話是很正常的，但是男生不太會去講這種話。

我：為什麼會覺得很無聊？

煜展：很細瑣

我：細瑣的事情不好嗎？

煜展：沒有不好，只是...男人不太會去管這種細瑣的事情。

我：這樣就會沒話講阿

煜展：對。所以講電話通常都是...女生講，女生講...

我認爲，「輕連結」更加凸顯了此種性別差異。在聯繫不易的時代，能夠跟對方講電話是得來不易的事，當然要好好把握，怎麼能夠在沈默中度過？此外，以實用導向爲主的聯絡較符合男性的對話模式，且整體聯繫時間較少，男性「不知道要講什麼」的困境還不窘迫。事實上，昕潔的男友經常沈默以對的狀況是他們上了大學後才開始發生的。昕潔與當時的男友是高中同班同學，一起上課、一起補習，且每天寫交換日記的他們幾乎不會用手機聯絡，手機是與家人連絡的工具，沒有隨時帶在身上的習慣。她說，只有在真的有什麼事情要討論，又不想要在有許多朋友的環境下或面對面講時，才會動用到電話，而且是有線電話：

昕潔：那時候講比較短，在家裡的時候講比較短，而且比較難講，比較難找到那個機會，所以他可能比較熱心參與一點。而且我覺得之前高中的時候，打電話問問題好像大部分都是像我剛剛說的，比方說：他之前喜歡的人跟別人在一起，他的感想是什麼？這大部分不是在陳述我自己，是真的在問他問題，是需要他回答的，所以他就是會講到話，有出場的機會（笑）。

上了大學之後，昕潔與男友的學校雖然仍相距不遠，但終究無法像之前一樣有大量的面對面相處時間，他們被迫重新調適彼此的相處模式，而手機便成爲了最主要的溝通媒介。隨著手機而來的是大量的非面對面對話，昕潔與男友在對話模式上的差異越來越明顯。親密關係對男性而言是個「終於不用再講話」的放鬆地，但對女性來說卻是「終於可以放鬆講話」的環境，女性在親密關係中有大量的說話需求（Tannen, 1990），所以當對話內容從高中的「詢問」轉變成昕潔的自我陳述後，男友沈默的狀況便越發突顯出來。最後，昕潔還是因爲無法忍受電話中的沈默而選擇分手：

昕潔：你這樣聽可能覺得很誇張，但其實那也是一段還滿長的時間。.....可能期中考後就是不能講話的狀態，就直接是沈默，真的是沈默，一直沈默這樣子。很沈重！.....如果是本人（面對面）的話，還比較可以接受兩個人坐著但沒講話，可是如果是電話的話，一點點空白我都想趕快填滿，但唯獨是跟男朋友，我就不會這樣做，我會希望他來扮演我平常

在扮演的角色，但他如果不說話的話，我就會覺得「真是讓人難以忍受，我們兩個完全沒有話可以跟對方講」

事實上，使他們之間如此沈默的不只是對話模式的差異（其他原因將在下一章說明），但昕潔的例子還是說明了一方的沈默對彼此關係的維繫有多大的傷害。以往未同住在一起的伴侶還不會面臨這樣的狀況，但隨著「永恆聯繫」的出現，情侶們必須提早面對男女對話模式上的差異，而沈默在僅靠聲音互動的狀態下更加令人難以承受。

「輕連結」除了形成大量的對話以外，它或許還可以視為以女性為主的「維繫式對話」的擴張。也就是說，手機創造了一些以往不會出現的情境，例如許多目的在於「取得聯繫」但內容為何不甚重要的對話、問候。在這樣的情境下，「不知道要講什麼」的煩惱可能深深困擾著男性，或是認為遇到很會講話的女生就「輕鬆了」。允勛說他不會想要跟另一半講一些日常生活瑣事，他認為講那些話根本沒有什麼意義，因此也不知道該如何回應這些瑣事：

允勛：我那個也是類似這樣「ㄟ～我跟你說，我剛剛在路上看到一個很像你的人～」就開始跟我講，我說「喔，那很好啊，那他有我帥嗎？」這種話在某個程度上我不知道該接什麼。那個時候就空掉了，因為他很明顯在等我說什麼。他就會很不耐煩「好啦，那就這樣，我知道你在忙，拜拜」我其實沒有在忙，我也沒有嫌他、不耐煩，可是他有時候會有這種解讀。……或是有時候他講完我就「嗯嗯，喔對阿。嗯。」發現「嗯」完之後，就空掉了，我那時候大腦就在動「完蛋了，我要說什麼？」

手機大量創造了諸如此類的瑣碎分享，再加上輕易取得聯繫的環境使情侶對話量大增，於是男女對話型態的差異在「輕連結」之下越發顯著。男性說話是為「資訊」，女性說話是為「互動」（Tannen, 1990），也難怪煜展會說：「這個是每天的 routine，其實沒有什麼好談的」，而嘉倩會驚訝她老公竟然對生活的一切如此「無感」。這也就是為什麼小娟說她男友喜歡有完整的段落讓他發揮、講大道理，而喜歡插話、有一來一句交流的小娟有時還必須「準備一本筆記本在旁邊，然後把 keywords 寫下來，然後說『好，剛剛怎樣怎樣』」。或是怡安說男友「超會分析事情」，嘉倩卻抱怨男生總是喜歡「教導」：「我不是不能夠解決問題，我只是須要你聽」。

另一方面，因為認知到你隨時都可以輕易地聯絡到對方，也使人們不必「把握、珍惜」每一次聯繫，也就是說，你可能會「不專心」。「不專心」也有性別上的差異，幾位受訪者女性表示她們的男朋友經常一邊講話一邊作其他的事，但她們正是因為知道「不專心」會讓人不悅，於是她們寧願停下手邊的事情專心地跟男友說話。我問瑋婷，假如男友講的是她沒有興趣的主題，她會有何反應：

瑋婷：我還是會聽，因為有時候我跟他講電話時，他可能在邊打電動的話我會不開心，因為他就沒有辦法回我，但他又硬是要跟我講電話，那時候我就會不開心，我就會乾脆不要講了「後！不要講了啦，算了！」……就很明顯可以知道他有沒有聽進去，就會覺得那還不如不要講，他又會想說，可是他可能又沒辦法停止。超不爽的。所以我在跟他講電話，我也比較少不專心，因為我知道我很容易分心，我沒辦法分心做兩件事，所以我就會盡量專心地跟他講，不然我就會沒有回答到他、沒有聽到他在講什麼，因為我就不喜歡，就覺得這樣不太好。

從男女對話型態的差異來看，當講電話的意義不再只是功能性的，進行「報告式對話」的男性很容易因為這段對話「缺少資訊」而認為自己一心多用即可：一邊上網、看電視，一邊講電話；但「講電話」本身對採取「關係式對話」的女性來說，本來就必須當作一件必須認真對待的事來處理。

三、「永恆聯繫」中的危機：「不聯繫」的意義

「永恆聯繫」——新規範

「永恆聯繫」原本是人們追求的目標，但當它出現後，反而成爲一種新的規範：從「可以」永恆聯繫變成「應該」永恆聯繫，根本就是情侶間「公認的正常現象」(Mizuko and Daisuke, 2006)。小娟就表示，雖然覺得隨時攜帶手機像身上裝了無線電，很累贅，但因為一般人都覺得這是應該的，所以她還是會帶，這算是她爲了愛情委曲求全的地方。除此之外，雨馨告訴我，她決定與男友交往時，

並沒有準備好要進入一段關係，他們過著相敬如賓的生活半年後才開始慢慢「像男女朋友」，就是「會因為打了很多電話，然後他沒有接，就跟他生氣」。我問她男友之前是否也會沒接到電話，她回答：「之前也會，可是之前我會覺得不要生氣，不要對『朋友』生氣。所以感覺對朋友的包容心比較強。」這顯示了「永恆聯繫」是對情侶的特殊要求，所以在還沒真的把對方當男朋友前，雨馨才會覺得「不要對朋友生氣」，且認為會因為對方沒接電話而生氣才「像男女朋友」。

我們也可以從幾個方面觀察到「永恆聯繫」預設：首先，進入不能聯繫的狀態（比方說睡前）前，要告知對方自己要暫離彼此「共享的空間」了（Mizuko and Daisuke, 2006）。手機開著就表示要有對方隨時可能會聯繫的預期，剛開始交往的情侶尤其會有這種期待，而那種忐忑的心情經常使情侶們無法專注在手邊的事，所以還必須特別劃分出「不能聯繫」的區塊，以免心情受到影響：

昕潔：我們在一起的時候是快要考教甄的時候……可是我那時候還滿自私的，因為我要考試嘛，但是我覺得如果我帶著手機，我就會一直等他電話，所以我有跟他講說「只能我打給你，不能你打給我」這樣我就不會期待或者是…，或者是心情會浮動，所以就只有我可以打給他，他不能打給我。

除此之外，煜展發生的小故事也讓我們發現，即使對方已在事前告知自己會進入「無法聯繫」區塊，我們還是寧願花幾十秒的時間聽完電話接通的嘟嘟聲（或來電答鈴）才發現沒人接聽，也不希望出現對方關機——「您撥的號碼目前沒有回應，請稍後再撥。謝謝。」——直接轉入語音信箱，或明明響了幾聲，卻被對方硬生生掛斷的狀況。雖然同樣是無法取得聯繫，但前者至少表示我們之間還有搭上線，只是暫時受阻於某些原因，而不是確切地「（被）斷了」聯繫：

煜展：比如說我上次在演講，我手機忘了關，調震動忘了關。結果，演講到一半她打來，我就按掉。她那邊聽起來就是，有「啞」然後我把它按掉。……結果她跟我大發脾氣，發了兩天。她說「為什麼你把我掛掉，然後就關機了？」我演講到一半她打來，我沒有接起來就掛掉直接關機。我就跟她解釋我那時候在演講，她就跟我講說「那以後你可不可以就算演講的時候也開著，開無聲」她說除非是演講，演講她也知道，我會跟她說我什麼時候會演講，那時候她就不會打。如果我是參加會議的

話，請我開無聲，這樣她打來的話，我也可以到外面去接這樣。

我：就是說就算你是在不能接的狀態，他也不希望他打去時是關機的？

煜展：對。

多虧了手機的科技物設計，我們才能夠區別出——沒人接、通了但被掛斷、通話中、關機——如此細緻的差異。同樣是無法取得聯繫，上述這些狀況可是代表了完全不同的意義。

另一方面，當我問到「覺得情侶之間多久沒有聯繫會覺得『怪怪的』？」許多受訪者都表示，一天到一天半沒有消息就會覺得對方「消失了」。永恆聯繫創發的「連結的關係」使情侶們認為彼此一天至少要有一次聯繫（包括任何網路上的聯繫），因為再怎麼忙都不可能忙到整天沒有上廁所、走路、吃飯...的時間，而這些時間就絕對足夠你打通電話或傳封簡訊，既然你有能力做到，那麼沒有這樣做的你，究竟是沒有考慮過對方的感受，還是發生了什麼意外呢？

心慈：我覺得一天至少要連絡一次。因為我覺得一天之中總有個空檔是可以跟對方連絡的，如果沒有連絡，好像會覺得不夠重視對方，或者是重視這段關係。所以我覺得我的忍耐是一天，因為我覺得一天其實發生的事情也夠多了，如果你真的很累或是真的很忙的時候，總要跟對方說一下你的狀況，不然對方可能會很擔心吧？擔心你是不是發生什麼事，是不是生病？

雅芬：你最起碼可以打個電話，一分鐘：「喔，今天會加班喔，今天會很忙，那你先吃」一分鐘就夠了，那你有這個能力的時候為什麼不做？就會覺得說怎麼可以這樣？如果現在是學生的話...可能...還是會比較安分吧，可是現在社會上大家都有手機，你看到別同學可以恩恩愛愛，你就會覺得「為什麼我不行？」

暫時「不聯繫」在以往見怪不怪、理所當然，但現在卻可能讓人驚呼「歹誌大條了！」在容易取得聯繫的環境裡，沒有聯絡反而才是一件要被解釋的事。只有在「永恆聯繫」成爲一種規範時，「不聯繫」的意義才會如此重大，如此令人難以承受。本節想討論的是：當「永恆聯繫」的規範面臨挑戰，也就是發生任何形式的「不聯繫」——不論是不想聯繫、不方便聯繫或聯繫不到——時，它對親密關係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爲什麼對愛情有如此高的破壞力。

向「聯繫與否」探問：「你在不在乎我？」

在文獻回顧中曾經說明，透過手機形成的「連結的關係」必須同時考慮兩個因素，即手機所允諾的（技術的）「接近性」（accessibility）與（社會的）「可及性」（availability）（Licoppe, 2004）：手機的移動性使我們在理想狀態下是可以「隨時」取得聯繫，但我們的社會作息以及所身處的社會場所卻可能阻止我們與他人取得聯繫。除了上述兩個因素之外，手機的儲存、記憶功能能夠顯示來電者的身份，使得「接與不接」的選擇更具有針對性，不像有線電話只能選擇一律接或一律不接，也就是說，我們有辦法控制要不要與某人聯繫（Licoppe and Heurtin, 2001）。因此，我們還必須考慮接聽者「願不願意」與對方取得聯繫。而親密關係作為一個情感性的連結，雙方在心靈上願不願意相互連結是最重要的一部份。總而言之，假如我們能夠透過手機與對方達成一次聯繫，那麼一定是要在 A）雙方都擁有功能運作正常的手機（接近性）、B）雙方所處的社會脈絡下是允許使用手機的（可及性）以及 C）雙方都願意與另一方取得聯繫，這三個條件都允許下才能夠達成。相反地，當一次手機聯繫不成功時，有可能是 A、B、C 三個環節中的一個發生了「差錯」。

而手機的特殊性就在於：明明取得聯繫仰賴不同環節的配合，但它卻讓使用者幾乎無法意識到（或不想意識到）前兩者的存在，好像影響聯不聯繫的因素只有「想不想」的問題。我們回顧一下 call 機時代，就可以看到由接近性與可及性引起的「不聯繫」已一條條被抹除：

世章：那時候我記得，77年的電話水準，都是2000塊，一個公司2、3000算正常。長途的還有鎖起來，因為是打0嘛，一打0就斷掉，鎖電話，鎖長途線。我那時候印象很深。

昌華：所以一般有控管的電話你也不能撥B.B.call阿，因為B.B.call是0開頭的，你要去打公共電話。

世章：你要打長途業務，只有經理、主管級以上的才能打，你就要到那邊打，他可以讓你打，但是你好意思打私人電話嗎？不可能阿。還有一點可以解的，……打什麼你知道？fox機（笑），傳真。傳真一定要打0，

可以打長途的.....

以前，對方不回你電話、不主動call你，你可以清楚意識到有多種可能性：他可能沒有想到要打給你，或剛好在諸如公車等無法使用公共電話的地方（接近性），亦或公司電話被鎖又苦無偷用傳真機的機會（可及性）...。但是，正如我們在本章一開頭就說明的，當通訊環境如此輕易，又有諸如簡訊、未接來電記錄、來電捕手...流進所有本來不方便聯繫的空隙時，套一句世章的哀嘆：「可能那時代可以一百條理由，現在搞不好都被刪掉，剩五條或十條，就是這樣子阿。」，手機使我們對「不聯繫」的想像日漸貧乏，甚至很自然地馬上將「不聯繫」訴諸「意願」，也就是心靈層次的問題。即使接近性與可及性的問題都還是存在，但那些充其量只是一時的突發狀況，「只要有心」就可以克服、彌補。天下無難事！

我想，這也就是為什麼當我跟沒有談過手機戀愛的媽媽提到「我朋友今天剛分手」時，她會回答：「『今天？』為什麼會有一個確定的日期？」以及從小就一直灌輸我「分手就是要慢慢淡掉」這個我從來沒想通過的教誨的原因了吧：

昌華：以前你可能沒有連絡，我可以想像你有很多原因，我來期待說其實你不是這樣想，就是我確認說你想跟我分手的那種感覺，我沒有辦法很快、很短的時間就確認，要花好幾天才能確認：「再給你三天機會，再沒打來就是真的不想打給我，不是找不到電話」現在不一樣阿，現在可能三十秒就可以確定你不是故意的，以前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確定你是不是故意的。

對想像空間一再被壓縮的現代情侶來說，一切聯繫都是意願的問題，所以當然不存在「慢慢淡掉」這種事——「淡」不到兩天就會有人打來問你「為什麼都不打給我？」手機大幅縮減了「聯繫與否」與「意願」之間的距離，讓人幾乎把這兩個以前被認為是完全不同的東西視為一體。在這樣的邏輯下，「不聯繫」當然「歹誌大條」，因為它代表了「不（夠）愛我」。情侶們於是藉由「取得聯繫與否」來探問心靈連結的存在與否，換句話說，「你在不在乎我？」：

小琳：我們常常為了一件事情吵架，就是「我覺得你不在乎我」。.....但是他另外一些行為又表現出他真的很在乎我，像是.....我打電話過去歇斯底里罵他，他會聽完，然後安慰我，講完，半個小時，他才跟我說上課已經十五分鐘了，他只是在外面聽我把那些話講完。.....我跟他說

「我覺得你不在乎我」，他就說「從哪裡可以得知？」我說「像你上線都不會敲我」他就說「那就是在忙阿，我只要有空聊天就會敲你」他現在就會常常敲我，一上線就會敲我。可是我有時候又會覺得他好像不是很想承認他有女朋友這件事，可是感覺好像又不是這麼回事，就是常常會有很矛盾的狀況……

在整個訪談的過程中，小琳不斷地舉出各種事例，企圖想要知道這個男人對她到底是不是認真的，而「聯絡與否」確實成爲了衡量「在不在乎」的表徵之一，所以一下聯繫一下又不聯繫，才會讓她對這段關係充滿了困惑，而這也確實困擾著許多有情人。

宇婕的故事應該最能說明「聯繫」對讓人相信愛情還存在的魔力有多大了吧。宇婕與男友原本是大學同班的班對，畢業後他們一直維持著遠距離戀愛，直到某一天晚上，男友向她提分手。宇婕不想分手，仍然經常在平常兩人固定通話的時間打給男友，男友也都會接：

宇婕：因為我不是一直打電話給他嗎，他也有問他的朋友他應不應該接我電話，他朋友就說「你就不要接她電話」可是他還是接我的電話。

我：那你有問他為什麼要接嗎？

宇婕：我就覺得很明顯，他應該就還是喜歡我阿，他倒也沒有講什麼，應該沒有講什麼，但是「我覺得」就是這個原因。

明明知道分手後不接電話才是好的，但男友仍然不顧他人建議與她聯繫，這個舉動讓宇婕認爲她還是有希望的。直到有一天，宇婕要男友到她的城市找她，她跟男友說，如果還當她是女朋友的話，就牽她的手。但男友始終都沒有牽。於是，「愛情還存在」的信念，終於在他的實際行動下破滅。一切都結束了。

「取得聯繫」除了影響我們對愛情的認知之外，從另一方面來說，「聯繫」的預設讓一對明明已不相愛的情侶，在還沒正式說分手前，仍必須要努力維繫著「聯繫」的表象。此時，「聯繫」成爲了我們逃避面對彼此實質關係的屏障，好像只要還有「正常的」聯繫，就表示問題不存在一般：

煜展：一開始記得大概還有半小時，將近一年之後，她開始...跟別人開始約會後，就...變成縮短成一天十五分鐘這樣，講的東西也都很平凡，就是...至少我要撐到十五分鐘比較好看嘛，但是我不知道要講什麼。

我：為什麼十五分鐘比較好看？

煜展：會覺得說，五分鐘的話，就變成好像很明顯地我們的關係已經走到一個...，你必須實際去面對「我們已經沒話講」這樣的狀況。.....講電話已經變成一種...證明我們之間的關係還存在的一種方式。

煜展說他可以明顯感受到女友也沒有什麼話想對他說，但他們兩個就這樣默默地進行「沒有血肉」的對話：例行地報告今天做了什麼，但已經不再透露對這些事情的心情與感想。他們就這樣拖著「取得聯繫」的空殼，始終沒有實際面對彼此感情的變化，直到證據已經擺在眼前。

姑且不論其合理性，「永恆聯繫」的預設提出了現代愛情溝通的命題：「若彼此相愛，則永恆聯繫」，但是依循邏輯推演，其否逆命題「若沒有永恆聯繫，則不彼此相愛」實在讓人難以承受。「不聯繫」的原因眾多，雖然不是每次都出自刻意，但卻都成爲了推翻「永恆聯繫」的驗證，若情侶們沒有適時加以溝通協商，難保不會成爲耗損彼此愛情的爭端。詠晴跟男友分合了幾次，交往期間她一直爲男友不怎麼聯絡所苦，因此當他們決定復合時，詠晴特別提出來討論，希望不會再因爲聯絡頻率上的事情而引發爭執。協商過後，詠晴還很高興自己終於搞清楚男友的想法了，沒想到「不聯繫」終究還是成爲他們再度分手的導火線：

詠晴：那一次復合我們有特別談關於連絡頻率的事。他是說「我沒打給你，你可以打來阿」我聽到當然就覺得「喔～原來你是這樣想的」這樣很好啊，那就表示我可以打去，你也不會介意被打擾，因為這是你說的嘛，所以我之後就會幾乎每天打一通電話給他。

我：那還是有跟以前比起來比較好？

詠晴：對阿，我以為。因為我剛剛不是說復合後很快就分了，大概兩個月。就是因為有一次我打過去，在那之前我就已經想過「我不打過去，我想ㄍ一ㄥ看看你到底可以多久不打來？」他可以好幾天。後來我就覺得我受不了，我就自己打去。我打去的時候，我還記得大概七點多左右吧，他不接我電話。我那時候整個就是爆、炸！我就覺得說「OO你個XX，你不打來就算了，我打了你還不接」

我：你ㄍ一ㄥ了多久？

詠晴：大概兩三天。然後後來他就傳了一封簡訊來，口氣就很不好，說「你到底想要怎樣？」.....我就想說「你是怎樣？我有對不起你嗎？那

天說電話可以打的是你阿」我就覺得很不爽阿，就是感覺我對他來說，無足輕重。後來我就很快回了一封簡訊「那既然你覺得這樣，那還是分好啦。」他也沒有回。

原來他們只在表面上得到了共識，協商失敗。詠晴與男友最後還是無法找到一個適合雙方的聯絡方式，無法滿足雙方的期待。聯繫在親密關係中佔的比例從來沒有像現在一樣高過，親密關係裡與聯繫相關的議題有增無減，若情侶們無法在這些議題上得到共識，因此所引發的各種情緒可能會將彼此吞噬，著實是現代情侶的一大考驗。

「不聯繫」=無法控制

「不聯繫」的破壞力不只在於否證了彼此「永恆聯繫」的預設，在講求高度控制的現代社會裡，「不聯繫」還意味著無法控制那個與你的生活、心情、行動計畫...息息相關的另一半。「控制」經常讓人直覺地想到種種操縱、主導他人的行為，這些事例在手機通訊中的確經常發生，但更廣地來說，「控制」還代表脫離無知狀態、讓一切皆可預期，就算不介入，至少心裡也「有個底」。手機在很大的程度上化不可知為可知，讓我們能夠隨時掌握另一半的現況，並適時相互協調。在這樣的意義下，「不聯繫」就像深度近視者忘了戴眼鏡出門，那種無法預期周遭環境狀況的不安全感也是讓「不聯繫」如此令人煩惱的原因之一。

承勳跟高中時的女友是同所學校的學妹，教室只隔一層樓，女友經常在中午跑去找他，晚上也會講很久的電話，生活圈相當緊密。承勳告訴我女友的生活以他為中心打轉，因此當他上了大學，兩人的生活圈被迫分離時，女友經常會在下課時打電話給他，但他因為收訊的問題，接不到的次數遠比接到的還高：

承勳：其實我那候有80%是真的接不到.....因為我們學校是山坡，我們學校背山，訊號就弱了，我們系館又在地下室，訊號就更弱，就連在我們系館前面擺了一台強波車，我們系館收不到就是收不到。.....我們課很多是一次兩小時、三小時一口氣不休息上完，而且那時候只有OKwap才有來電捕手，.....所以你也不知道有未接來電，偶爾才會接得到她的電話。她就說「怎麼打給你都打不通？」我說我在系館.....

我：那時候會傳簡訊嗎？因為沒接可以傳簡訊阿，簡訊一定會收到。

承勳：很少在打，她拿那支只能打英文，那時候還沒有中文系統。……
一來英文，二來她也不會用。後來就因為她老是找不到人，安全感一直浮現。……後來是我乾妹跟我說我女朋友哭得很難過阿，說都找不到我阿，這樣覺得感情談得好累阿，不然就不要了。

在此我們也再一次看到手機強大的紀錄功能以及簡訊是如何填補所有聯繫的空隙，即使沒有接到也只是一時的，雙方可以很快地再搭上線。但承勳的故事發生在手機剛普及沒多久的時代，許多現今習以為常的手機功能當時都還不成熟甚至尚未出現，因此無法即時彌補因收訊引起的「不聯繫」。事實上，承勳的女友曾經爲了確定他說的收訊問題到底是不是真的而到系館參觀，她拿出手機，發現確實沒有訊號後就沒再說什麼了。可是「不聯繫」的問題並沒有因爲真相大白而解決，即使知道承勳不是不想接（因此不是「不在乎」）而是無法接，仍不足以消除女友的不安全感。而芯仔的體會或許可以對承勳女友所說的「感情談得好累」提供更深入的解釋。

芯仔與男友升上大三、大四後，因爲都必須打工自食其力，再加上參與社團和日益繁重的課業而各自「忙得像狗一樣」，使得原本即就讀不同學校的他們更難以相互配合。她說當時他們經常無法在第一時間聯絡到彼此，假如打了兩通電話沒接，可能就會用簡訊或語音留言的方式講要講的事。雖然芯仔並沒有因爲頻繁的聯繫不到而感到缺乏安全感，但她認爲，透過「不聯繫」的狀況，可以更加感受到彼此的生活圈越來越分離，已經生活在兩個不同的地方了：

我：那時候找不到人不會讓你或他困擾？

芯仔：不是說困擾，是有一個更深的含意出現，就是我們真的不是在一個圈圈裡了，就是會覺得這個疏離感越來越重，就是透過找不到人這個狀況。或者是你會覺得說「我今天不知道你在幹嘛」我會不確定你今天的行程，或是這個時間點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找你幹什麼，因為我根本不能確定你現在在做什麼。

我：你覺得當時如果都有連絡上的話，這個狀況會比較好？

芯仔：對阿，就是不會讓我有這個時間想這件事，因為你處理掉原本的事情阿。

以前，找不到對方不會讓人有「不在同一個小圈圈」的疏離感，因為除非物理距離很近，兩人的日常生活有很大一部分上都是各自獨立的。但是在「永恆聯繫」的環境下，情侶們每聯繫一次，就等於把對方納入自己的生活一次，久而久之，同步生活、知道對方現在在做什麼就成為了彼此生活緊密與否的指標之一。科技提高了我們各方面的控制感，而手機等通訊科技創造的「永恆聯繫」之網也提高了我們控制親密關係與另一半的期望。無法控制於是成為了警訊。回到承勳的故事，他的女友會認為「談得好累」，就是出自無法控制的無力感吧。

情侶們想要共同生活，必定會遇上許多需要互相協商、協調的時刻，我們知道手機有讓情侶們能夠即時地協調、微協調的好處，但卻經常忘記事態不是總盡如人意，各種因為技術、社會因素而發生的「不聯繫」經常在出乎意料的時刻發生（但又有什麼時候是「意料內」呢？）。當我們抱持著可以隨時互相協調的期待時，若這個期待因為「不聯繫」而破滅，隨之而來的不可控制感將引發更大的焦慮：

我：你以前到現在都不太能接受人家不接你電話？

雅芬：找不到人

我：找不到會讓你覺得很...

雅芬：挫折，然後我無法控制、預期。

我：是因為想做的事沒辦法做到？

雅芬：就是接下來要怎麼計畫不知道，因為人家不告訴你時間，找不到你，無法得到回應，你沒辦法安排，就是失去控制，失去控制我自己的控制感。

在親密關係中，為了共同生活的情侶們需要大量的協商，協商事實上也意味著：許多事無法自己一個人做決定。因此無法掌控對方的資訊，在某種程度上就等於無法確定自己行動與計畫。

「不聯繫」與本體安全感 (ontological security)

不論是因為覺得對方「不在乎」或是覺得缺乏控制感，「不聯繫」的威力並不總是這麼強，它還與我們對自己、對對方以及對這段感情的評估息息相關。正

賢說他剛開始交第一個女友的時候，假如對方沒有接電話，而他又不知道女友在什麼地方，他都會很緊張地打個十幾通電話，希望對方只是一時沒聽到：

我：那時候為什麼會想一直打？

正賢：當然有更深層的理由，就是我對自己沒自信，就潛意識有時候怕對方離開我。

我：在一起好好的你也會覺得她沒接電話是要離開你？

正賢：所以我說這是一種，可能，個性阿，就是對自己沒自信。心裡會亂想「ㄟ？發生什麼事了？怎麼都不回我？」類似這種感覺。

我：跟之後的就不會有這種感覺？

正賢：對阿，因為每一任交往的時候，當遇到這種情況，通常確實是有什麼事情（在忙）。我有遇過說，打了好幾通，原來在洗澡。那我就覺得，好啦，我該被念啦。真的是在洗澡，我以為她出了什麼事，一直打。

當無法聯絡到女友，無法掌握女友的狀態時，總是沒什麼自信的正賢曾經直接地把這種狀況解讀為對方「想要」脫離他的控制，不想讓他找到。直到經驗法則告訴他：不接電話通常只是代表對方正在忙，他才慢慢意識到愛情不如自己想像中的脆弱，對於女友不接電話的焦慮感也逐漸降低，知道打一、兩通沒接等就對方回電就好，奪命連環 call 更令人厭煩。

正賢對自己以及自己得到的愛沒有信心，使得他一開始對「不聯繫」充滿焦慮，但對承勳的女友來說，她則是對承勳充滿不信任，「不聯繫」意味著「出軌」。故事始於某個星期五晚上，承勳在女友身旁接起手機，電話那頭的女同事邀約他與其他同事一起去唱歌：「走啦～缺你不行啦～XXX 也說很想你～」便把手機交給另一位女同事說話。一陣對話後，承勳雖然沒有答應邀約，但手機的擴音器太大聲，身旁的女友早已把包含女同事的一切對話聽在耳裡。電話掛上後，女友說：「女同事嘛？很吃得開嘛？誰？」自從那次之後，女友經常拿他的手機檢查，沒接電話更成為大忌：

我：所以她打電話給你你沒接會很嚴重嗎？

承勳：會出人命（笑）。有一次，那一天我們去桃園開會，那裡有規定不能帶電子器材，全部要放在會客室、鎖上。我們那天從早上開到下午四點結束，手機待機待這麼久會有一堆未接電話，不如直接關機。

我：你沒先跟她講？

承勳：我們是到現場才知道手機帶不進去，就馬上要進去了，你也來不及打簡訊、電話，手機就馬上關機、進去。晚上開完會出來，手機開機，17通未接來電，可能就看說哪些是公司的、哪些是誰的。看到我女朋友，7通未接來電，就開始搖頭想說「死阿（台）」。那天回到家呢，我家的碗盤少一半（笑），她把它摔掉啦，整個家裡就跟打過架一樣。

當我們對彼此的關係有疑慮時，「不聯繫」自然會被放大檢視，尤其當手機允諾了「永恆聯繫」，我們更加容易將「不聯繫」視為心靈上的不願聯繫。但若認為彼此的關係是穩定的、令人信任的，偶爾「不聯繫」也不會令人太焦慮：

我：所以你可以接受他因為打電動或看漫畫而沒打電話給你？

心慈：對，我可以接受。因為我自己有時候也會做一些事情做到入迷，忘了時間，我覺得那個是因為彼此有很深的信任，所以才接受。

我：如果剛開始在一起你就不太能接受？

心慈：恩，對。

我：那剛開始在一起時有發生這種事嗎？

心慈：沒有，他都還是會打給我。是慢慢比較穩定，可能半年多之後才可能偶爾發生這樣的狀況，但大概八成以上的時間都沒有這種情形發生。

因為心慈相信男友絕對不是不想打給她、背著她偷吃或不在乎她，所以才有辦法理解他只是忘了時間。但我相信，假如事情發生在剛開始交往，他們還沒有透過長時間的相處累積對彼此、對這段關係的信任感時，「忘了打電話」很容易會被以負面的角度解讀。或者，即使累積了多年情感，假如男友忘了打電話的頻率不斷增加，而不是「偶爾發生」，心慈也絕對無法接受，因為這可能代表「越來越不在乎」。

我認為，「不聯繫」引起的災難，在於他破壞了我們的「本體安全感」。為了避免打斷日常生活的連續性，我們必須在「非意識」的狀態下將所有關於自身、他人和客體世界的種種問題——諸如：時間、空間、連續性和認同——放入括弧、置而不論，才有辦法讓日常行動「繼續下去」。Giddens（2005）認為這種對事物的基本信任源自嬰兒時期與主要照顧者相處的經驗：就算照顧者消失在我們眼

前，我們在情感上仍能接受他的時空不在場，即相信照顧者會在未來再度返回的信念。也就是雖然暫時看不見，但仍相信他確實存在於「彼處」，一種「潛在空間」把嬰兒合原初照顧者連結起來。Giddens 這種對事物的基本信任稱為「本體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本體安全感」提供了保護層，使嬰兒能平穩度過照顧者不在場的時刻，並在往後的發展裡，藉由帶來「不受傷害性」的感受，及那種排除負面可能性的普遍態度，使個體能夠穿越過渡時期、危機和高風險環境。正常個體藉助「本體安全感」來處理日常生活事務。

在親密關係裡，我們同樣必須依賴「本體安全感」：將「愛的連續性」視為理所當然、不需討論的信念。若非如此，則我們只有在雙方有所接觸的情況下才能證實彼此的愛確實存在，但日常生活不允許情侶永不分離，斷斷續續存在的愛使所有向未來展開的行動無法實現。也就是說，我們首先必須假定，即使對方不在場，彼此的愛仍存於「潛在空間」，如此我們才能度過諸多分離的時刻，才能繼續共同生活下去。

但「本體安全感」提供的保護層在實質上是一種「非現實」的感受，也就是暫時將那些可能形成破壞的負面因子視為「非現實」，而不是對安全的確信無疑。因此，它可能會暫時或更久地被偶然事件穿透，這些偶然事件所表明的是：那些被我們放入括弧、暫不討論的負面因子都是真實可及的。比如說：開車時必須先把所有可能發生的狀況與意外置之不理，才有可能繼續上路前進，但假如目睹了車禍的發生，它便提醒了你那些被放入括弧的駕駛風險的真實性，保護層暫時被撕裂 (Giddens, 2005)。

於是，在愛情中，「不聯繫」可以被看作穿透「本體安全感」的偶然事件。情侶們假定在分離時彼此的愛仍是恆定存在的，但是當「取得聯繫」成爲一種評估心靈連結的依據時，「不聯繫」就等於「本體安全感」的否證，在提醒我們愛其實是不穩定的、是不斷變動的：感情可能消失、不是沒有愛上別人的機會、自己不被放在第一位了、實際生活越來越疏離...。若每一次聯繫都代表一次對「潛在空間」的具體化檢驗，那麼在高頻率的「輕連結」下，情侶們「愛的連續性」的信念便面臨了更多次的檢驗。與以前相比，「愛的連續性」更加不是「給定的」。當「不聯繫」成爲常態，「本體安全感」提供的保護層就越來越難癒合，我們對這段關係的連續性也就更加遲疑。

當然，親密關係中「不受傷害性」的感受不只受到「聯繫」影響，其他諸如：互動細節、價值觀、個性、處事能力、過往經驗、協商、揭露...也都是鞏固或破壞對這段關係的「本體安全感」的來源。假如整體來說我們感受到「安全」，那麼作為偶然事件的「不聯繫」所造成的破壞，很容易被其他成功聯繫或融洽相處所彌補；但若保護層也經常在其他方面遭受挑戰而殘破不堪，則「不聯繫」的殺傷力就不可小覷了。

四、 小結

連結關係及其檢驗

任何「輕連結」的特質都清楚地表示出：手機創造的「永恆聯繫」確實地將情侶們整併進「連結關係」，聯繫不再只是「傳達訊息」，它更是要告訴對方「我知道你的存在」(Mizuko and Daisuke, 2006)。間接互動絕對不是「彌補」面對面互動的替代品，我們對非面對面互動的重視提高，它是親密關係中相當重要的組成成分，任何足以顯示彼此不是「連結」在一起的狀況都可能引發爭執。例如：即使實際見面時互動狀況一切正常，但非面對面互動時的冷淡仍足以使我們懷疑這段關係：

我：你們講話通常都是你在講？

詠晴：恩，算是吧，比較多。應該是這樣說，我們見面的時候其實不一定，我們見面的時候不會特別誰講話多、誰講話少，還好.....

我：你覺得他跟你面對面相處，還有他在MSN或手機上的態度有差？

詠晴：還滿多的。

我：感覺沒見到面就是在忙他自己的事？

詠晴：對，而且他就算在忙自己的事也不會跟你說他要做什麼。

我：你會問他嗎？

詠晴：我會問，可是我不喜歡一直問，不喜歡每一次我都得問，而且我

可能一天得問好幾次，因為他完全都不會講。我會想知道，但是我會克制我自己不要去做這種事。

另一方面，以往幾天不聯絡，聯絡時表示有在關心對方便讓人心滿意足，但現在，「聯絡頻率」也成為展現熱情的方式：

煜展：她總之就是覺得我不夠熱情。那想要連絡她、想要打電話，這是熱情的一個重要表現。……它變成一種愛的表現。當沒有手機的時候，連絡...就是電話連絡...因為它受限於空間跟可取得性...

我：以前就不會是一個愛的表現嗎？

煜展：它可能會講比較久，可能一次會講比較久。可是現在變成說，因為你隨時可以打，所以這代表「你有沒有隨時想到我」

此外，從連結關係的破壞——「不聯繫」——中我們最能清楚地看到它的存在。「不聯繫」有著前所未有的負面能量，經常成為情侶們爭吵的原因。

最後，聯繫不只代表維繫感情、協調行動、協商想法、問候、連結...，它們還是一次次的觀察：我們透過每一次的聯繫與不聯繫探問彼此的關係。也就是說，自古以來情侶們總是「假定」兩人之間相互連結，只是以往的通訊科技環境不允許——因此也沒有想——驗證；現在，「永恆聯繫」的環境使得「相互連結」在技術上能夠隨時被實化與檢驗：透過能不能順利取得聯繫以及每次聯繫時的互動狀態，我們有太多太多機會可以洩漏、發現、檢視或反思自己（對方）愛不愛或夠不夠愛對方（自己）（Licoppe and Heurtin, 2002）。

特定社會關係下的手機

手機創造了「輕連結」，但並不是所有羅曼蒂克的關係都會出現「輕連結」，它還需要許多其他社會條件來支撐。例如，「輕連結」經常是發生在一段穩固的交往關係中，也就是說，當你意識到對方並沒有打算為這段關係付出承諾時，即使你可能很想聯繫對方，但內心總會出現另一個聲音告訴自己：這樣只會讓對方厭煩。永威時常經歷這種天人交戰：

永威：常常會是看著他的電話，然後說：唉，算了不要打好了。……應

該說我目前的曖昧對象沒有很熱絡地想跟我在一起，我會覺得，我每傳一次簡訊，會讓這個關係更快結束，我的感覺是這樣，所以我都會覺得，那就少傳一次吧，或是少講一次電話吧。

我：所以也不知道白天大家的行蹤是什麼？

永威：他會想知道嗎？我覺得他們都不想知道。我想知道，但是你覺得這種奪命連環call應該只有瘋狂女人才會做的事情，我覺得我不想讓這種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我：有時候是明明知道不好，但硬是想要傳？

永威：那我就會按儲存，就一直在我的草稿匣裡，我現在的草稿匣裡有些是這樣。有時候會覺得：阿，我一個人在那邊很難過，我怎麼都不讓你知道？我就會傳，但，那也是偶爾，有時候還是會把簡訊（儲存在草稿匣）...，或是刪掉，delete, delete, delete.

與永威的顧忌形成對比，一段令人安心的關係才可能出現頻繁、瑣碎的聯繫。心慈與先生一天講好幾通電話，她認為這是出自對彼此的信任，信任對方不會因為頻繁的聯繫而感到「被打擾」：

心慈：我覺得這樣子的方式讓我覺得他很在乎我、很關心我，然後很信任我，所以他才覺得可以時時打給我而不會吵到我。我覺得那是有信任在。然後我也可以這樣子打給他，雖然我會先問他「是不是在忙？」可是我不用去擔心說我會不會打太多了，因為我覺得對方式可以接受的，對方也喜歡的。

這不是說沒有「輕連結」的都是不穩固的情侶關係，對彼此感到信任的伴侶們也可能會認為一天一次的聯繫就足以維繫彼此的關係。無論如何，就算手機創造的「永恆聯繫」並不總是表現為高頻率、瑣碎、不聯繫焦慮...，現今的親密關係都無法擺脫其影響，或多少沾染「輕連結」的特質：在一段不被社會認可的地下情裡，「輕連結」雖然是不被允許的連結方式，卻可能成為比較、追求的目標；就算沒有打算與對方穩定交往，「輕連結」也或多或少成為需要被完成的責任；對於沒有進入過「永恆聯繫」的世代來說（例如筱芃的媽媽），瑣碎事物的分享、沒事問候一下或許從來沒進入過他們的認知範疇，但「微協調」也不知不覺改變彼此的相處方式；工作型態、生活型態對彼此聯繫方式產生的影響也遠比以往顯著（見下一章）。科技（手機）改變了聯繫的意義與形式，面對這股不可逆的潮

流，情侶們以各自的方式努力將其帶來的「永恆聯繫」環境「馴化」為親密關係中的一部份，尋找與之平和共處的途徑。

我們討論了手機創造的「永恆聯繫」環境如何改變情侶之間的聯繫形式，下一章，我們要進入情侶們的實際日常生活內容，說明這張「永恆聯繫」之網如何也是一張「永恆控制」之網。



第七章 永恆聯繫，永恆控制

上一章我們說明了手機創造的「永恆聯繫」環境使現今情侶們以一種「輕連結」的形式相互連結。在這一章裡我們要試圖回答：此種新的連結形式將在情侶的實質互動上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我認為，「永恆聯繫」讓情侶們的日常生活出現前所未有的高度交織，再加上手機本身可視為一個小型個人資料庫，使我們對另一半各層面的瞭解也隨之提高，大幅減少了愛情中的想像空間，因此也提早面臨「彼此適不適合？」的抉擇。

一、 相互交織的日常生活

以往情侶們能聯繫的時間可能只有某些固定的空閒時段，在此情況下，情侶們日常生活的一大部分都是與對方無關的，但是當聯繫變得如此輕易，兩人的日常生活便在更大的程度上互相關連。不論是互相分享心情或即時提供照顧與關愛，手機時代嚇得情侶們都更能知悉對方生活細節，並且更容易介入對方的生活。

「同甘苦，共患難」：情緒與情感勞動 (Affective labor)

當問到「在什麼情況下會想要馬上打給對方？」時，許多受訪者都不約而同地提到情緒上的波動，尤其是心情不好時會想要打電話給另一半。事實上，Lasén (2004) 就把手機稱做「情感科技」(affective technology)，認為我們對手機所做的一舉一動都充滿了情感。他考察了「情緒」(emotion) 這個概念，發現情緒在過去是指那些被稱為「激情」(passion) 的內心狀態，它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受到其他人、事、物或情境的作用而激發某些內心反應。因此，當論及觸動情緒或內心激動的感受時，波動 (mobility) 原本就是情緒概念中的一部份。現在，

具有移動能力（mobility）的手機也成爲了我們情緒的一部份：我們經常主動地企圖透過手機來改變、抒發自己的情緒。尋求情緒上的慰藉成爲情侶們在使用手機上的一大主要原因，即使對方不在身邊，情侶們仍能夠即時互相展現情感上的支持。可君說高一時她與班上的同學相處得不是很好，就常常打電話要求男友跟她說說話、講故事給她聽：

可君：有一次印象很深刻，是因為我在社團活動，那次是第一天要到社團，本來說好有人要跟我一起選這個社，可是那個人臨時改了，他沒有跟我講，就變成我們班就只有我一個人在那邊。所以我整個就不知道該怎麼辦，我那時候又很怕生，所以就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就坐在旁邊。因為那時候是春暉社吧，所以有很多他們在帶活動，學長姐就很 high 阿，可是我一個人在旁邊默默地講了一節課的電話。我就叫他打給我阿，那一天他剛好休假，我記得。

現在回想起來，可君認爲那是一種逃避：即使「你在那些團體中處得不好，但至少你還有一個地方，還有一個人默默可以聽你講話」，手機提供了一種從「當下」釋放出來的感受（Katz and Aakhus: 2002a）。情緒上的支持與慰藉不只在特殊的環境下具有重要性，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經常充滿大大小小的情緒，例如：撞見不想遇到的人、順利渡過課堂報告、被自己懼怕的動物嚇到...等，都能夠透過手機在第一時間將當下的情緒分享給另一半，甚至是失心瘋消費後還能夠趕緊找人「懺悔」一番：

靖蓉：比如說像我購物完，我很心虛的時候，我會想要打電話跟他告解（笑）。.....如果我買了什麼，我就會打電話給他「我跟你說喔...我花了很多錢...」，他說「你又買了什麼?!」，我就會「唉...不想講...」，「快點跟我說！」就會跟他說「對不起」（笑），反正就是覺得太心虛了。

把情緒抒發出去的同時，我們也得到了抒解，有他人一塊兒面對的感覺真好。從另一方面來說，手機的媒介形式（即時、聲音）也比其他通訊媒介更與情緒相關（Lasén, 2004）。Walther（1996）在討論電腦中介溝通（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爲何能創造更令人滿意的「超人際溝通」（hyperpersonal communication）時，認爲電腦中介溝通縮減了溝通線索（cue）以及其非同步溝通使人們更容易進行Goffman所說的「印象管理」：電腦中介溝通使一個人要透露

多少以及怎樣的訊息給他人更具有選擇性，並受制於更高的自我檢查，作者將之稱為「選擇性的自我表演」(selective self-presentation)。文字因其能夠高度清晰地規制訊息內容，減少許多衝突或不完美的表現，但此種被McLuhan (2000) 以「熱媒介」稱呼的媒介形式，對於情侶們來說，卻因為他們無法深刻地參與、捲入訊息創造的過程而顯得過「冷」；相反地，因為訊息清晰度低而被歸類於「冷媒介」的口語傳播，則因為需要仰賴雙方大量的參與來填補其中缺失的、模糊的信息而「熱」了起來。雅芬的某段戀愛經歷了兩次跨國遠距離時期，剛開始交往時雅芬還在國外而男友已回台灣，男友有時會打通電話問候她，並經常在週末越洋聊天，一聊就是幾小時。但漸漸地，雅芬發現男友無法體察到她的負面情緒，也不懂得說些話來安慰她，於是當雅芬回國後再度出國時，他們就不再像一開始一樣經常越洋通話了：

我：也會像剛開始妳在國外他在台灣時一樣講電話嗎？

雅芬：比較少，我發現我後來不需要他跟我講電話，我不需要聽到他的聲音，因為他對我來說不是一個能夠很放心……，我覺得我跟他分享，我心情上得不到什麼。我不在意跟他講電話。

我：所以你覺得如果情緒不是很好，打電話想跟他分享，他沒辦法讓你…

雅芬：我已經知道他不是那種可以讓我…得到滿足的人，所以我在 MSN 上跟他講就好了。

在某些時候，電腦中介溝通「三思而後言」的環境確實能創造出更和諧的溝通情境，而文字稀釋了情緒，也使人們能說出平常說不出口的話，並將焦點擺在內容的討論。但對於需要大量情感與情緒投入的愛情來說，電腦中介溝通終究還是一層屏障，當事情牽扯到情緒時，反而可能發生在MSN上吵架不夠「爽快」，直接拿起電話打過去；或文字溝通易放大詞語上的細節 (Walther, 1996)，因而過度解讀、誤解對方情緒或意思…等狀況。從上述這些事例可發現：溝通「線索」稀少的MSN、簡訊等文字媒介較無法感受到「情緒」，而打電話、聽到聲音的意義便不只是在交換溝通內容，更多的是滿足情感上的需求，或者說，一種雙方高度涉入、捲進此段溝通情境的感受是相當重要的。因此當情緒不需要被滿足時，雅芬選擇用MSN與男友聯繫還比較方便省事。從另一方面來說，怡安也面臨MSN與手機的選擇問題，她與男友目前幾乎都以MSN聯繫，而這樣的聯絡方式也能順利達成溝通的使命，但怡安還是希望可以「沒事打個電話」：

怡安：對，沒事的時候也是可以打個電話，不要就是有事才打。可能是我們都太依賴 MSN，有時候反而對方不在線上，是離線的，我們還在 MSN 留離線訊息，沒有選擇用手機講。我會覺得說，如果可以把那個離線訊息，變成用手機講的話，是可以的，因為可以聽到對方的聲音阿。

雖然怡安並沒有正面抱怨目前的聯繫方式（她用「是可以的」，如此婉轉的方式來表達），但她還是透露出了希望能夠接到電話的渴望：有次怡安因為一點意外到家後沒有馬上上 MSN 跟男友說她到家了，幾小時後她發現手機裡有男友的未接來電，馬上就回了電話給他。怡安用「驚喜」來形容這個因意外而獲得的「非實用性電話」：「如果今天變成他是打給我說「我到了」我會很開心，變成如果是用打電話，是一種驚喜（笑）」。⁸同樣是告訴對方「我到了」，但「聽到聲音」的特殊性無可取代。

反過來說，情緒與口語傳播的相合性，也使以手機作為主要溝通媒介的情侶們不斷地互相捲入大量的情緒之中。以往，夜晚是情侶們最常用有線電話進行口語溝通的時刻，我們雖然能夠訴說今日之所見所聞、心情冷暖，但那些終究是在相對冷靜、相對脫離的狀態下以回顧的方式講述過去發生的事。而手機的即時通訊，使我們得以將作為一種即刻反應的情緒在第一時間傳達出去，於是情侶們在情緒上的相互扶持與相互影響也就更常出現。也就是說，現代情侶比起以往更大量地捲入情緒旋風之中，因此也就更需要學習如何表達自己的情緒、回應他人的情緒。在這樣的情況下，情感勞動（affective labor）——試圖製造或轉變他人的情緒經驗——成為了現代愛情的一個重要成分（Hjorth, 2010）。此點在男性當兵時尤其明顯。鈺芳就說男友當兵時是她們講最多電話的時候，她認為手機是男友與外界唯一的聯繫，是他在軍營中的精神支柱，因此只要是男友能夠講電話的時候，她都會盡力配合，甚至為了講電話而努力「做功課」：

鈺芳：講電話是要做功課的喔～我那時候真的是會為了講電話，我每天都去看一下笨板阿，還有幾個我覺得很好笑的，反正就是要找一點 topic 來講這樣子。……因為大家都會遇到這個問題，就是當兵生活很枯燥、很乏味，都不知道要講什麼，所以站崗版是有教說妳要怎麼跟阿兵講電話，就是阿兵打來妳要怎麼安慰他，妳要怎麼當他的支柱之類這種。⁸

⁸ 笨版（StupidClown）與站崗版（GFonGuard）是 ptt 裡的兩個版，前者是分享版友們發生的趣事的地方，後者則是「男友在當兵的女人」（站崗的女人）討論軍中大小事物的地方。

在男性為國家勞動的同時，「站崗的女人」們也認為自己應該盡一份心力，擔負起情感勞動的工作：面對男性枯燥乏味、狗屁倒灶的生活，女性要負責努力蒐集新知，向阿兵提供外界資訊、以趣事娛樂，並安慰扶持軍中苦悶的心靈。而手機正幫助了情感勞動的實行，使親密關係能夠偷渡進充滿陽剛氣息的軍營，讓男性暫時逃離苦悶的軍隊環境。

除了軍隊之外，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越來越注重情感勞動。當通訊不那麼容易時，除非事關重大，否則大部分的情緒我們都得自己面對，我們沒想過也不會要求不在身邊的親密伴侶應該時時關注自己的情緒；但現在，我們期望另一半也能夠一同分擔情緒的重量。假如面對的是正向情緒，那一切都好辦，但偏偏負面情緒出現時才是最需要另一半的時候，此時若忽略了情緒的影響力而沒能善加處理，則可能引發親密關係中的危機，另一方面，另一半是否能夠「勝任」這份分擔情緒的期望，也成為了情侶們評斷彼此適不適合的依據之一。芯仔的工作經常會接觸到一些比較沈重的事，但當她想要跟當時的男友訴說這方面的情緒時，男友卻經常打斷她，說他覺得壓力很大，不想聽這麼悲慘的事。漸漸地，芯仔便不再將這方面的心情分享給男友知道：

芯仔：我的工作其實一直在陪伴，所以其實我有很多重擔需要釋放。我覺得我需要的也不是什麼，我需要的只是傾聽，我不需要同理、我也不需要回應，我只是要有人聽我講那些事情，可是他就可能沒辦法分擔這個重量，……我後來覺得我們很難走下去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因為我會沒有一個出口，我也不想去麻煩同學阿，而且後來家人也都不在身邊，我也不知道跟誰說，所以我就覺得要跟最親密的分享，可是他沒辦法分擔我生活重量。……就是要重度很重的時候才可以打（電話），有這種感覺（笑）。而且有時候我可能電話講一講會哭，可能是因為他或是因為我朋友、學生之類，可是他有一次還跟我講說，他不喜歡哭，他覺得哭很軟弱，可不可以不要動不動就哭。然後我邊哭還跟他講說……「我不覺得哭是軟弱的表現，我覺得不能解決問題，不能獨自解決、面對問題才是軟弱的表現」。我說這是每個人表達的不同方法，可是他就會很厭倦，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過往有一些經驗，或者是他覺得哭泣，他沒辦法處理這種狀況，所以他會...很驚慌於這個狀況，我也不懂。

芯仔認為男友沒有能力面對她的負面情緒，也是他們無法繼續交往的原因之

一，因為「情緒」正是凝聚出「我們」的來源之一（Lasén, 2004）。即使我們不期望另一半對引發我們情緒的事務要有同樣的感受，但對方無法理解並包容，我們很容易出現彼此不是「在同一條船」上的感受。

從另一方面來說，芯仔揭露自己內心的感受，就表示她的男友必須承受這些情緒，並有責任讓它往好的方向轉變。但就如同所有勞動，過多的情感勞動也可能使人無法負荷而讓彼此的感情「過勞死」。我們或許可以用瑋婷的故事來揣測芯仔男友的心境。瑋婷與男友就讀同所大學，四年來朝夕相處，也知道男友有時會陷入非常沮喪的狀態，對許多事都抱持負面的態度、認為自己沒有朋友、經常抱怨東抱怨西。他們也曾經很認真、很認真地討論過這些事，試圖分析為什麼男友總是對事務抱持負面的看法，甚至考慮要去尋求輔導老師的專業協助，但男友最終還是因為覺得「很奇怪」而卻步，「輔導」的重責大任仍然落在瑋婷身上。到最後，瑋婷已經不想再面對這些負面情緒了：

瑋婷：他打電話來……常常都在跟我抱怨事情，就抱怨他爸又怎樣，誰又怎樣誰又怎樣之類的。對，就很不想要聽抱怨的事，……我就會覺得，他怎麼這麼喜歡抱怨？其實有時候根本也沒發生什麼事情阿，怎麼他又再抱怨誰？對，他打電話給我還滿長的時間都會跟我抱怨他爸怎樣，什麼他弟亂花錢阿，那類的事情。然後我就會很不想聽。不要再抱怨了！

事實上，男友從頭到尾都一樣地抱怨：在學校時抱怨同學，畢業回家後抱怨家人。只是在兩人還能頻繁見面時，抱怨比較容易被其他事物稀釋，當瑋婷畢業回到自己的家鄉工作後，不常見面的兩人之間的聯繫頓時只剩下手機而已，一旦當言語溝通幾乎成為兩人相處的全部，抱怨變得如此刺耳，無處消解的情感勞動堆積成壓垮彼此愛情的稻草。當芯仔認為男友無法承擔自己的情緒重量時，瑋婷的男友可能也對瑋婷有著同樣的評價；同樣的，瑋婷對男友不斷抱怨的不滿，也可能說明了芯仔男友的心情。在親密關係裡，情侶們可能同時面臨情緒勞動的施加與承受，因此學習如何面對對方的情緒，以及如何適當地尋求慰藉又不至於壓垮彼此的感情，成為了現代情侶必須面臨的重要課題。

Elias 認為，隨著文明的進程，情緒越發被圍堵在私領域之中，我們很少在同學、同事...面前大方地表露自己的情緒（Lasén, 2004）。當親密關係成為我們少數能夠表露自己（負面）情緒的地方，再加上手機使「永恆聯繫」成為情侶之

間的預設狀態，我們習慣了總是找得到人，我們近乎理所當然地認為當我們需要情緒支持時，對方「應該」要能夠隨時提供情感勞動。亟需情緒慰藉時發生的「不聯繫」只能說是雪上加霜：雨馨說男友經常漏接電話，但「如果我當下心情非常不好，我就會狂 call 他」，而宇婕的故事更顯示了當「不聯繫」遇上情感勞動的需求，所可能引發的災難：

宇婕：因為那時候在家裡工作，我又覺得很累，心情很不好，我就覺得晚上這個時間就是要講電話的時間，固定這個時間，你不可以跑去別的地方。他跟我們班的同學一起出去，就是全部都知道（的人），他們好像那一次是打保齡球吧？我就打了電話又掛掉，打了電話又掛掉，他就一下走出去以後，接起來就沒有【掛掉的意思】。

我：為什麼你要掛掉？

宇婕：就是心情很不好。第一個主要原因應該是因為工作，很累很辛苦，想找人講話，可是沒有人，因為我很習慣很多事都跟他講，就覺得好像...，跟家人講好像也是一樣，但是那個感覺不一樣。我就是想要跟他講，但是他又沒有辦法，我...，反正就有點失心瘋，就一直打這樣子。

我：他沒打回來給你？

宇婕：有，我也掛掉。反正就弄了很久，弄得他也沒辦法好好跟同學玩。

男友其實不常晚上無法講電話，宇婕理性上知道該讓男友好好出去玩，感性上卻認為無法陪在「身邊」的男友是個失職的情感勞動者，彘扭的情緒使宇婕打了又掛、打了又掛。分手後回想起來，宇婕認為男友對她很好，但她總是予取予求，很少考慮男友的想法。在訪談的過程中宇婕幾度難過地落淚，認為是因為這樣的自己在各方面給男友太大的壓力，最後才會讓男友無法忍受，決定離開。

除了我們以充滿情感的方式使用手機之外，Lasén（2004）還說明，手機的出現使我們培養出一種表達、管理情緒的新方式。從宇婕的例子也可以看到，打了電話卻掛掉是一種透過手機的滲透性表達的抗議：你讓我傷心難過，我怎麼可以讓你好像事不關己一樣地出去玩？透過手機，宇婕把對方的情緒與自己的綁在同一條船上。「同甘苦，共患難」。

除此之外，我們也利用「關機」來「表達」對對方的不滿。為什麼說是一種「表達」呢？因為「關機」有時不是真的希望對方不要打來，反而是想要對方「打

來」，卻發現自己不想接——如果對方不打來，那「關機」就沒有效果了。筱芃說她曾深深爲了這事兒苦惱：

筱芃：就是吵架，然後我就掛他電話，我就會覺得他應該打電話給我，可是他都不會打給我，……然後我就會很生氣把電話關機，可是後來大概等半個小時就想說，我想看他到底有沒有打給我（笑）？我就會看那個未接的簡訊什麼的，就會把它打開，發現沒有，就會再打過去罵他。我覺得我好像滿常用手機來發洩情緒。

在此，關機不是目的，而是一種試圖製造未接來電的手段（曼婷就曾經網到一百多通未接來電！）。未接來電是對方在乎這段爭吵、有把這段關係當作一回事的證明，它創造了「你想跟我聯繫？但是我不想！」的情境——一種對方處於劣勢的情境，而我們或多或少能夠藉此獲得滿足，因此我們會「犯賤」地特地去查看。而與其說是手機的紀錄功能很識相地滿足了我們想聯繫又不想真的聯繫的曖昧心情，還不如說是記錄功能使這樣的一種行爲得以出現。

手機是一個如此與情感相關的科技：情侶們不斷透過手機尋求情緒慰藉、承擔情感勞動。甚至，很有趣地，即使在沒有與對方取得聯繫的時刻，我們對待手機的一舉一動也都充滿了情緒。

生活中的一部份：陪伴與監控

手機大幅增加了親密關係中的情感勞動，但情感勞動並不是手機所特有。我認爲，手機與其他通訊科技的最大不同點在於：它使得愛情越發不再只是「談情說愛」，而更加趨近於「陪伴」。

首先，即使兩人的物理距離遠，他們也能隔空互相照料、關心對方的生活。比方說，芯仔大學時期總習慣早上要打電話叫男友起床。一開始，這個行爲可能象徵意味居多——透過參與對方的生活、希望對方參與自己的生活（而且是最私密的生活，不是公共生活、社交生活），作爲彼此進入「同一個圈圈」的證明——但它確實也發揮了實質效用：

芯仔：還沒有在一起的時候他就會一直覺得...，他希望可以這樣子

的……舉動好了。我就會覺得這件事我沒有必要做，後來是我覺得我們可以在一起後，我才開始這樣做。……因為角色改變，我也會開始擔心：他是不是睡過頭？搞不好他哪一科很危險會被當，也是不太好。……我會覺得，他會要求別人叫他起床，可能也是覺得這是一種身份的確認。

當通訊科技尚未如此個人化時，早上打電話到對方家裡叫另一半起床簡直是不可能發生的事：你可能沒叫醒他，反而叫醒其他家人；就算家人都醒了，打電話過去也只是間接請他家人叫他起床。手機使相互照料能夠滲入情侶的日常生活，原本不會發生關連的部分現在也能夠發生關連了。除了能夠規避他人，直接向另一半進行關愛與照顧之外，手機在承勳的例子更顯現了它作為行動科技的優勢。承勳當時的女友是診所的櫃檯小姐，沒有客人時可以自由地做自己的事。剛好那陣子承勳的母親住院，他經常要開長途車去另一個城市探望母親，此時，手機又給了情侶們一次能相互照料的機會：

承勳：我在開車的過程，有時候會開到想睡覺，我就打電話給她，就啣一聲她可能就會回撥，可能就掛著耳機邊開車、邊講，為了怕睡著（笑）。……我就說「ㄟ，講話給我聽」她就會講說剛剛他們醫生多機車、哪個客人怎麼樣阿，不然就說「等一下，有客人喔。」你就聽到電話被放下來，她就講說「先生您好。初診、複診？有沒有健保卡？」你就聽到她講這些東西。然後呢，因為她把手機放在櫃檯下的桌子，就聽到她的聲音，可是她沒有開擴音，所以我就講說「阿哩系北七喔？」就是我會跟著她對話，她聽不到我在跟她對話（笑）。

當然，要能夠做到這樣，也需要雙方的工作型態、生活形態能夠相互配合（這是下一節的討論主題），但手機創造了愛情與日常生活相互結合的可能性。即使沒有實際見面，仍然能感受到「我生活中有你，你生活中有我」。我問芯仔會不會打電話跟男友閒聊，來打發無聊的通勤時間，她的回答讓我們看到，親密關係已融合為生活節奏中的一部份：

芯仔：排遣那個時間？也不算是，我覺得算是一個心情的轉換，因為上班的心情要轉換成下班的心情，需要一個過渡，可能他就是一個告訴我「下班了」...，就是跟他講電話是個私人的空間，我就知道說我下班了。

手機最特殊的地方在於，它能夠成功地與日常生活的各個細節結合，讓必須

長時間分隔兩地的情侶也能感受到對方的陪伴，成為生活中無形的一部份。昕潔說她很滿意與現任男友的手機使用方式：白天他們經常利用空閒的時間進行簡短但頻率相當高的對話或簡訊，晚上也有一通比較長的睡前電話。因此，雖然她覺得與男友一星期只見面一次有點太少，但也認為這是以男友目前的生活型態來說，讓雙方都比較能夠接受的折衷方式：

昕潔：我覺得，他覺得他比較忙，所以他其實比較喜歡像手機這種溝通方式，不喜歡我去找他，或者叫他來找我，因為表示要有一塊時間是要空出來的阿，……所以他比較可以負擔得起電話這種方式，他說他想關心我，可是他真的沒有辦法把那麼完整的一塊時間挪出來，這樣表示他前後都不能排事情阿。

我想，只有手機能夠讓昕潔的男友做到：明明不在身旁，卻也能夠參與對方的生活；一方面忙於自己的工作，又不會因此荒廢了愛情。而也正是因為手機能夠成功創造出「陪伴」的感覺，昕潔才不會因為稀少的見面時間而有「被晾在一旁」的感覺。

除了上面幾個隔空實現親密關係的故事之外，手機也能形成真實的照顧與關愛行為。有些人擔心，通訊科技的發展可能會壓縮人們面對面相處的機會，但事實上，手機有時反而製造了情侶們實際相處的情境。當情侶彼此的物理距離近時，我們對以下這些經驗一定不陌生：問對方要不要一起參與臨時起意的行程、幫忙買東西、忘了帶錢包趕緊求助…。這些小事看似微不足道，但生活不就是由無數瑣瑣碎碎的事務累積而成？大量的「微協調」促成了實質的陪伴，而我們在上一節討論的「情感勞動」也能更有效的實行：

俊鴻：她有一點點精神狀況，不嚴重，她會莫名其妙就很挫折，大哭。

我不知道這什麼心理症狀，跟我在一起後有比較穩定。

我：所以她很挫折會直接去你系館找你？

俊鴻：對對，就直接打電話找我出現，或去我那邊。

俊鴻很清楚地告訴我，他與女友交往時最常做的事就是「陪伴」，他認為女生總希望尋求「一起生活」的感覺。Christensen（2009）認為在高度流動的現代社會裡，一天當中的大部分時間皆分散各地的家庭成員，得以透過手機所創造的間接互動（mediated interaction）來執行親職、聯繫感情，達成當今社會對「好

家庭」的期望。從同樣的觀點出發，手機不也幫助（增加？）了我們執行愛情中的責任與關愛，努力當一個稱職的「好男／女朋友」。瑋婷大學四年與男友都在學校附近租屋，她說男友總是想要接送她，即使她認為自己其實可以一個人通勤：

瑋婷：因為都很近，他可能出來五分鐘、十分鐘而已，可是常要跑來跑去，我可能去學校一下、沒課回家、晚上可能又去一下社團，所以我就覺得他都是載著我跑來跑去。他也沒有跟我說過「不想」，我也會跟他說我自己去，但他都覺得我很可憐，可能心裡出現一個小女生默默走路的畫面，所以他都會接。有時候我都很不好意思說「今天晚上我要去哪裡」之類的，他就要來接我。我覺得他最常做的工作就是接送我。

當物理距離尚近時，瑋婷的男友就算陷入低潮、不斷向瑋婷抱怨，也能很快地透過接送等實際作為「做好」他身為男友的角色。可是正如我們在前一節提到的，當他們分居兩地、見面不易，實際的關愛與照顧趨近於零，情感勞動的重擔也就顯露了出來。

總而言之，手機不只讓分離的兩人能夠隔空介入對方的生活，它也增加了照顧與關愛的實體行動，而這些都是先前的通訊科技無法達成的效果。手機提供的遠距與實質「陪伴」，讓不住在一起的情侶們也能「共同生活」。而「陪伴」或「共同生活」的感覺如此重要，因此芯仔最後面對屢次無法與男友取得聯繫的狀況，才有彼此「真的不是在一個圈裡了」的感慨（見上一章）。當疏離感越來越重，兩人最終還是分手了。

愛情中的「陪伴」角色越來越重要，可惜的是，所謂「共同生活」不是只有好的一面，它也可能形成更無所遁逃的監控。小娟說她跟第二任男友並不會用簡訊或電話閒聊或談情說愛，因為他們住得不遠，男友經常趁地利之便打電話指使小娟，因此他們的對話經常是：「妳等一下來找我」、「等一下經過吉野家的時候買一下什麼」、「妳去我家幫我拿那個什麼幫我送來學校」...等要求小娟做事的內容。除此之外，男友更要求小娟事事要先跟他報備，必須經過他的同意才能去做。手機成了遙控器與韁繩，使小娟幾乎逃不出男友的手掌心：

小娟：那個時候，連我妹跟我說要一起去染頭髮還是剪頭髮.....，她已經準備要走了，我說「妳等一下，我打電話問一下」。我妹快要翻桌(台)：「到底要問什麼東西?!頭髮是妳的!」可是我要先打電話給他，如果

沒有講，或是我打去，「恩？什麼？染頭髮？不准！」或是幹嘛，我就不能去。就是打電話大概就是講這種，就是需要決定的事情，才會打。

小娟：如果我去聚會，他可能就是，吃到幾點，他就「好，4點是不是？」他就是會開車來，直接把我載走，或是時間到，他就說「妳不是說幾點嗎？怎麼還在怎樣怎樣？」我朋友都說他的外號是「典獄長」，「妳終於出獄了」，我分手的時候他們都這樣講。

小娟說她那陣子很不喜歡把手機帶在身上，好像身上被裝了無線電。但從她的例子我們也可以看到，手機作為一個無意志的物品，它的意義端視其所身處的社會關係而決定：在一些親密關係中，手機是能夠即時表示照顧與關愛的輔助；但在另一些親密關係裡，手機卻可能是達成更嚴密的監控的幫兇。從另一方面來說，手機雖然使情侶們能夠即時共同協商與彼此相關的生活事物，但它也同時擴增了共同協商的範圍，縮減「自己決定」的正當性。以前因為技術不允許而必須（能夠）自己決定的事情，現在或許也都因為能夠輕易聯繫而被納入「應該共同決定」的領域。難怪對小娟來說，男友不接電話不但不會引起「無法控制」的焦慮感，反而讓她倍感輕鬆，因為對平日總是「被控制」的她來說，「不聯繫」正是一個可以讓她「自己決定」又不會讓對方說嘴的絕佳理由：「是你接不到的喲，我可以自己決定」。

總而言之，親密關係現在無所不在，成了名符其實的「頂袋關係」(top-pocket relationship)⁹ (Bauman, 2007) ——把手機放在口袋，就如同把親密關係放在口袋，需要時就能隨時掏出來。即使高度流動的社會使情侶們經常身處兩地，手機還是讓情侶們得以「共同生活」：即使對方不在身邊，情侶之間的生活也不再是兩條平行線，手機創造了許多相互交織的時刻。以往要同居在一起的情侶或夫妻才有辦法達成的照顧、關愛、協商、協調...現在可能有辦法做到了，相對的，我們對對方「應該要做到某事」的要求可能也隨之提高，「共同生活」的範圍增加，愛情自然也就越發不只是動動嘴巴「談情說愛」。

⁹ Bauman 原本用這個詞來形容現代親密關係是：快速、即用即丟，什麼都不用做，就可以享受它。

生活形態相互影響

不論是爲了分享抒發情緒、尋求或表達照顧與關愛還是單純的問候，每一次的聯繫都意味著一次「脫域」(disembedding)：透過手機，我們的日常生活不再只受到「在場」的事物影響，那些遠離此地的「不在場」的因素（如親密關係）也同樣能發揮作用（Giddens, 2000）。也就是說，情侶們相互聯繫時，一方的狀態就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另一方的狀態，以往通訊情境因爲通訊科技固著於某地而相對穩定（如：家中、辦公室），但現在可能遭遇到的情境可多了，吃飯、上班上課、走路、搭車、逛街、上廁所、開會、圖書館、跟朋友閒聊...都可能成爲手機聯繫的時空脈絡，而這些脈絡都會透過手機成爲你們此次聯繫的一部份，進而成爲親密關係的一部份。心慈的男友跟我們之前提到的芯仔一樣，習慣在下班後打電話給另一半聊聊天，但與芯仔不同的是，心慈的男友是以機車作爲代步工具，而騎車的環境卻不是個適合通話的環境：

心慈：我比較不喜歡的是他下班的時候打給我，因為那時候他在騎車，我覺得很吵，有風聲我就會聽不清楚，我覺得那時候是有點煩的。反正有什麼事回家再講，或者是我們現在已經住在一起啦，有什麼事見面再講就好。可是他很習慣下班的時候打給我，幾乎每天都會。.....其實我有試著跟他說，我不喜歡這個時候講，我覺得他好像有一點受傷...，就是他覺得他想跟我講，可是我不想跟他講，所以我就都不會拒絕他。

正如煜展的形容，透過手機的聯繫「是一個很即時的「他正在做什麼事情」，而不是好像...10點之後我們再 refresh 說「我今天做了什麼」。他是一個活生生的時間切面」，而這些活生生的生活切面也就同時透過手機與另一方發生關連。下班時與心慈講電話可能是男友轉換心情的方式，心慈也能理解男友想講電話的心情，但男友的生活方式（騎車）所形成的通訊脈絡也不可避免地發揮了影響力。

在不容易取得聯繫的通訊環境下，情侶們受制於日常生活作息，能夠相互聯繫的時刻有限，可能都是在已結束整日行程的晚間，才能空出一段時間跟對方講講電話。若每一次聯繫就是一次「發生關係」，當情侶的生活只在晚間「發生關係」時，事實上，對方一整天的其他時候到底過得怎樣都與另一個人無關，各過各的生活，不會彼此發生影響。且晚上是個相對穩定的時刻，不像白日可能會遭

遇大大小小的事件與情境，聯繫受到各式時空脈絡影響的機會也就少了許多。但是現在，透過高頻率、多元的聯繫時間，情侶們各自的生活形態能夠隨時透過手機對親密關係發揮影響。因此，若將鏡頭從心慈的故事拉遠來看，我們還可以發現許許多多相似的例子，這是手機時代下的愛情所特有的狀況：情侶們各自的生活形態、工作型態對這段關係發揮的影響有著從來不曾有的重要性。昕潔對於手機無時不刻的「脫域」特性想必感觸良多，許多年前，她與初戀男友都剛上大學，但他們所經歷的卻是完全不同的校園生活，這個差異透過手機形成了強烈對比：

昕潔：剛上大學時覺得壓力有點大，比我想像的大，因為想像的大學生活應該是一直出去玩，因為一年級時我系上的必修還滿多的，所以沒有什麼玩的時間。班上可能只有三個男生之類，所以也不會做什麼夜衝的活動，都是女生，而且因為可能大部分同學都是公務員家庭，所以都很乖，可能4點下課就會說「我要回去複習」之類的，這是真的，反正就是跟我想像的大學生活差很多，還滿不習慣的，所以常常就是會一下課或一有空的時候就打電話問他在幹嘛，可是因為他的生活很多采多姿，可能不同的風格吧，他就是忙於認識新朋友，迎新阿、之夜¹⁰...之類的沒的，反正就是很高興就對了啦，跟我的是一個對照。.....我每次打給他都是想要講說「為什麼我同學又要去複習？我覺得好煩，每個同學都那麼認真」可是他就會用很 high 的語氣跟你講說「ㄟ～等一下再打給你，我現在在忙！」然後後來我就有點不爽（台），不爽之後我就會更常想要打電話，就是尋求一些...鼓勵跟安慰，可是他就是忽略了他可以安慰我的第一時間，所以到後來，我就會開始有點無理取鬧.....

當然昕潔的男友沒能即時察覺她心情的變化也是個癥結點，但讓我們做一個反事實的思考：假如沒有了手機，昕潔是不是就沒有那麼多機會，可以在想通話且能通話的時刻「發現」男友與自己在生活型態上強烈的對比？假如今天兩人生活的分享是在男友從興奮的情緒或昕潔從低迷的氛圍跳脫出來後，以回顧的方式呈現，是不是比較能夠緩和「當下」所帶來的強烈衝擊？我認為，這邊的問題不在於男友「能不能」或「想不想」承擔昕潔的情緒重量，而是他不自覺地感染了當下的興奮情境，並透過手機毫無保留地直接傳遞過去，重重地打在昕潔身上。

¹⁰ 「夜衝」指的是半夜衝去山上、海邊...等地方玩樂；「迎新」是指為歡迎新生所辦的活動；「之夜」則是「XX（系名）之夜」的簡稱，許多系都有一年辦一場表演，邀請家長、朋友來觀賞的傳統。

手機的「脫域」特性成功地影響了親密關係，透過時空的重組與交疊，不僅赤裸地對比出彼此的差異，還讓原本的心靈寄託成爲了雪上加霜的幫兇。

除了日常生活當下的情境透過手機直接傳達給對方之外，情侶們生活模式如：作息（幾點起床、用餐、睡覺...）、工作形式（固定時間上下班、接 case、學生、排班...）...等比以往也更具影響力。可君剛上大學時交了一個已經在工作的男友，她說：「晚上他回到家，他就要打給我，可是晚上不是大學生玩樂的時間嗎？他會要求「為什麼你不能接？」」必須早起上班的人比較不會在晚上安排活動，但對於一個大學生來說，晚上的各式活動可能是一天的重頭戲，此時，兩人生活模式上的差異便引發了衝突。再加上男友的強勢，可君總必須先將朋友丟下先與男友通話，除了必須忍受男友的冷言冷語（「又在玩？」），也對尚未穩固的友誼產生了負面影響。可君的大一新鮮時光就這樣被男友給綁住了。

煜展也爲了生活模式與手機聯繫的無法配合所煩惱。他的工作沒有排定的上下班時間，且工作內容必須長時間、大量地思考與寫作，因此他非常不喜歡工作到一半被打斷。若女友不巧在他工作時打來，經常會惹得兩人都不開心——煜展覺得被打擾；女友則抱怨他總是「不想跟她講電話」：

煜展：我的工作型態就是，我一做下去就是沒完沒了了，要一直思考一直寫，.....我不想被打斷，我不想中間講一些其他什麼話，.....所以我工作到一半你臨時打電話過來，我就覺得很吵說「妳不要煩」，可是這種重話我又講不出來。我就跟她說「我在忙」她就說「每次你都在忙」。

我：如果她這時是傳簡訊給你會比較好嗎？

煜展：會阿，傳簡訊的話我會回她阿。

我：可是也是要停下來阿？

煜展：那沒關係，就是你不要讓我要講話，講話要分心神，那看簡訊我可待會再回、一個段落之後再回。因為簡訊基本上你可以回比較短，可是講話一講就要十分鐘、十五分鐘。如果我要快點掛掉，她又不高興。

雖然簡訊或許是個可以解決衝突的的出路，但正如我們先前對媒介形式的討論，比起口語，文字溝通依然難以達成女友情緒上的滿足。無論如何，正是由於煜展的工作形式缺乏可預期性，沒辦法事先知道什麼才是「適合打電話」的時間，才會引發後面的爭執。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對以手機作爲主要聯繫工

具的情侶們來說，各自的生活形態、工作型態對此段關係有著前所未有的影響力，我們必須互相知道對方作息才不會打擾或被打擾。怡安的男友雖然跟她在同個學校唸書，但他固定一週要回家鄉工作兩、三天，在男友回家鄉的這段時刻，怡安與男友幾乎是呈現「失聯」的狀態。她說，如果打電話給男友，其實是可以聯絡得上的，但是：

怡安：因為也才剛在一起，所以我會不知道他的作息，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其實他晚上也有事情，他有在學校兼課，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現在這個時間在幹嘛？下課沒？

手機創造了容易通訊的情境，於是問題從「怎樣才能取得聯繫」轉為「何時才是聯繫的恰當時機」。正因為兩人具有「隨時」與對方聯繫的可能性，情侶們更需要配合雙方的生活形態協調出適合彼此的通訊模式，否則易成為爭吵的來源。



自己的空間

情侶們能夠透過手機給予情感上的慰藉、表達照顧與關愛並即時共同協商，但從上面幾段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當情侶們選擇以手機作為主要通訊工具時，手機除了能夠即時傳遞他們想要讓對方知道的「訊息本身」之外，也不可避免地使情侶們的日常生活（情緒、行動、決定、生活型態...等）相互交織在一塊兒。因此，生活的高度連動還意味著我們比以往更需要懂得如何拿捏彼此的距離，否則過多的情緒、過於介入對方的行為與決定，或是無法與雙方的生活型態達成協調，手機反而可能成為傷害彼此愛情的凶器。

本章開頭我們說過，手機是一個如此與情感相關的科技，因此有些人擔心，持續不斷地處於聯繫狀態會使情侶們無法跳脫出彼此創造出來的情緒狀態，因而無法冷靜地認真思考彼此的關係。同時經歷過無手機與有手機時代的嘉倩說她曾經思考過通訊科技對愛情帶來的變化，她認為能即時聯絡很好，但即時聯絡卻很容易讓情侶「沈浸在那個氛圍裡，一直脫不出來，你沒有辦法沈澱下來、認真去看這個人或你跟他種種事情.....」。容易通訊的環境大幅拉近情侶相互聯繫的潛在距離，聯繫如潮水一波波襲來，「永恆聯繫」讓我們有大量時間相處，相對地，

卻也壓縮了能夠向後退一步、後設思考的空間。我們可以從昕潔發生的一段故事來對比出手機的「拉力」。當時，昕潔終於因為無法忍受與男友在電話中的沈默決定提出分手，她在 MSN 上向男友表示這個想法後就馬上離線了，隨後男友傳簡訊給她，希望她能多做一些解釋。但昕潔卻沒有用她平時最習慣使用的通訊工具——手機，反而大費周章地去路邊找了公共電話撥給男友：

昕潔：我記得很清楚，那一天很奇怪，因為明明有手機喲，可是我走很遠很遠很遠的路去找了一個公共電話打。在路上就自以為是詩人，邊走邊想，想說「我要結束這段感情嗎？」然後就一邊走一邊想。……就開始投幣，就想說「我大概願意跟他講多久？」先投了五十塊，打他手機。……不然講太久的話又會沈默，我想把事情講清楚就好，就投一個五十塊（笑）。……我就問他想要講什麼，他就說「我不知道講什麼」，我就說「see！我就告訴你我們之間已經沒有什麼話可以講了」，然後就跟他說電話的錢已經快用完了……

我們不難看到，「想要聯繫」與「實際取得聯繫」之間的時間差使我們被迫停頓下來，因此也就獲得了暫時跳脫出來、冷靜思考的機會。另一方面，通訊費的計算方式也制約了通話時間，公共電話扣款的「喀喀」聲讓你能夠明確地意識到金錢的流失，或者也可以像昕潔一樣劃定出預算，讓經濟限制促使你掛斷電話，傳遞完「訊息」就好，長話短說。所以對「只想把事情說清楚就好」的昕潔來說，在講完該講的話之後，電話錢也剛好用盡，一切「perfect」。但手機聯繫不一樣，台灣常用的月租費形式很容易讓我們不知不覺短話長說：缺乏金錢流失的現實感，並且沒有強制斷話的機制，也難怪手機使通話跳脫「傳遞訊息」的功能，讓許多非功能性的「輕連結」得以出現。手機去除了許多通訊阻礙，大大壓縮了情侶之間的距離。筱芄對此有深刻的親身經驗，在回應「亞太分手機」¹¹的傳言時，筱芄說：亞太並不會讓情侶的爭吵增加，但它是「讓你們的吵架更筋疲力盡的一種方式」：

筱芄：沒有亞太的時候就會覺得，那我現在自己一個人想一想到底發生什麼事情，我就會冷靜下來。可是我是一個沒有辦法冷靜的人，亞太就剛好給你一個（機會）...，你身邊有手機你就可以連絡到他，又不用錢，

¹¹ 網路上有傳言說：情侶只要辦了亞太，最後都會分手。這個說法在訪談中出現不止一次，甚至也有人把這項「預言」納為是否辦亞太的考量之一。

你就會打電話罵他。再加上我第一個（男友）就是非常激動的人，我們就很常利用亞太去爭執不休，但是還是在原地打轉。可能你以前就算真的用家裡電話講，你可能也是有限度，比如說從 10 點講到 11 點，你就會想說，好我要睡覺了，就是差不多了。可是亞太就是會讓你講講講，講到 1 點，講到 2 點，就是你不是讓你腦袋控制說你要停了，它是讓你的身體控制說：「我好累」，你躺在床上眼睛都已經要閉起來了：「那我們先不要講了」。……我覺得那個痛苦大概就是在晚上，畢竟你有睡覺，早上起來的時候你會冷靜一下。

在解除了經濟上的限制後，諸如亞太、威寶一類網內戶打免費的手機，照理來說應該最接近人類「永恆聯繫」的目標，但就像嘉倩的觀察，它反而可能使情侶們「沈浸在那個氛圍裡，一直脫不出來」。事隔多年後，筱芃現在回想起來，發現與第一任男友的半夜爭執並沒有讓事情更快獲得解決，她認為沒有亞太反而能讓冷靜期提早，才不會「花那個時間跟精神去做那件，沒有意義的講話」，雖然「當下你不會覺得沒有意義，你會覺得你們在溝通」。筱芃與現任男友也有使用網內戶打免費的方案，但他們因為男友工作型態的關係，沒辦法隨時取得聯絡（第一任男友跟筱芃一樣都是學生）。雖然通訊上的限制變多了，但筱芃說她比較喜歡現在這樣的狀況：

筱芃：因為他要工作的關係，變成他打電話給我的時間是有限制的，……所以我們就比較常在傳簡訊，取代講電話的時間，晚上的時候。而且我們變成說，雖然你有情侶手機，但是你不會隨時隨地都找得到他，可是你們也是可以講很久，如果有那個時間可以講那麼久，還是不用錢。但是這對我來說是好事，就是...以前好像是你要用腦子來控制你要怎麼去打那個電話，你要怎麼去控制你使用電話佔用你做正事的時間，可是現在因為他工作的關係，所以他有點像是控制了我，就是取代了我的腦子來決定事情。……我覺得我比較喜歡這樣，不要隨時隨地都講電話。

容易取得聯繫的環境就像在兩人身上綁著一條隱形的繩子，你可以時不時地輕輕拉動它，確認彼此仍然相連，但持續地用力拉扯卻可能讓人寸步難行。雖然不是一定會與對方的生活密切連結，但手機卻大幅增加了這樣的可能性，當對方過度地關切自己的生活，或總是影響到自己的生活步驟時，「永恆聯繫」便成爲了一種壓力。筱芃的故事告訴我們，情侶維持彼此之間的距離還是重要的，而經

濟或工作等外在限制在此反而扮演了緩衝墊的角色，不會像與第一任男友交往時一樣，在既無經濟限制也無強制工作時間的情況下，不知不覺讓彼此耗費太多精力與時間在對方身上。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在手機消除了許多聯繫的外在限制後，「自己的空間」越來越成爲一個需要自己去爭取、捍衛的地方了。在上一部份我們提到，煜展對於女友在他工作時打電話來感到非常苦惱，煜展說她後來找到了一些能夠暫時取得平衡的方法：把女友帶在身邊一起工作，這樣女友就不會打電話來了；或者「先發制人」，在短暫的空閒時間先打電話過去，讓女友沒辦法指責她「都不打給我」，因而必須講久一點：

煜展：我不希望她打電話過來一直吵我說「都沒打電話、都沒打電話給我」那很煩哪，所以我就會先打電話給她，講個五分鐘十分鐘，然後「我現在要上高速公路了，那晚上再打給你」至少……，因為我是主動打給你，所以我可以…跟她講說「那我現在沒空，我晚上忙完再打給你」不要說我沒打給她然後她打給我，她就有那個…立場，指責我說我都没打給她所以我要打得久一點。

手機讓你可以隨時與對方取得聯繫，同樣的，對方也可以隨時打給你，但你卻無法預知他何時會打電話來，也就是說，你必須爲了接這通突如其來的電話而被迫改變自己既有的狀態。正是因爲對自己在什麼時間做什麼事失去了控制感，以及因爲未盡聯繫責任而喪失議價（聯繫長度）能力，才讓煜展倍感困擾。而我認爲，不論是把女友帶在身邊一起工作或是「先發制人」，其實都是爲了把原本不在自己掌握範圍內的聯繫時間與聯繫長度轉化爲可控制的一部份。

我想，這也就是爲什麼雖然手機賦予我們能夠隨性打電話的能力，但許多情侶們仍然會發展出「固定的通話時間」：我們還是需要適時地將親密關係與日常生活區隔開來，否則就像是打著愛情旗幟的「工作」，透過手機滲透「私人生活」，令人終日必須爲愛勞動（雖然比較令人心甘情願啦）。煜展跟女友其實也有固定的晚間通話時間，但是「固定」經常讓人聯想到「例行公事」：

煜展：每天晚上講一下，她會覺得這樣子不夠，她會覺得這樣子好像 routine。雖然變成說她規定中午那一次，但是事實上她會希望，除了晚上那一次好像是…一般男女朋友會在睡前講電話之外，我其實是主動…想到她。雖然說這也是個規定之下的結果啦，但…大概是這個意思。

煜展的女友總覺得煜展對她不夠熱情，才會希望可以從「聯繫」裡尋求他還「在乎」她的證明；但對把工作視為目前生活重心的煜展來說，卻不斷地想要劃分出屬於自己的空間，而他們對聯繫時機、聯繫頻率與長度的相互拉扯與討價還價，便是對找出彼此連結與疏離的平衡狀態所做出的一種嘗試。

二、 全方面揭露

上一章我們說明了，透過分享情緒、介入對方生活，以及生活型態不可避免地相互影響，手機讓情侶們的日常生活軌跡像麻花般相互交織，因此也比以往獲得更多知曉對方的機會。但現代情侶們能夠相互揭露的部分還不只這些，本節我們要討論的是：透過觀看手機以及手機創造的各種情境，我們比起以往擁有更多的機會能夠瞭解對方的全面生活樣貌。

親密關係與其他社交圈的交會點

手機不是專屬於親密關係的聯繫工具，我們現在也幾乎全透過手機與其他朋友聯絡。因此，手機不論是作為一個小型的個人資料庫，還是作為連結人群的中介，都創造了親密關係與其他社交圈的交會點：我們可以透過手機，看到另一半與其他朋友的聯繫紀錄，也經常經歷兩人相處時其他朋友打電話來（或是朋友聚會時，另一半打來）的情境。而這個交會，正是除了不聯繫之外，手機最容易引發情侶爭執的地方。

首先，從來沒有一項通訊科技能夠像手機一樣鉅細靡遺地記錄一個人的社交生活軌跡：幾點幾分、打給誰或誰打來、打了幾通、有沒有接到、有沒有回電、講了多久電話、誰傳簡訊來或傳簡訊給誰、有沒有回、內容為何...。手機成為我們社交生活的小小縮影，個人資料的儲藏庫（Ling, 2008）。昕潔說她有時會拿男友的手機把玩，看看他最近都是在跟誰聯絡：

我：看的時候你都會問他是誰打的？那時候發生什麼事？

昕潔：會耶，我就說「最近什麼老師也太常打給你，是要幹什麼？」.....

就是他的手機，他的來電跟他的簡訊，好像看到他的生活是長什麼樣子的感覺。

透過觀看手機內的資訊，不常與男友見面的昕潔也能藉由詢問當時的狀況描繪出男友生活的圖像。但知道對方生活圖像之後的感想並不總是如此平和、溫馨。許多受訪者表示，看對方手機的情境最常發生在兩人一起吃飯、唸書、閒聊的時候。一開始可能只是出自無聊拿來把玩，但不玩還好，一玩可能玩出火來。心慈就曾經在第二任男友上廁所時拿他的手機看，一看才發現男友的社交生活如此「精彩」，經常跟許多女生去唱歌、去夜店玩樂。從此之後，心慈開始處心積慮地想要察看男友的手機，從中挖掘秘密：

心慈：那時候可能是他去洗手間時我偷看的，我只是想要把玩，沒有想到會看到這些。然後我知道他的不忠誠都是很意外的，我都沒有想過會發現的時候發現的。有了這樣的經驗之後，我就每一次都想看。

心慈想要挖掘的是怎樣的秘密？看手機到底都在看什麼？手機裡的哪些東西是情人所介意的？或者說，當我們認為揭露是建立信任的途徑之一時，從揭露對方的社交生活中，情侶們能建立起的是怎麼樣的信任？尤漪薇（2006）在研究遠距戀愛中的信任時，整理了 Luhmann、Giddens 與 Simmel 等人對信任的理解，他們認為信任是幫助我們跨越未知的橋：全然的已知是踏實的土地，我們確知該如何行走其上，若我們將未知比喻為深谷，則信任是讓我們即使意識到自己將行經深谷時，卻還能暫時忽略深谷的存在而繼續採取行動的橋。但信任並非憑空而來，在無憑據的情況下投注的信任是宗教式的信念（faith），以有限的資訊作為橋墩，我們才有辦法搭起信任之橋。我認為觀看對方手機裡的資訊，是情侶們試圖藉由獲得有限資訊，以跨越不共同在場時所產生的未知的一種嘗試。但是，所謂的「信任」涉及的範圍很廣：信任這段關係是會持續的、信任對方會包容你的缺點、信任對方的良善、相信對方是信任自己的...。但我們希望透過手機建立起的信任是狹隘的：信任對方沒有移情別戀，信任對方的忠誠。對這種信任的需求建立在專偶制之上。此點我們可以從小琳察看男友手機的「策略」裡清楚地看出。小琳的男友有不良前科，他曾經被小琳發現在兩人交往後還與其他女生曖昧：

小琳：這個（男友）我會看超仔細。重點是他有兩支號碼，他有 PHS 跟中華，所以他有兩個收件匣、兩個寄件匣、兩個草稿匣、兩個寄件備

份，然後一些通訊錄，通訊錄太多了我就懶得看，我會看通聯記錄，重點是，我看也不是看是誰，我看的是時間，看晚上那些時間打去的，就會看他是誰，主要是想說可能會講多久，比方說 12:30 的會講多久，然後就會翻回去收件匣，有這個女生，只要是女生的就會特別看一下，然後看到，ㄟ，特別多，當然要看一下內容，然後再回去 refers to 寄件匣他打了什麼。.....因為他基本上有些名字，他是打「系」，然後我就會看只有名字的。如果我已經知道是誰的人，我覺得就不太重要的人，我就會跳過、跳過。只看女生的、只看特別的、只看很多的。

由於時間有限，小琳「只看女生的、只看特別的、只看很多的」：身為異性戀，出現在男友手機裡的同性資訊幾乎可以直接跳過，只需要花費心力在女生身上即可；不是「正常管道」認識的當然要特別注意一下（沒寫出「系名」，代表不是在學校認識的）；晚上通常不會有什麼正事需要聯絡，所以出現在晚上的電話相當可疑，尤其通話時間可能又代表了兩人的熟識度；頻繁聯繫的就更不用說了。此外，除了收件匣需要注意，儲存男友傳出的簡訊的寄件匣更是重點，這點不只小琳知道，心慈也相當瞭解：

心慈：我也會看他傳給誰，然後傳什麼。因為我覺得如果是收件匣，他還可以說是那個女生自己主動，可是如果他有所回應的話，那就不完全是別人的問題了，所以我也會看他傳什麼給別人。

一個巴掌拍不響，有人喜歡自己的親密愛人沒什麼大不了，最令人擔心的還是自己的另一半也有所心動，因此只看收件匣是找錯了方向，寄件匣裡的東西才是「罪證確鑿」。此外，簡訊經常名列「手機必查項目」的第一名，這不僅是因為通訊記錄、電話簿...只能看到表面，永遠不若簡訊提供的內容豐富，也因為熟悉愛情遊戲的人們深知通訊媒介的選擇與情愫發展階段之間的關係：

小娟：相片我不會看。電話簿的話，會瀏覽一下，可是電話簿不太會改阿。ㄟ，我沒有想過電話簿會不會增加這回事，但是有稍微按過一次，就覺得沒什麼好看，所以每次進去我先看訊息，因為我覺得曖昧通常都是從訊息開始，電話可能還不太會。

當自由戀愛與專偶制結合，有什麼會比擁有自由的伴侶更容易讓人焦慮呢？因為這意味著對方有自由不愛你，或是有自由去愛別人，且愛別人與愛自己是不

能並存的。這麼一來，對方與什麼人去了哪裡、做了哪些事、說了哪些話、互動狀況如何...都成為需要時時關注的重點，各種避免焦慮的行為如此深植於親密關係之中（Kipnis, 2010），於是「察看手機」也只是存在專偶制下的親密關係中消解焦慮的行為之一罷了。也就是說，察看對方交友資訊並非手機時代所特有，只是作為通訊資料庫的手機成為了一個顯著且易取得的目標，讓這類衝突更加顯現出來。在以往，要知道另一半的通訊記錄必須調對方家裡的室內電話明細，光憑這點就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就算拿到了，也無法知道哪些是另一半的通訊記錄，通話對象更是不明確。現在，要從 MSN、Facebook、e-mail 信箱看到這些資訊方便得多，但也必需拿到密碼，或使用對方的電腦才有可能，而且這些並不是最日常生活的通訊科技，無法細究對方的一舉一動。它們仍然不比手機，其清楚方便的記錄功能與隨身性，讓情侶擁有許多能夠趁機「查詢」對方社交資料的機會。但事實上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像心慈一樣，「順利」在對方不注意時看到手機內容，經常發生的另外一種情況是：上演「想看與不給看的攻防戰」。

承勳：她說要看時，我說「為什麼？」她說「我是你女朋友，為什麼我不能看？」我在第一次她要看時我就跟他講說「ㄟ？基本上這是我的隱私吧？」她就立刻翻臉說「男女朋友哪有在那邊隱私不隱私的？我身體你還不是都看光了？有什麼好隱私的？」我說「這是屬於我自己的吧？你的手機我也從來沒看過」她說「你不看是你的事情阿！不管，我就是要看！」所以就很無奈。

Kipnis（2010）諷刺地說，隱私領域萎縮是當代親密關係不可避免的狀況，因為根據關係信條，伴侶有權知道彼此的一切：有所保留或擁有秘密是兩人關係有問題的警訊，沒有任何部分免於公開。也難怪承勳的女友理直氣壯，而承勳雖然無奈卻無法反駁。手機剛好為「公開社交生活」搭了便利的舞台，又更助長了揭露所能觸及的範圍。事實上，情侶們對於手機的揭露針對的是「專偶制意義下的信任」心知肚明，因此「要求觀看手機」才會引起這麼大的衝突。昕潔說她男友在有所疑慮的時候（例如她跟一群人出去，裡面包含之前喜歡過她的人）會跟她要手機來看，她知道男友的顧慮（因為她也會這樣做），但是假如她覺得明明沒有什麼好懷疑，還是會不願意輕易就範：

昕潔：有時候其實無鬼的情況下，我還是會說不要，我會說「為什麼我的手機要給你檢查？」.....通常我都還是會妥協給他看，但是我會不是

很高興。……我就覺得看沒有關係，可是為什麼你要看？這才是重點阿。

對想看的一方來說，揭露是信任的來源之一，但是在看手機這件事上，情侶們都清楚知道「要求揭露」本身意味著已經存在著「不信任」——你是不是因為懷疑我偷吃，所以才想看我的手機？對於被要求公開手機的一方來說，「偷吃」在專偶制之下是莫大的指控，誰也不願承擔，也因此昕潔才會不高興。但是反抗揭露自己手機的下場經常是得到「你是不是心裡有鬼所以才不給我看？」的大絕招，爲了證明自己的清白，最後通常只能妥協。

Giddens (2002, 2005) 告訴我們，在純粹關係裡，除了「關係」本身之外，已不存在任何能夠促成並維繫關係的外在條件與力量，我們只能藉由「信任」尋找維繫關係的可能性。我們必須預設彼此「信任」才能使關係維持下去，這裡的信任包含對伴侶忠誠的信任，但正如 Kipnis (2010) 所認爲的，在自由戀愛與專偶制結合的社會中，「不信任」對方的忠誠才是常態（因此才會爲對方的自由而焦慮），只是沒人願意承認自己預設不信任，也不願面接受對方不信任自己所具有的合理性。因此，只要自由戀愛與專偶制結合，伴侶的忠誠攻防戰就沒有完全停止的一天——從查信件、查行蹤、到對方家樓下堵人、在衣服上發現口紅...，到查手機、MSN 記錄、e-mail、Facebook——手機只是戰場之一罷了。小琳說她本來都不會看男友的手機，男友也不讓她看，認爲那是他的隱私。但自從劈腿被抓到後，男友只好退守，以公開手機內容換取小琳的信任，而小琳也應此更加確定，之前不讓她看手機，絕對是「有鬼」：

小琳：他之前是完全不准我碰他的手機，完完全全，根本不會給我看到他手機。後來直到發生那件事（男友與其他女生曖昧被發現），我就跟他說「你到底要我怎麼相信你？」他就說「我以後什麼都給你看阿」我想說，一定是因為以前都有什麼事情，不讓我看。

經過劈腿事件後，小琳雖然獲得了看男友手機的「正當性」，但是她還是只會等男友不注意時找時間偷看，因爲「直接跟他說「你現在手機借我看」他應該會覺得很奇怪吧，爲什麼都不相信他阿。我也不喜歡做得那麼刻意」。想看但又假裝不在意，正是因爲「不信任」被認爲是個不應該搬上台面公開表態的敏感議題。小娟認爲她如果直接跟男友要求要看手機，他應該會答應，但是她還是希望自己在男友面前是「信任」對方忠誠的形象：

小娟：現在這個應該會很自然「你看阿」。只是，就是可能自己的面子的關係吧，我不喜歡讓人家覺得我的形象是說：我會看。可是其實我會看，而且我會想要看。……我們可能聊到什麼男女的話題，他說「我就不會想要去查手機」他說「幹嘛這樣（查手機）？」。所以我想要營造出來的形象也是：我不會去查他的手機。在朋友面前什麼的我也都這樣講。

除了維持「信任」形象以外，「偷看」還可以避免打草驚蛇。小娟說她就算查到了什麼可疑的東西，也不會當面質問男友，只會放在心底，並藉此觀察男友願意向她透露多少事。在這樣的情況下，公開想看手機的念頭反而會讓對方有戒心，無法從中看出事實的「真相」。在以自由戀愛為基礎的專偶制下，對伴侶忠誠度的「不信任」是不能說的秘密、不願面對的真相。因為當信任成為凝聚純粹關係的唯一憑藉，對伴侶表達出任何不信任便可能動搖這個兩人團體的根基。因此昕潔說，當發生與男友的前女友相關的事，或是意識到男友的家人都比較喜歡他前女友時，她都會想要看男友的手機，希望能透過揭露再建立起信任。只是，在交往的前三年，她都沒有提出這樣的要求：

昕潔：前三年你會覺得，看別人的手機是件很奇怪的事。既使那時候有什麼前女友的事情，可是還是不會...，我個人還是覺得，如果說到「手機拿來我檢查」這實在是太傷感情了。我覺得那是一個還滿後面的一個底線，會讓我覺得如果你想要保有這個感情的話.....，關係可能在，可能就會變得不一樣，就是不要說出這樣子的話。.....跟前男友的感情還沒有到我會拿他的手機來看，.....至少我要把他當「自己人」的時候，在那之前都會覺得不好意思。可能就是覺得說「要看手機」，我會預設對方好像會覺得說「妳覺得妳是誰阿？看我手機？」因為我真的覺得手機的那個 space 就是很個人...

首先，要讓一段關係經得起表達「不信任」所造成的傷害，它必須要有相當深厚的基礎，因此昕潔才不願意在交往兩人的關係還不是那麼穩定時，做出想要看手機的要求。此外，情侶們也知道手機內容屬於個人隱私的一部份，因此，在自認與前男友的感情讓她能夠把他當「自己人」前，昕潔都不認為自己有要求對方揭露的正當性。

看與不給看的攻防戰引發情侶許多衝突，但讓對方如願以償地察看手機並不能避免戰爭的爆發。承勳說他與女友明明就是用同一款手機，但每天晚上回家，女友都還是會跟他說「我要玩你手機遊戲～你的比較好玩」，但承勳把手機交出去只換來更長的惡夢：

承勳：有時候撥不出去，它顯示 0 分 0 秒，有時候是你撥出去但對方沒接，它也是顯示 0 分 0 秒。她就會問「你為什麼打這麼多次？人家不接就不接，你幹嘛一直打？」……可能現在 9 點、10 點多吵完，安撫了，我去睡覺了。凌晨 1 點又把你叫起來「ㄟ...你以後不要一直打電話給那個誰誰誰好不好？」、「好～我不打～」、「那你今天打電話給她幹嘛？」後！就是一直無限跳針！可能這次又安撫完，你可能說這次跟剛剛講的都一樣了，5、6 點的時候又說「老公我好愛你唷～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打電話給誰誰誰？」……我那時候就常常因為手機而陷入一種...，我回到家就已經跟你解釋過了，你半夜還要吵我起來，凌晨還要再吵我起來，我到底還要不要上班？

承勳說女友認為人在說謊時會隨便編造一個理由，所以才會用不斷重複相同問題的方式，（趁承勳在睡覺精神耗弱時？）試探他說的到底是不是實話。為了避免女友的「拷問」，承勳嘗試把「撥出號碼」刪掉，但正因為承勳與女友用同一款手機，所以深諳此手機特殊記錄功能的女友，從手機的另一個部分找到一份連承勳都不知道的、更詳細的通話與簡訊收發記錄。承勳知道這個功能後，開始回家前將 sim 卡拔出再插回，讓手機裡的所有紀錄被清空。沒想到，因為女友知道承勳的電信公司網站密碼，擅自請電信公司附掛通訊明細，再次破解承勳的招數。

有些人認為一直被詢問通訊當時的脈絡也是一種不被信任的表現，因為強烈地想化未知為已知是種企圖消弭「信任」的行為（全然的已知不需要信任的存在）。為了避免感受到對方的不信任，或是不希望對方出現不必要的擔心，許多人會有意識地把可能會引發衝突的「敏感」資訊事先刪除。靖蓉的男友正在當兵，有幾次她答應了男性朋友的邀約，卻因為聯繫不方便無法在第一時間向男友說明白，雖然男友平常不會看她的手機，為了不要讓多疑的男友「抓到把柄」，靖蓉還是選擇把這些資訊都先刪除：

靖蓉：我男朋友非常會吃醋，像他現在在當兵，如果沒有辦法事先跟他講說我要跟哪個男生出去或什麼事，其實也沒有很多，就一兩個男生的朋友，沒辦法跟他講，有時候我如果懶得跟他解釋的話我就會刪掉。

我：你不是說他不會看你手機，你為什麼要刪？

靖蓉：也不是說我心裡有鬼啦，就是...，好啦也可能心裡有鬼，因為我不喜歡被發現，然後又被質問「為什麼你當初沒有跟我講？」因為他很神經質阿，我就怕他如果萬一發現，一直問我一直問我，我會覺得很煩，所以我就會覺得，乾脆有提到我再講，不要讓他有一個東西，說這是一個證據「你騙我」什麼那種話，我不喜歡這樣。不是我故意要騙他，如果我想到我會跟他說「那天我跟誰誰誰出去，我沒有跟你講是因為你在當兵」，可是我不喜歡在我還沒跟他講之前，他就發現了什麼東西。

煜展也會把敏感的資訊在第一時間刪除，他說，有些朋友會開些與其他女生有關的玩笑，假如女友看到這些玩笑話，他就跳到黃河洗不清了：「她會把它當真，我不希望這種事情發生，這是沒有必要發生的情形阿，就是她誤會阿」。可君也說若男友看到她與其他男生的聯繫記錄，會不停追問當時的狀況，她將此解讀為男友擔心的表現，為了讓男友放心，也為了避免被問，於是將一些簡訊刪掉：

可君：我會跟班上一些男生會討論功課的事，會請人家幫忙，就會傳簡訊或打電話，他看到就會問「這是誰？」「為什麼他要傳給你？」「你們講電話在幹嘛？」有時候他會問，我就會把一些簡訊刪掉，避免他問。.....有一點是這樣，有一點是想說讓他放心一些吧。

觀看手機內資訊以獲得信任最大的矛盾與殺傷力在於：雖然它們都是確實發生過的事，能讓情侶們在某種程度上知曉對方不在場時的狀況，但我們能透過手機紀錄看到的終究只是「部分」的事實，且這些資訊的揭露讓我們意識到還有更多未知的存在，這些未知反而更令人充滿遐想。或者說，現代社會的運作速度加上手機能記錄日常生活細節縮小了信任之橋的維度：一天之內能發生的事情太多，我們需要的是無數的細小橋墩（對諸多細節的已知），數量少但涵蓋面積廣的橋墩已不適用於高速發展的現代社會。「我下午在開會」過於籠統——魔鬼藏在細節中——所以情侶們才會不斷地探問：一點打給你為什麼沒接？三點半打來的是誰？發生了什麼事？...試圖填補所有想像空間，希望讓一切都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化解對未知的恐懼。

當揭露手機資訊不足以有效地化解不安，我們還能從資訊以外的地方尋求信任。我們說過，小娟不會要求男友給她看手機，反而是希望私下察看，再藉此對照男友揭露的多寡。因此，相較於第二任男友什麼都不跟她講，讓她覺得一定有问题，當她發現現任男友「真的就是講的東西沒有漏掉任何一個，我自己從 MSN 記錄或是手機簡訊看，都是一模一樣的，我就覺得很放心」，在證實了男友的「誠實」後，小娟後來也不太想去察看手機與 MSN 資訊了。另外，向朋友公開自己的另一半、讓另一半進入自己的交友圈，...也是消解另一半看到手機內資訊所產生的不安的有效方法（尤漪薇，2006）。許多受訪者都提到，當看到的資訊都是來自自己認識的、已知的人會讓人比較安心，這些記錄也被歸類於「正常的」、「沒什麼特別的」或是「無聊的」資訊。對於這些資訊，情侶們比較提不起興趣去問當時的脈絡，甚至當發現一直都是這些「無聊」資訊時，想看對方手機的慾望也下降了：

可君：完全不認識的人他（男友）會問的很詳細，如果他已經見過這個人，覺得「恩，這傢伙 OK，很放心」的時候，再看到他傳簡訊來或打電話就不會再...，就只是講一下，不會一直問了。.....我就想說找個機會讓他們見一下阿，他之後就知道了。

而這些例子也再度說明了「揭露」能夠使人獲得信任、獲得安全感，可惜片面的揭露不夠，只察看手機不夠，當親密關係需要大量的「信任」來維繫，情侶們需要的是全面的揭露。但事實上，透過詢問所能揭露的仍是片面的資訊，只要有心，我們還是有辦法隱瞞。就算面對女友的逼問，承勳還是能夠說出一套避重就輕的供詞：

承勳：我會回答，我可能會回答到一半。比如說我今天跟兩個很好的女性朋友碰面，第三個我可能跟客戶約，我就說「我今天跟客戶出去阿」他問「去哪裡？」比如說我分別約麥當勞、摩斯、肯德基，我就說「一個約麥當勞阿」他會問「談什麼？」我說「他想買壽險阿」「阿第二個咧？談什麼？在哪裡？」我說「肯德基阿，不然給你看看發票嘛」有時候就會這樣阿，會變成我把事情講一半。

永遠存在模糊空間，因此永遠也無法真的消除親密關係中對伴侶忠誠度的不信任。但是，也正因為總是能夠避免完全被揭露，真正的「偷吃」才得以可能。

討論到現在，我們都只將討論焦點放在「清白」的個案，好像想察看對方手機都只是庸人自擾、鑽牛角尖的疑心病發作，情侶們其實都各個「自重」，偷情只是連續劇才會發生的事。但事實並非如此，手機經常是不小心洩漏自己偷情秘密的罪魁禍首，正如今慈在把玩手机時意外地發現男友不忠的證據。其實，今慈在第一段戀愛中也曾經與男友以外的男性走得很近，但相對於下一任男友的疏忽，她當時就已認知到刪除手機裡相關資訊的重要性：

今慈：因為我後來有認識了一個別的男生，別校的，我們有傳一些簡訊，我有把它刪掉，然後名字我也有刻意輸他的全名，就是很正常這樣。如果我們有比較密集的通話，我可能也會把通話記錄刪除。

除了刪除記錄以外，把外遇對象的名字取得「很正常」也是一個要點。透過稱呼的方式，電話簿再現了我們與他人社會關係的親疏遠近：如果認為與某人的關係只是暫時的、沒有打算持續，我們可能不會把對方的電話儲存起來；不熟的、正式的社會關係習慣以全名稱呼；較親近的朋友可能會取綽號、暱稱或不稱姓；或者直接用兒子、媽媽、老師等稱謂表示。因此，今慈才會刻意避免使用比較親暱的稱呼，試圖遮蔽男友的耳目。同樣的，根據小琳的察看手機策略，我們通常會直接忽略那些不屬於另一半慾望對象的性別，所以把男生的名字改成女生的，或把女生的名字男性化（多虧了性別化的取名方式），也是避免伴侶起疑竇的好方法。可君就曾因此中計，忽略了男友的外遇跡象：

可君：因為名字取得很男生的話，我根本就不會注意到。……我想起來了，一開始他名字是打「乾妹」，我就發火了，因為我覺得打「乾妹」是什麼意思？就叫他把她刪掉，然後他就刪了，最後好像給她換另外一個名字，所以我沒有發現。……對，是個很不會讓人家起疑的名字（笑）。

「乾妹」馬上就讓人意識到兩人關係匪淺，因此可君急著要男友斬斷關係，但她錯把頂多只稱得上象徵性行為的「刪除號碼」當作實際的切斷聯繫，於是有心人轉個彎，換個「無害」的名字就成功躲過了可君的眼睛。

為了避免被另一半追問，許多人就已經決定採取刪除消災的策略，更何況是真的有心要維繫地下情的人。小琳總是擔心男友與別的女人搞曖昧，但她另一方面也同時與三、四個男生走得很近，其中不乏每天打電話、傳簡訊的追求者。但是小琳卻不像今慈一樣擔心被抓包而刪掉這些資訊，她說男友「不會看我手機

阿，我不會刪掉」。然而，這種心存僥倖的心態才是大忌，因為即使有意識地刪除，還是有許多漏出馬腳的機會，更何況是大刺刺地把證據放在隨手可得到的地方。外遇者最容易出的紕漏就是沒把資訊刪乾淨，比方說只刪了收件匣，卻忘了寄件匣，一失足成千古恨。但另一方面，刪得太乾淨也有欲蓋彌彰的可能。自從心慈開始固定察看手機後，男友開始把簡訊刪掉，我問心慈為何會發現，是不是男友刪得不夠乾淨？她說：

心慈：應該是太乾淨了，就什麼都沒有。或者是說，比較正常的他會留著，可能是我前兩天看就是這些，今天看還是這些，可是依你的交友狀況，你不可能只有這些，所以一定有東西是沒有的。而且我第一次看手機時就有看到很多秘密阿，那時候我就知道他是一個不忠誠的人了。

手機記錄是社交生活的再現，因此比對男友的社交狀況與手機裡的紀錄，心慈一下就發現事有蹊蹺。除此之外還有許許多多機會，讓原本已經刪除了紀錄，以為一切安全的偷情者還是不小心漏了餡。曼婷發現男友與另一個女生聯繫過密後，要求男友不要再與對方聯絡，之後她雖然不再從手機發現兩人連絡的紀錄，但夜路走多了難免會遇到鬼，曼婷還是意外地發現兩人還有在聯繫的事實：

曼婷：應該是說，有些時候是正好他在洗澡的時候手機放外面，簡訊就來了，我就看，發現，奇怪，他們現在還有在傳簡訊，但是為什麼收信匣裡面都沒有她的簡訊呢？這不是很鬼怪嗎？

手機是現代人不可或缺的伙伴，它陪著我們經歷大小事，但有時你最親密的手機反而成了背叛你的猶大。曼婷的故事說明了，手機作為親密關係與其他人的交會點的另一種風險是：你永遠無法控制誰會在什麼時間打來。嘉凱會發現女友另有對象也是因為一通來得巧的電話，但有趣的是，他並非直接透過手機發現：

嘉凱：她的包包裡面有東西阿，就是情書。(笑).....她手機響，我去找她手機，怎麼一封信？也沒有放在信封裡面，就拿起來看。

以上的討論清楚地說明了，「觀看手機」這件事簡直就是佈滿地雷的高危險區域：要不要給對方察看手機會引發爭吵；想略過上述爭吵而「偷看」，但偷看被發現反而吵得更兇；看了之後可能會陷入質問與被質問的夢魘；為了不想被問而刪掉記錄，但是又有種種機會讓刪除的行為被發現。光是探究對方是否忠誠就已充滿衝突，更何況是發現真正的偷情「證據」。

除了手機作為個人通訊資料庫，形成伴侶與其他社交圈的交會處之外，手機連結時空的能力更讓雙方人馬的接觸更加直接。以往，我們總是躲在家裡、電話亭裡與親密愛人聯繫，雖然並非故意，但親密關係與其他社交生活在許多時刻是區隔的；現在，除非刻意避免，否則兩者的接觸已是很難避免的情境。之前我們曾經說過，小娟的某任男友被她的朋友們戲稱為「典獄長」，他不僅遙控小娟幫他做事、限制她的行蹤，甚至也干涉她的交友圈。小娟說，假如她在男友身邊接起電話，男友就會貼上來聽他們的對話內容：

小娟：他很會吃醋，像我如果電話在他車上接起來，跟其他人講，我說「喂～」 「在幹嘛？」 「對阿」...，他會講說什麼「妳竟然用這種口氣跟男生講電話？」 我就想說「我用了什麼口氣？阿就一樣阿，怎麼樣？」 他就很會吃醋。.....我在講電話，他可能會貼到旁邊來聽，他就跟我講說「我不喜歡這個男生的聲音」或是「這個女生怎樣怎樣，又要跟她出去？」 他會不喜歡我跟某些朋友在一起。

小娟說，跟那任男友交往時，她幾乎沒有朋友，直到他們分手後才又一個個冒出來。透過手機，男友獲得許多間接與小娟的朋友連結的機會，而他也因此更能掌握、介入小娟的交友狀況。手機創造了許多伴侶與交友圈不期而遇的機會，許多受訪者都表示，若伴侶在他們相處時與他人通話，他們通常都會詢問對方是誰、發生了什麼事。多虧了手機連結時空的特性，讓情侶們獲得大量機會去瞭解經常與伴侶聯繫的好朋友是哪些、通常爲了哪些事聯繫、伴侶與家人或同事的相處狀況爲何...，甚至能夠從對方如何扮演「朋友」、「子女」、「同事」...等角色，更全面地瞭解另一半，而不是只看到他扮演「情人」的那一面。上述情況也說明了手機讓我們面臨「雙重前台」的局面，但情侶們並非每次都能成功地調和兩種角色。心慈說她不只在手機裡發現男友不忠的證據，更在一次男友與朋友的對話中，親耳聽見他們要相約去夜店玩樂：

心慈：那時候我剛好在他旁邊，他跟電話的那個人講話，明明就是他們要去一家夜店，然後他就騙我說他只是要跟誰出去而已，沒有女生什麼的。所以我那時後就覺得他很會說謊。.....因為他就說「恩」「好，第一個好」他那時候就講這句話，我就知道他們相約要去一個地方，然後

第一個比較好，可是他不敢在我面前講說那個店是什麼，所以那個店一定是有蹊蹺的，所以他才說「第一個」，我就覺得太故意了。

男友試圖隱瞞，因此才不敢直接說出相約的地點，但心慈還是從片面的對話裡聽出事實。有人說，手機的移動性讓我們可以到伴侶聽不到的地方通話，避免無法調和雙重前台的狀況發生。但根據親密關係裡的揭露原則，刻意迴避反而更讓人起疑，小琳即表示刻意避開的行為「超扯的吧！要是你男朋友跟你在一起還說『不好意思我接個電話』你不覺得很討厭嗎？一定有問題。」所以最好的方法還是：不要接起手機，不聯繫就不會面臨雙重前台的尷尬窘境。小琳雖然不會刪掉追求者的簡訊與通話記錄，但在與男友相處時，她「心虛的話會把手機關機阿。……偷偷按成無聲」。心慈初戀時曾經歷過一小段外遇，在事情發生前，她與男友相處時不會避諱把手機鈴聲開啓，但在跟那個男生的聯絡比較密切後，心慈改用震動模式，不想在男友面前接起另一個男生的電話：

心慈：因為如果他（另一個男生）問我在幹嘛，我如果說「我跟同學在一起」那我男朋友一定就覺得很奇怪，所以我就不會接他的電話。……又或者是我可能在他（另一個男生）可能會打給我的時間，我好像都有所掩飾，會（與男友）錯開，我印象中…。不然就是下課之後我就不會跟我男朋友常常約了，我就會想要趕快回家（才能接另一個男生的電話），我印象中那時候會這樣。

心慈的外遇對象並不知道她已有男友，所以不能跟他說實話，但不說實話又會讓男友起疑，只好想盡辦法避免兩人「交會」。而避免男友與外遇對象的虛擬交會的方法之一，就是拉開自己與男友的物理距離。也就是那個時候，男友開始感受到心慈的冷淡，所以即使後來心慈沒有跟另一個男生繼續發展，男友也對心慈失去了熱情，走上分手之途。另一方面，心慈與外遇對象共同在場時也會把手機轉成震動，但是她不只是不接男友的電話，她誰的電話都不想接：

心慈：我那時候的想法應該是讓他覺得我不會有很多外務，然後我也不想被別人知道這個人（另一個男生）。……如果是我同學打給我的話，我怕我會忘記我跟他們說什麼，然後跟我男朋友說什麼，就是理由會不一樣。而且那時候我也沒心情，因為我只想專心地跟他在一起，所以我那時候都不想接。

除了想要將外遇對象與朋友分隔開來之外，我們也可以看到，手機還可能打斷親密關係情境的連續性，或者說，除非刻意避免，否則已很難有純然的「兩人世界」，不被突如其來的電話鈴聲拉回現實。而頻繁地出現「缺席的在場」(absent presence) (Gergen, 2002) 更會影響兩人的相處狀況，淪為失敗的「儀式性互動」(ritual interaction) (Ling, 2008)。因此當心慈與外遇對象熱烈發展時，她一點也不想接觸「外界」的資訊。

在跟伴侶相處時可能會有朋友打來，相反的，跟朋友在一起時我們也有跟伴侶通話的機會。這個交會很容易讓伴侶進入我們與親友相處的場合：為了顧及共同在場的他人的感受，我們可能會稍加解釋剛才才是為了什麼事情中斷彼此的互動 (Ling, 2008)，也就開啓了談論彼此的交往狀況的話題，而親友們給的意見更會反過來影響我們的親密關係。除了上述的狀況以外，與你共同在場的親友們還能以另一種方式影響親密關係。承勳高中時的女友就曾經在與承勳對話時，因為聽到背景音有女生的聲音而大發脾氣：

承勳：我印象很深刻，剛入學大約兩個禮拜，……我們一群人去逛夜市，我同學他們要回學校，問我有沒有多的安全帽，我說「有阿」那時候我正在講電話，她就很生氣「為什麼有女生？」

當自由戀愛加上專偶制，透過手機聽到女生的聲音，與在手機裡發現其他潛在情敵的聯繫紀錄具有相同的意義，這些交會都提醒著我們：你不是唯一，世界上還有太多可供你伴侶選擇的潛在人選。通訊科技創造的交會不斷讓情侶們意識到自己有隨時可能會被取代的風險，反而增加了對親密關係的不安全感 (Ichiyo, 2006)。

除了可能意識到自己有被取代的風險外，手機連結時空的特性還可能讓我們發現自己真的被取代了。我的一位朋友德泰正是因為手機意外地連結了兩個原本不應該相連的時空，才發現男友出軌的事實。當時他與男友通話到一半，男友突然說他到家了要開門便匆匆掛斷電話，但他沒按到正確的按鈕，男友以為掛斷了，但事實上德泰仍然可以聽到電話那頭的聲音。於是德泰就這樣靜靜地聽了十五分鐘男友與外遇對象的肉麻對話，男友出軌半年的事蹟也因此曝光。從一方面來說，手機讓偷情者能夠「兼顧」兩段關係：與一人（當然他必須知情）約會的同时，還能一邊以手機關心另一人，成功扮演「好情人」的角色。但從另一方面

來說，連結時空卻也增加了出包的風險。

親密關係與社交圈的交會不是只會增加不安全感，我們還能反向操作，藉此向另一半的朋友「宣告」彼此的關係。小琳總覺得男友不願意讓朋友們知道她的存在，爲了化解不安，她說她開始會耍一些小心機。除了故意在男友的 Facebook 上留下「寶貝」之類等親暱字句外，她還善加利用手機連結時空的特性，逼迫男友向朋友承認她的存在：

小琳：我打給他的時候，我說「你在幹嘛？」他說「我現在跟朋友在火車上阿」我說「那你現在說你愛我」他就說「唉唷不要這樣啦，很尷尬耶」我就說「快點！」他就說「好啦，愛你愛你。」之類的這種。可是我又覺得說，為什麼兩個人的關係要變得像諜對諜。

與察看對方手機時相同，當我們透過手機與伴侶的朋友們交會時，同樣有想要透過揭露來獲得安全感的需求，而大方地讓伴侶與朋友們「相會」，例如：讓對方幫忙接自己的電話，鈺芳男友的乾妹妹在她們交往初期經常打電話給男友：

鈺芳：後來我男朋友要我接電話，因為他接了幾次後，就一直跟她說「我在跟我女朋友約會」，我男朋友還會把電話拿給我「妳幫我接好了」，我就說「我不想接這種電話」，他就說「沒關係，妳就跟她說我不在之類」。……我記得最後一次是，她問我說「他在嗎？」我就「ㄊ...」然後她就開始破口大罵「妳就不要亂接人家電話」，我就拿給他說「你自己跟她講」。後來我男朋友就發了一次脾氣，然後把那女生設黑名單。

「乾妹妹」原本是個多麼令人擔心的角色，假如當時鈺芳的男友選擇不接電話，或隱瞞她打來的事實，想必爭執會一發不可收拾。但透過讓女友幫忙接電話，男友順利地化解了鈺芳可能會出現的不安，還增加了彼此的信任。

尤漪薇認爲「遠距離戀愛的信任是：收集資訊—檢驗資訊—風險分析—（投入信念）—建立信任，然後再收集資訊—檢驗資訊...，在這當中有雙方的合作與鬥智，以及當代新媒體的幫助」（2006：93）。而手機作爲親密關係與交友圈的交會點，不論是在連結時空上還是在察看手機資訊上，都提供了情侶許多關於伴侶社交生活的資訊。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發現，距離並沒有減少親密關係中的「不信任」：只要自由戀愛仍與專偶制結合，無論是近距離戀愛還是遠距離戀愛，情侶們在做的都是一樣的事——揭露，以獲取對伴侶忠誠度的信任。

行蹤與可追蹤性 (Traceability)

當聯繫固著於地點時，在開始一段對話前人們必須先表明自己的身份，因為在不知道彼此的關係為何時，我們很難決定該用什麼樣的角色進行這段對話。同樣的，我們也必須要獲得某些脈絡資訊，才能順利地完成手機溝通。但在手機溝通裡所需要的脈絡資訊與有線電話不同，其個人尋址 (personal addressability) 的設定讓我們以環境脈絡 (「我在哪裡」) 取代揭露個人身份 (Laurier, 2001)。當地點成為變數時，我們擔心的不是應對與彼此的社會關係不符，而是焦慮我們說話的內容長短、欲採取的行動以及如何採取行動等與對方所處的情境無法配合。

為了協調行動，與任何社會關係的人通話都可能有揭露情境脈絡的需求，但對情侶們來說，知道對方的環境脈絡不只是為了協調行動。在「輕連結」的情境下，述說彼此當下的地點、正在做的事，很容易成為通訊內容。雅芬認為有手機後開始會出現「忽然想知道你在幹嘛，問候你好不好，這種電話」：

雅芬：他其實也知道我可能是去打球或是幹嘛。他可能忽然想我，或是忽然「跟他講講話好了」就會打給我。我說「我在打球，待會要去吃飯了」或者「你在幹嘛阿？」那個對話不會超過五分鐘。就開始出現這種。

雅芬說她與男友是透過打球而認識，也知道男友正是因為預期她正在打球才會打電話來，即使如此，述說彼此正在做什麼還是成為了通訊內容 (有時還是通訊內容的全部)。在「輕連結」裡，情侶們為了聯繫而聯繫，當能作為內容的素材不夠多時，自己或對方的行蹤成了當下少數能想得到的話題之一，它只是用來填補通訊內容的工具，不是重點。重點是彼此「聯繫」、彼此「同步」的感受。昕潔抱怨前男友都不回簡訊時說：

昕潔：我去哪裡我會講，或是我要做什麼事我會講。……而且我覺得我會傳那種很短的簡訊，比方說，回台北坐捷運的時候就會拿起手機傳說「我到台北了」這樣子，好像沒有什麼訊息，可是，如果說他沒有回我，我就會生氣，就不太高興。可是其實這種簡訊，我也不知道到底對男生來講，他會不會覺得說這是一個該回的訊息。

因為重點是彼此「同步」的感受，「到台北了」只是合理化聯繫的表面理由，所以就算是這種「沒內容」的簡訊，還是會希望對方有所回應。基於同樣的原因，昕潔表示，假如男友在臨時要去某處之前，還會記得告知她一聲，「會感覺他無時不刻把你放在心上，就是臨時要幹嘛還會想到要跟你講一聲」。雖然現任男友不會這樣做，但他比起前男友已好得多，至少他會回應昕潔「我到台北了」的簡訊。為了協調行動或作為「輕連結」中的一環，情侶們有太多機會能夠知道彼此目前的行蹤，因此也總是習慣在電話接通後詢問對方的所在地，靖蓉就曾在男友從軍營打給她時，還很順口地說出「你在哪裡？」。也正因為環境脈絡的揭露已成為情侶聯繫時約定俗成的必要部分，心慈才會想要避免在男友面前接外遇對象的電話，因為對方一定會問她現在在哪裡？在幹嘛？

對方的行蹤在許多時刻只是配角，在達成共識後就退為通訊的背景，但在某些時候情侶們卻會對此多加著墨，這些時刻通常是發生在對方的行蹤與自己的預期不符時。Licoppe 與 Heurtin (2002) 認為，在「(尚) 未被決定的脈絡」與「幾乎無限制的可聯繫性」之間被協商的對象正是「可追蹤性」(traceability)，而通訊雙方對「可追蹤性」的協商經歷兩個部分：首先，對打電話的一方來說，他必須估計另一半什麼時候大概會在哪裡，來決定是否要與對方聯繫。是要打電話？傳簡訊？還是對方有室內電話可用？另一方面，無法預期何時會接到電話的受話者則必須決定要透露多少脈絡資訊（其實發話者也必須如此）。對於生活密切結合的情侶來說，雙方對彼此的行蹤通常已有一定程度的熟悉，通話之初的詢問只是個簡單的確認，告知對方「一切都在計畫之內」，因此當播出者的預期與接收者的揭露相符時，雙方的互動得以持續；但當前者的預期與實際狀況有落差時，就必須對「可追蹤性」做進一步的協商，待兩人再度達成共識與信任時，才能繼續後續的互動。每日睡前是靖蓉與男友的固定通話時間，她說平常男友不太會多問她的行蹤，但若是晚上打來發現明明是該睡覺的時間她還在外面，就會多問幾句：「為什麼你不早一點回家？」、「跟誰？有沒有男生？」同樣的，在宇婕的認知中，男友是個無聊的人，通常都待在家裡，所以只有在發現男友好像不是在家時，才會問他的行蹤：

宇婕：除非我聽到他是在外面，不然都不會問（在哪裡）。因為我們都是很無聊的人，所以通常應該都是待在自己的家裡。

而可君如果事先忘了跟男友說她有邀約，等到男友打來才發現她與別人在外

面，便會問得比平常詳細：

可君：像我要跟誰出去吃飯，或是要跟誰出去玩，我都會先講。有時候我忘記講，他就會問「你在幹嘛？」我說「我在跟誰吃飯」他就說「為什麼？」就會一直問、一直問。先講的話其實不會這樣問。

我們對另一半的生活行程有所預期，在信任這個預期的前提上，我們打電話給對方，進行接下來的互動，但當預期與實際情況不符時，情侶對雙方生活的理解便形成了斷裂。而透過對「可追蹤性」一來一往的協商，彼此的斷裂再度被銜接起來，雙方又能在同一個基準上進行互動。所以心慈才會希望男友臨時有什麼邀約或計畫時，要事先跟她說一聲，這樣「如果我臨時要找他去哪邊的話，我可能就知道他現在已經在幹嘛了，我就不會有期待說他可以載我去」。

另一方面，「可追蹤性」有時並不需要透過口語告知的方式便能形成共識，比方說從對方的語調、說話內容...旁敲側擊對方目前的狀態。小娟說她可以透過男友的說話方式確定他身旁有沒有其他人在場：

小娟：我一定可以，因為他只要旁邊有人，他會ㄍ一ㄥ到絕對很大男人，很酷這樣子。如果說是旁邊絕對是沒有人的時候，他才會敢「姊姊～人家要呼呼～」還是要幹嘛，就是只有沒有人的時候才會發生這種事情。

許多人與伴侶說話的語調會跟平常不同，這點在男性身上尤其明顯，許多受訪者都表示，她們的男友假如在旁邊有人的情況下講電話，語氣通常都會比較「正經」，或是在掛電話前忽略彼此平常說「愛你」或「kiss bye」的習慣。透過對這些枝微末節的觀察，情侶們便能瞭解對方目前是處在什麼樣的脈絡下，進而知道該用什麼方式進行對話。Licoppe與Heurtin（2002）認為成功協商「可追蹤性」是形成信任的重要關鍵：既然信任源自自我揭露與敞開，則透過承諾再同步（re-synchronize）彼此的時空與脈絡，信任便在分離的兩人之間產生或增強，並交織進既有的親密關係裡。

在前面的情況或許真如Licoppe與Heurtin所說，揭露彼此時空脈絡形成了信任。但在專偶制之下，成功協商了「可追蹤性」有時卻反而減低了彼此的信任。俊鴻的第一任女友同時與三個男生交往，雖然女友沒有親口說出她跟誰在一起，但俊鴻確知他曾經在女友與其他男友在一起時與她通過電話：

俊鴻：她說「我在籃球場」。那個男生在做啦啦隊嘛，所以她一說這個我就知道，她不可能自己去阿。那一次還很好笑，她跌得鼻青臉腫，就是在看台上面摔下來。報應。.....我就不會想繼續講了。我就說「算了，妳就趕快回家」。可是事後你也知道她不會回家，會去汽車旅館。像這種情況我就不會找她啦，等她來找我。

俊鴻瞭解女友的個性與生活，因此即使只說出籃球場這個地點，他都能知道女友正和其他男人在一起，於是也不想多說便掛上電話。他說每發生類似的狀況，他就不再想與女友聯絡，但女友之後總會以其他的理由打電話給他，而他們兩人的關係就這樣不斷循環好幾回。同樣的，雖然揭露環境資訊是進行協調、微協調的重要部分，但在專偶親密關係中，揭露所在地有時不是一種手段，而是目的：爲了展示、檢查忠誠度而告知對方自己在哪裡，或探究對方的行蹤。（對異性戀來說）與異性友人進行任何社交活動是最常被要求要與伴侶報備的情況：

靖蓉：這件事有困擾過我，我不是說我男朋友容易吃醋嗎？他之前就有訂一個規定，讓我覺得很盧（台），就是我要跟我之前同學出去吃飯的時候我一定要先跟他講，不只是先講喔，他說因為他聽到心情會很不好，所以呢，我要先跟他聊天聊一陣子，讓他心情平復一陣子，我才可以掛電話，我才可以去。不能說「我要去吃飯，先這樣，拜拜」不行～

剛開始交往時靖蓉只覺得男友很愛吃醋，直到這個要求出現，她才發現男友是真的很不信任她，於是她決定跟男友討論這個問題：「我不是一個會外遇的人，我也不是會偷吃的人，我覺得你應該要相信我，不然有很多事情我不能跟你講，我覺得這樣子我們有一天會分手」。靖蓉很少這麼認真地跟男友表達自己的看法，而靖蓉的男友在這次協商後也真的放心許多，不再有類似的猜疑出現。另一方面，小琳與男友原本都固定在晚上通電話，但自從發現男友曾經與其他女生曖昧後，小琳開始會不定時「抽查」男友的行蹤：

小琳：之後我就開始，不定期打電話。原本我都是那種半夜，大概11點、12點要睡覺打給他，後來就開始，比如說，下午打一下阿，然後晚上打一下，就說：「你在幹嘛阿～」之類的。

情侶們對於「可追蹤性」的協商，有一大部分也是建立於專偶制之上，與企圖瞭解伴侶的交友圈相同，情侶們透過把對方的未知行蹤納入自己的掌控範圍，

來消除對伴侶忠誠度的焦慮。但即使對方即時報備、通過抽查也不一定能夠化解焦慮，因為只有聲音的溝通使你無法得知對方所宣稱的脈絡究竟是否屬實（Licoppe and Heurtin, 2002）。更何況某些高級汽車旅館甚至備有各種情境音效（馬路上、捷運站、銀行...），讓自白更加真實。我問昕潔假如她打給男友時，發現他在電話中，或沒有接電話，她會不會有疑慮：

昕潔：會。其實有點不好，就是其實他跟我告白的時候，他還跟他前女友在一起，所以有一段時間是...，比方說我們兩個去吃飯，他前女友打來，他就出去講，或是在我面前講，可是就會說他現在在「幹嘛」，「幹嘛」就是不是跟我吃飯的其他別的事情。所以就是會覺得，剛開始在一起前期的時候，打去他如果說他在做什麼事情，都會覺得「真的嗎？」可能因為你有目睹這樣子的.....，手機的在場不算在場。

「可追蹤性」的成功協商建立在信任之上：在對方的背景音尚未背叛他之前，信任對方所揭露的情境脈絡。但昕潔親眼目睹了對「可追蹤性」的信任所蘊含的風險，也就更難天真地認為男友對情境的揭露總是單純的，手機的「在場」終究不算在場，要等到兩人的互信逐漸建立起來後，昕潔才慢慢不再懷疑男友所揭露的情境脈絡。

無論如何，當環境資訊已經成為手機通訊的一部份時，情侶們高頻率的通話也就代表了不停地同步雙方的行蹤。而當我們習慣於總是能掌握此時此刻另一半正在做什麼時，就不難理解為何「不聯繫」經常令人焦慮，一天沒消息讓人不安：它們都代表了對方的生活脫離了自己所能控制的範圍，而生活在現代社會的我們已越來越無法承受各種不受控制的無力感。

日常生活：分享瑣事的意義

俊鴻說：「我自己在想阿，愛情就是在正常空間之外，開闢另外一個空間，情人會在這個空間裡做一些平常你不敢做的事：罵髒話阿、講垃圾話阿、耍幼稚阿」。從小娟形容男友只要旁邊有人，就會很ㄍㄨㄥ、很酷，只有在旁邊絕對沒有人的時候才敢裝可愛，就可以發現手機的確「開闢」了一個虛擬空間，讓情侶們在各自生活時，還能隨時進入這個親密關係的特異空間，卸下用來面對外界的

面具，向伴侶撒嬌、分享心情...。因此，當我們發現在「輕連結」中，情侶之間各種無意義、瑣碎的對話大量增加時，其實正表明了情侶們不斷處在這個特異空間之中，而這些對話最重要的意義就在於，它們是情侶情感的指標與接著劑。心慈就認為彼此的關係中是否能容下那些瑣碎事物，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也代表了彼此的關係是否良好：

心慈：我覺得好像我的生命經驗是透過這些瑣瑣碎碎的事情累積起來的，那我覺得我們是個親密伴侶的話，應該他也要能夠了解，他也應該要願意聽這些事情，然後我們彼此可以分享。然後我很害怕一種關係是，兩個人沒有話講的，不見得要談什麼事，而是當一些瑣碎的事都不能閒扯的話，我會覺得那個關係好像不夠信任或自在。

一段良好的親密關係，基於彼此的信任，應該是一個能夠讓你很安心地與另一半講些不著邊際的話，而不用擔心對方會不會覺得「好無聊，連這個都要講」的地方。情侶們在親密關係中能夠自在地講述瑣事，而這些瑣事同時也反過來形塑彼此屬於一個「共同體」的認同。昕潔與第一任男友交往時，也會想要跟對方分享自己的生活，當時她傾向在事情發生到一個段落後，再以回顧的方式向男友訴說。昕潔說，跟現任男友交往後，或許是因為手機使用方式的改變，與男友聯繫的頻率大量增加，她開始習慣以「現場直播」的方式馬上跟男友分享當下發生的事。回憶起先前那段戀情，昕潔說她比較喜歡現在這種分享方式：

昕潔：我現在覺得就是要在當下，因為你跟他說的東西就表示你那個當下的感受，但是你之後說，就是用回顧的方式，也許你會經過自己的反省的捏造，或是什麼之類的。我覺得如果你在那個轉換期跟他講，變成說他會幫你做回憶的一部份，也許你以後想到，他會說「你那時候不是那樣想的」，比方說「這件事情發生的第二天，你是這樣跟我說的」，那時候才發現其實你欺騙了自己。.....我覺得這樣才叫參與生活，不是過一段再小結一下這樣子，再小結一下那個是有一種程度的朋友。.....就是有一些東西在等待之中會不見了，我覺得那個東西，如果全世界只有我跟他有見證的話，你不覺得那個無可取代性就出來了嗎？就是別人可能只有看到結論，可是不知道中間其實我有這麼壞心地這樣想過.....

所謂瑣事，就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可能過沒多久就會忘掉的事。當我們還

生活在頻率低但時間長的通訊模式裡時，一方面我們有較多生活中顯著的事件可作為對話內容，另一方面，細小事物也很容易隨著事情發生的時間漸遠而流逝，因此不利於瑣事的討論；而手機形成的高頻率聯繫模式，正如我們在上一章討論的，孕育了瑣碎事物得以浮出檯面的空間。透過手機分享的瑣碎事物，意外地成爲一種凝聚情侶情感的新方式：那是一種兩人獨享的記憶，除了你我之外，沒有人經歷過的實況、沒有人瞭解的細節。透過集體記憶的創造，增加了彼此的認同。因此昕潔之所以能夠把現任男友視爲「自己人」，卻覺得與前任男友還不夠熟，並不是單單只由交往時間的長短來衡量：

昕潔：還有可能是因為我們那種用手機的方式，所以我覺得已經分享過太多的事情，你就會覺得好像比那個時間又更久一點，我是說相對於之前的男朋友。

我：你是說有聯繫的時間更多？

昕潔：或是說過的話，分享過的心情更多，所以我覺得就認識這個人到一個程度。

若說手機增加了情侶的親密感，那必定不只是出自整體聯繫時間的增加，更在於它能夠提供即時的分享，創造更多「一起經歷」的時刻。承勳說他在前幾段感情裡，就像我們在上一章提到的許多男性一樣，覺得講那些生活瑣事很無聊。直到最近幾年，他才發現對方願意講生活瑣事，而不是像一般很要好的朋友一樣只講一些大事，其實代表了「你就是他生活的一份子，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個人」：

承勳：像上次我看到彩虹，我就打給她說「我跟妳講，我看到彩虹耶～超漂亮的！超大的！」她說「是唷～我也好想看喔～」變成說，有些事情跟她講，可以兩個人共鳴、互動，就覺得還滿窩心的。……就會把我看到的東西，先講我的看法、想法之後，丟出去，聽聽看對方的想法是什麼。……我現在會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因為我覺得這樣子可以讓對方也有參與感，而不是單純說，她聽你在講，然後參與不進去。

透過手機，你能夠把伴侶嵌入日常生活之中，真正成爲生活中的一部份，而不是只與特定時間關連。正因爲分享瑣事暗示著兩人之間的親密度，所以即使曼婷從男友手機裡看到的不是他和其他女人的甜言蜜語，還是能夠一眼看出男友與

她之間的關係非比尋常：

曼婷：其實那個女生對他一直沒有太正面的回應，可能只是會跟他講一些生活上的瑣事，簡訊（裡看到）的狀況，或是跟他講說她現在要睡了，這樣子。……會想說「奇怪，為什麼要睡了要跟你報告？」

分享瑣事除了代表兩人進入了不平常的特殊空間之外，對於不能時常相處的情侶們來說，生活瑣事的分享，還確保了兩人的生活仍保持在同一個頻率上，而不是各過各的、漸行漸遠：

小娟：因為如果出了什麼問題的話，一定是中間的某些東西沒有連貫起來，因為當初會在一起的兩個人，一定是因為有共同的交集，是在同一個頻率上，可是如果你生活裡面漏掉什麼小事情的話，可能常常兩個人就會走偏……。（兩人之間）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也是要從那些小事情裡面聽對方的處理方式，然後知道說，那以後哪些事情可能會出問題，你會跟著這樣自己去調整自己的水平，然後彼此都會有一些改變吧，可是如果都不知道的話，就是，都還是原本的自己，就不好。

伴侶無法實際參與的事情，我們希望透過分享的方式讓他們也能擁有參與感，除此之外，分享瑣事還能成爲更加瞭解對方的鏡子，藉此我們不斷調整彼此的步伐。我們看到，現代情侶非常強調彼此的生活能夠發生關連，然而當愛情越發不只是「談情說愛」，當我們越來越強調愛情中「共同生活」的一面時，情侶各自的日常生活沒能成功接軌對彼此關係所造成的傷害也就越來越顯著。

三、 小結

手機讓情侶們在彼此分離時還能即時向伴侶分享情緒、尋求慰藉；我們不僅能夠以手機隔空表示關愛，也更方便協調彼此的行動，實現實際的照顧與陪伴；隨時都能聯繫使情侶們的生活型態、當下的情境脈絡互相發生影響；透過觀看手

機，我們可以看到另一半社交生活的輪廓；即時的連結讓我們知道對方的行蹤；甚至藉由即時分享生活的大小瑣事，也能讓情侶們拼湊對方生活的樣貌，手機使現代情侶的日常生活大量相互關連。但從另一方面來說，生活相互關連還意味著：情侶們對伴侶、對親密關係的控制，也隨著手機滲入彼此的日常生活，永恆聯繫促成了永恆控制。介入、左右、監控...是控制的一部份，但控制還意味著能夠使得上力、能夠發揮影響——我們對伴侶生活的瞭解與掌握從來不曾像現在一樣詳細。Kipnis (2010) 認為控制是當今親密關係裡不可避免的現象：

渴望控制本質上不受控制的事物（我們這裡指的是伴侶），以降低世界上的不確定性，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什麼比得上可預測性更能麻醉自我，或是更沒有催情效果（可預測性是「另謀出路」最常見的理由之一）。或許在愛的本質裡，就是會引發這種想要控制的本能，這恐怕是個令人不安的假設吧。如果我們是在焦慮控制與死亡趨力之間追求平衡.....我們的確藉馴化伴侶來確保愛情。(Kipnis, 2010: 94-8)【括號內文為原作者所加】

Kipnis 認為，在自由戀愛中，情侶們希望藉由控制伴侶的不確定性，來消除我們對維持穩定關係的焦慮，但這一切企圖控制的行為，以及可預期性所形成的無聊感，卻同時是摧毀愛情關係的兇手。Kipnis 認為現今的伴侶們生活得一點也不開心，她呼籲：我們必須自專偶制的枷鎖中解放，才能在親密關係中獲得真正的幸福。在此，我不欲談論專偶制的正當與否，但我認為 Kipnis 的想法確實讓我們更能理解手機與現今愛情之間的相互關係。

我認為，與其說手機「擴展」了控制的範圍，讓永恆控制成為情侶們無法擺脫的外衣，還不如說手機與親密關係相依共生——不只是專偶制使情侶渴望透過手機培養對伴侶忠誠度的信任，純粹關係也需要永恆控制。假如正如 Giddens 所說，當親密關係越來越趨向純粹關係時，我們只能從關係內部尋找維繫關係的可能性，手機與各層面揭露完美結合，將不可預測的事物（關係、伴侶）馴化為生活的一部份，為純粹關係提供了阻力最小的道路：我們透過手機抓住每一絲探究關係是否還在的線索，揭露每一個能引發信任的資訊，尋求每一次繼續鞏固、建立關係的機會。因此，控制的增加是現代親密關係不可避免的發展態勢，不論是專偶制或純粹關係，都與諸如手機等提供揭露與控制感的事物有著高度的親近性，而每個透過手機構成的實作，都是試圖延續親密關係所做的努力與嘗試。從

這個角度來看，藉由手機達成的各種親密關係中的監控、介入與左右，不只是專偶制之下的產物，也是手機與純粹關係結合時難以避免的副作用。



第八章 結論與展望

在最後的章節裡，我將簡述本研究的主要發現——「輕連結」與「強控制」；試圖在各段落裡回答我在問題意識中提出的三個問題；並且嘗試以 ANT 的角度重新理解愛情與科技物之間的關係；最後則是對未來的相關研究提出一點建議。

輕連結，強控制

本研究將手機與愛情之間的關係分成兩大層面來討論：我將透過手機連結起的新愛情聯繫形式稱為「輕連結」；但藉由「輕連結」建立起的卻不是鬆散的親密關係，我們反而因此對伴侶、對愛情有著前所未有的控制強度。

以手機為主的通訊科技織成的永恆聯繫之網塑造了一個能夠輕易取得聯繫的環境，使情侶之間出現了一種我稱之為「輕連結」的新聯繫形式。聯繫越發不再只是「傳遞訊息」或講述彼此生活上重要的事，「輕連結」的主要特徵——高頻率、細碎、簡短、無關緊要、隨時開始隨時結束的對話與文字訊息——正顯示了溝通內容不再是重點，它更多的是要透過每一次的聯繫，來確認彼此仍然互相連結，讓彼此不斷處於「連結關係」才是需要被關注的事。更進一步來說，在手機「永恆聯繫」特性的允諾之下，現在的情侶們經常傾向預設自己與伴侶之間的「連結關係」。然而，當每一次的聯繫其實也都可被視為一次對此預設的「檢驗」，在如此輕易便能取得聯繫的現代社會中，各種「不聯繫」所可能引發的爭執也就越來越成為情侶之間常見的衝突。

若只觀察到「輕連結」的連結形式，我們可能會以為當今的愛情走向了只求表面、不重內涵（有聯繫就好，不在乎為了什麼聯繫以及能夠從中獲得什麼）的虛無關係；或寧願整天與伴侶進行那些言不及義、浪費時間的對話，也不願意拿這段時間去做更有「意義」的事。是的，情侶們或許甚少藉由手機進行什麼深刻的對談，但這並不是一個批評手機侵蝕了愛情內涵的有效宣稱。因為相對於深刻的「對話」，我發現，手機反而使情侶們更加深刻地捲入彼此的「生活」。

當取得聯繫與地域脫離，並且不再需要經歷坎坷的等待、中介，我們比以往有更多機會能知曉伴侶的日常生活細節。除了對方即時的情緒，當下所需要的協助，以及有意無意地揭露、同步彼此的行蹤之外，透過時空連結以及手機的紀錄功能，情侶們還獲得了許多能夠瞭解伴侶的其他生活圈、交友圈的機會，每一次的聯繫其實也都是一次雙方生活型態、當下情境脈絡的交織與揭露。當我們甚至連對方今天的午餐菜色、在路上看到了什麼...這種再枝微末節不過的瑣碎事物都能夠知道時，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我會認為，現今的情侶對伴侶日常生活的細節有著前所未有的高度控制能力。

那麼，當「流動生活」使愛情需要彈性的連結與適當的疏離時，手機是否真的能創造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使情侶們在連結與疏離中尋得平衡呢？對於這個問題，我認為答案是：是，也不是。

首先，為什麼手機能夠讓情侶們在連結與疏離中尋求平衡？我認為，手機確實能夠讓無法共同在場的情侶們仍置身於一種「連結關係」，不需要黏在一起才能感受到彼此的連結，但它的成功並不直接來自手機的「脫域」特性，而是出自在容易取得聯繫的環境下形成的「輕連結」。「輕連結」使得透過手機建立起來的連結關係能夠大大不同於傳統的連結，從之前討論過的種種面向上來看，這是一種很容易被放入背景之中的連結形式，也就是說，「輕連結」使情侶之間的連結不再總是以一種佔據大量時間的、需高度涉入的方式出現：大多數的時候，我們可以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要做的事上，只需要在休息、通勤、吃飯...等空檔隨手按幾個按鍵，簡單地講個兩、三分鐘，或是傳封不用五十字的簡訊即可，甚至不需要花腦力想要講什麼，就算只是一句「沒有意義」的「我要吃飯了，你要也記得吃喔！」都好。我們不再需要以疏離來平衡兩人世界，而是以一種相對鬆散的連結來取代，一種相對疏離，但事實上仍然相連的相處方式。也就是說，要經營、維繫兩人的關係，情侶不必要犧牲自己應該要做的事，沒有「忙到沒辦法聯絡」這種事：「輕連結」讓日常行程的轉換處成為了維繫親密關係的場所，並且不用擔心頻繁的聯繫會讓人感到窒息。

從另一方面來說，雖然連結不再以一種直接強烈的方式（花時間、花心力、完全被佔據）將兩人綁在一起，但「輕連結」事實上卻是以一種更綿密細緻的方式束緊扭帶。手機的高度控制能力模糊了兩人之間的界線：日常行程、社會網絡、情緒起伏、共同記憶...都全融合在一起；而容易取得聯繫的環境也增加實際了相

處以及對話的時間，我們也在實際生活之外，獲得更多談心、揭露、透過言語瞭解對方的機會。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現在的情侶不僅無法維持疏離，反而還更加緊緊地纏繞在一起，只是此種意義下的纏繞比較難被意識到，也比較不會讓人很直接地感到過於緊密罷了。大概也只有在分手時才能突然感覺到兩人的生活早已長在一起了吧？

愛情的日常化——「我們究竟適不適合？」

在實際相處一段日子之前，我們總是對（此段）愛情、對另一半充滿理想與想像。距離創造美感，但手機帶來的愛情太直接、太赤裸，當幾乎所有事情都攤在陽光下、一番兩瞪眼時，我們對白馬王子、心目中的 Mr. Right、對愛情的「綺麗幻想」也就越來越難存在。

當手機使情侶們能夠「永恆聯繫」時，全職親密社群（full-time intimate community），這個 Matsuda（2006）用來形容手機維繫的總是已相當親近的一群人之間的關係的詞，或許也很適合拿它來形容一種終日為愛勞動的狀態：我們有更多能力與理由希望伴侶隨時都能馬上提供他的愛。更進一步來說，隨時提供愛甚至還不必經過對方的要求，永遠開啓/永遠在你心中的科技（Always-on/always-on-you technology）使自我監視的工作又更上層樓（Turkle, 2007），它隨著手機滲入日常生活的微小細節（例如：吃飯時間就覺得「該」打（接）電話了），要求自己對方實現自己或對方心目中的「理想愛情」。Kipnis（2010）認為專偶制的問題之一是：情侶們總希望自己的需求在任何時刻都該由同一個人來滿足，這個根本做不到的天方夜譚卻經常成為情侶們爭吵的爭端。全職的親密關係讓我們很快就看到了愛情裡辛苦的一部分，當為愛勞動的壓力大過情侶們在愛情裡得到得滿足，我們很快就知道這段關係不會是個長久的關係。

即使情侶們沒有面臨手機可能帶來的勞動壓力，手機還是不可避免地將愛情中的粉紅色泡泡一個個戳破。從手機使情侶們的生活大量交疊纏繞的角度來看，我認為，若要感嘆那些致死不渝、始終如一、不離不棄的長久愛情已消失在現代社會中，不該只是一味地指責現在的年輕人寧願選擇只要享樂不要責任的「速食愛情」，或許我們能夠試著從另外的角度來理解：當情侶們有如此多的機會能夠

知道另一半的情緒起伏、生活型態、交友圈...，當情侶們一起協商無數大小事，深知對方面對各種情境的反應、處理態度與能力時，手機讓愛情已不再只是「愛情」。正如手機打破了工作與私人生活之間的界線一般，愛情也不可避免地與其他生活層面融合——愛情就是「生活」：你總是可以有意無意地知道另一半早上喜歡賴床、每天要買一杯星巴克、大約幾點幾分踏進公司、經常在有課的時間突然約你出去玩、中午可以每天都吃一樣的東西、下班收拾總是拖拖拉拉、多常跟哪些朋友聚會、都去哪些地方聚會、習慣在九點半去公園溜狗、經常爲了哪些事感到開心或生氣難過、下午三點常常想睡覺、吃飽飯總要跑廁所、騎十五分鐘的車就能從學校回到家.....。除此之外，每個人都有其自己的生活節奏、生活型態，以往情侶們各自經歷自己一天的高高低低，但現在，兩個不同形狀的生活型態，要找到一個能夠相互配合的形狀，這過程必定經過許多辛苦的磨合。這些生活細節與磨合以往可能要延遲到婚後才能進行，或是要相對更久的時間才會知道。但現在，相處不再以「日」爲單位，手機縮小了伴侶瞭解彼此生活的維度。我們只需要更短的時間就能回答「我們究竟適不適合？」這個問題。這是迄今爲止其他通訊科技所無法做到的事。

在純粹關係與專偶制下，全方面的揭露與控制或許是愛情得以延續的支撐物，但它同時也帶來了相對短暫的愛情。雖然它可能使我們對此段愛情、對伴侶很快地幻滅，但我希望它也能減少誤識的發生，讓情侶們能盡早發現彼此的不適合。

愛情中的「人」與「非人」：Social affordance 與 Actor-Network Theory

現在，或許我們能夠試著回答：手機是如何被「馴化」爲親密關係的一部份？由上述發現我們可以看到，手機作爲一項科技物，它並不僅僅是一項中性的「物品」，它的用途也不只是「行動通訊」：它是在「去傳統化」並強調男女「平等」的社會中，伴侶實作協商、協調以求共同生活的媒介；在以愛之名結合的關係中，手機允諾的「連結關係」在某種程度上成爲了情侶們探問「你是否在乎我？」的對象；不論是在專偶制或純粹關係的脈絡下，現代愛情都越來越需要大量的揭露，以獲得伴侶之間各方面的信任，於是手機在控制方面的特性也就毫不意外地

被情侶們強調與利用。也就是說，在「親密關係」此一特定社會關係之下，手機確實被「馴化」為其中的一部份：唯有當我們的社會認為親密關係應該是「專偶」的，應該是以建立於「愛情」之上的「純粹關係」為基礎，並且需要兩人共同協商時，手機在伴侶關係之下才會呈現出這樣的使用方式。

從另一方面來看，若當代愛情溝通的主要面向為：協商、揭露與協調，那麼我認為，手機不僅幫助了這些溝通的實行，它還反過來增加了它們的份量：手機把以往無法納入協商與協調範圍的事物包進了愛情之中，並且使揭露跳脫了口語上的訴說，以一種更多元、更全面的方式籠罩了整個親密關係；除此之外，它還使一種新的溝通形式——「輕連結」——得以可能。一種直接快速、赤裸並被各種日常生活大小事包圍的愛情關係，在手機的參與下就此出現。

Bradner, Kellogg 與 Erickson (1999) 以社會能供性 (social affordance) 來表示：一物體的特性與某群體的社會特質之間產生的特殊關係，將使該群體成員之間的特定種類互動能夠發生。若以此概念來看手機與情侶之間的關係，則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輕連結」與「強控制」中的種種特徵，都是手機的科技特性與「情侶」此一特定社會群體所共同型塑的產物。也就是說，雖然並不是所有以手機為主要溝通媒介的情侶都會產生「輕連結」、都會對「不聯繫」感到恐慌，或都會想要透過手機進行查勤、報備、監視對方社交圈...等，但我們確實能夠看到：當手機的科技特性（紀錄功能、易攜帶性、個人性、脫域、去脈絡.....等）與情侶關係相互結合，更精確的說，與現代社會對情侶、對愛情的社會規範、想像以及期待相互結合後，才能讓「輕連結」以及高度的控制成為能夠實現的情侶互動模式。或許在還沒有手機的時候，生活在專偶制自由戀愛之下的情侶一樣會擔心對方式否出軌、是否還愛著自己、期待對方為自己付出、認為自己有該對對方盡的責任、想隨時隨地跟對方聯繫...，只是當時的通訊科技並不允許「輕連結」、查勤、報備、查通訊紀錄...等行動的出現。而手機的科技特性剛好與自由戀愛專偶制之中的某些傾向、與當今社會對愛情的想像相配合，於是也就本研究呈現的諸種行動能夠隨之出現，使一種新的情侶互動、連結方式能夠出現，或比以往更容易出現。

從更廣的層面來看，Actor-Network Theory 關係論式的分析方法認為，我們一般認為理所當然的事物，只是一組由「人」與「非人」組成的、運作趨於固定化的網絡，以致於我們傾向於將此網絡簡化為一個「整體」。它將此過程定義為

「到位」(punctualization)，意指一切元素都在它該在的位置、做它該做的事，使整個網絡運作良好得宜，以致於我們無法意識到它其實是由諸多小元件構成 (Law, 1992)。我們一般稱之為「愛情」的東西，其實也是一組包含各種「人」與「非人」的網絡，也就是說，當手機在親密關係中與情侶們搭配得宜時，我們很難意識到它在其中的作用，唯有當作為元件之一的手機脫離「常軌」——手機沒電、沒訊號、出現不想被伴侶看到的資訊、被拿來當作監控伴侶的無線電使用——時，我們才比較容易看到愛情其實是由許多不同部分共同組成的，任何一個元件的變動都可能使我們認知中的愛情與其實作無法順利運行。我們也能夠發現此網絡並非是一個既定的、已完成的狀態，它是不穩定的，可以重塑的，在產生特定秩序的過程中，總是充滿了克服或接受各種限制與條件的鬥爭 (Law, 1992)，而情侶們因為手機所引發的各種爭執（能不能看手機裡的資訊、要不要報備、一天打幾通電話、寧願不接也不要關機...）正是這個動態網絡中，各個元件的相互角力。

也因為科技物總是愛情圖像中的一部份，我們對一段愛情應該長怎樣、什麼是愛情裡的該與不該的理解其實融合了我們對各種「愛情輔助科技物」的想像，而它的諸種特性也參與了我們的親密關係。也就是說，手機（包括其他科技）已構成我們對「理想愛情」的理解的一部份（24 小時沒聯繫不行、隨時情緒慰藉、協調行動...）。

未來研究建議

基於時間、尋找受訪者的途徑等種種限制，關於手機與愛情之間的關係，本研究還有太多無法涵蓋的部分。以下簡略提出三點建議，希望能夠對未來的研究者提供一些靈感與方向。

首先，本研究的受訪者集中在 1980 年代左右出生，因此對於不同世代在面對手機與親密關係時的態度，無法作出更全面性的著墨，但不同世代在面對手機與愛情之間的關係的態度或許會有所不同。我認為，世代差異的重要性來自於他們是在人生的何種階段開始接觸特定科技物。比如說，對那些已進入婚姻階段許久後才開始使用手機的人們來說，手機對親密關係的意義可能不同於從曖昧階段就開始使用的人：或許他們會認為保持「連結關係」是件浪費時間、金錢的事？

也可能從來沒想過可以從「查手機」發現什麼？因為他們愛情觀形成的時期沒有手機的參與，因此手機的特性無法融入已固定的愛情觀。另一方面，對那些從很小的時候就已習慣有手機等各種社交科技的生活的人們來說，可能從小就沒有什麼獨自一人或只能靠自己面對的時刻（Turkle, 2007），這些人是否會更傾向於什麼事情都要「一起」的親密關係？比較沒有「自己的空間」與愛情要求的結合之間的拉扯？成長於各種社交網站的「分享文化」，是否會更不認為親密關係中應有個人「隱私」？

此外，手機在那些不被道德認可的親密關係中如何被使用也是個相當有趣的議題。手機的個人性是否更利於同時維繫多段戀情（比方說，不會讓父母、同事發現你同時與許多人密切聯繫）？手機裡的資訊要如何有技巧地刪除，才可以瞞天過海又不會欲蓋彌彰？「連結關係」是否不適用於這些地下戀情？第三者是否失去了主動聯繫的權力？要如何才能不讓兩個愛人意外地交會，或不讓知情的一方失控拆穿一切？……透過對這些「非正常」親密關係的研究，或許我們可以發現更多手機的巧妙特性。

最後，本研究進行到後期時，台灣開始興起智慧型手機的浪潮。智慧型手機結合了傳統手機與網路功能，使得手機作為個人資料庫的狀況更為複雜，因為現在你不僅能從手機裡看到通訊錄、簡訊、照片、通話記錄，還能看到 e-mail 信箱、Facebook...裡的資料。煜展就對此狀況表達擔憂：

煜展：像 Gmail，我雖然從手機裡把一些信刪掉，我刪掉的東西會跑到垃圾桶，但是我在手機裡沒辦法把垃圾桶裡的東西刪掉，我必須跑到電腦裡面的垃圾桶刪除，這個地方（手機裡）才會不見。如果說萬一你一時疏忽沒到電腦刪掉的話，它就存在裡面，比較精明的人...。.....比如說前女友會寄信給我說她還想我，我都沒有回她，直接把它刪掉、管它的。刪掉之後沒有用，刪掉之後如果你找到它的話，那我不就麻煩大了嗎（笑）？.....現在不是還有一些可以分享自己在什麼地方，那就很恐怖，如果女朋友要求要分享的話，你不就倒大楣了（笑）？

煜展開玩笑地說，為了不讓女友發現 Gmail 的這項漏洞，還是不要辦相同的手機給女友比較好。除此之外，現在也有許多人喜歡藉由智慧型手機與定位系統的結合，在社交網站上分享他們目前的所在地，此功能稱為「打卡」。我們可以

很容易地聯想到「打卡」將可能如何被運用在可追蹤性的揭露上，或許這也將成爲情侶爭吵的新戰場（不過現在好像也已經出現能夠「打假卡」的方法）？諸如此類智慧型手機增加的新功能對親密關係將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想必是未來的相關研究必須關注的議題。

有些人擔心，以手機維繫起的愛情關係使情侶們必須消耗非常多精力密切聯繫，但聯繫的內容卻又沒有實質內容，情侶們隨時都希望有人陪伴，失去了忍受寂寞、與自己獨處的能力。而在本研究中，此種狀況似乎又以女性爲居多，她們看起來每天都花費非常大量的時間在愛情上：看過去的簡訊、查看對方的手機紀錄、打電話尋求心情上的慰藉、談論瑣事、告知或詢問行蹤...，好像生活裡已經沒有其它事物是值得她們去探索的；相對地，本研究中的男性則似乎相對注重自己與對方的隱私、想要求自己獨自的空間、有其它社會生活。這些性別上的差異或許可被視爲現今社會仍然把女性與愛情、婚姻連結在一起，認爲女性應該要去找一個可以依靠終生的男性，並且要隨時提防外面的「小三」、「狐狸精」搶走自己的位置...等想法在愛情實作上的一種具體展現。但仍然必須要說明的是，相對缺乏男性觀點的故事正是本研究的主要研究限制之一，也就是說，男性與女性展現在手機使用上的愛情觀與愛情實作差異，在本研究中或許無法獲得較詳實的比較，期待未來的相關研究能夠對此部份作出更進一步的瞭解。

此外，關於手機是否使現代的親密關係越趨平庸、無趣、空洞？這種以日常瑣事、生活高度相互關聯維繫起的愛情究竟是否是一種負面的演變？...等問題，並不是我在這本論文能夠回答或想要回答的。我認爲，這些問題可能必須等到我們對過去的愛情、將來的愛情，甚至是愛情的意義、婚姻...等有更深入了瞭解後，才有辦法回答：在什麼樣的條件與基準下，我們認爲怎樣的愛情連結形式才是較爲適當的？

參考文獻

- Bauman, Zygmunt 著；何定照、高瑟濡譯，2007，《液態之愛》，台北：商周出版
- Beck, Ulrich and Elisabeth Beck-Gernsheim 著；蘇峰山等譯，2000，《愛情的正常性混亂》，台北縣：立緒文化。
- Bradner, Erin; Kellogg, Wendy and Erickson, A. Thomas. 1999. “The adoption and use of “BABBLE”: a field study of chat in the workplace” *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139-158
- Chayko, Mary. 2008. *Portable Communities: The Social Dynamics of Online and Mobile Connectedness*. Albany: SUNY Press.
- Christensen, Toke Haunstrup. 2009. “‘Connected presence’ in distributed family life” *New Media & Society* 11 (3) : 433-451
- Fromm, Erich 著；孟祥森譯，1969，《愛的藝術》，台北：志文出版社。
- Gergen, Kenneth F. 2002. “The Challenge of Absent Presence” in J. E. Katz and M. Aakhus eds. *Perpetual contact: mobile communication, private talk, publ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nthony 著；田禾譯，2000，《現代性的後果》，南京：譯林出版社。
- ；周素鳳譯，2001，《親密關係的轉變：現代社會的性、愛、慾》，台北：巨流。
- ；趙旭東、方文譯，2005，《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晚期現代的自我與社會》，台北：左岸文化。
- Hjorth, Larissa. 2010. “It’s Complicated: Mobile intimacy and creativity in an age of social media and affective technology.” paper presented at 動員與網路！科技、性別與南方的亞際流行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Taipei, Taiwan.
- Ichiyo Habuchi. 2006. “Accelerating Reflexivity” in Mizuko Ito, Daisuke Okabe, and Misa Matsuda eds. *Personal, portable, pedestrian : mobile phones in Japanese life*.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 Kipnis, Laura 著；李根芳譯，2010，《反對愛情：那些外遇者教我的事》，台北：行人文化實驗室。
- McLuhan, Marshall 著；何道寬譯，2000，《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北京市：商務。
- Mizuko Ito and Daisuke Okabe. 2006. “Technosocial Situations” in Mizuko Ito, Daisuke Okabe, and Misa Matsuda eds. *Personal, portable, pedestrian : mobile phones in Japanese life*.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 Jamieson, Lynn 著；蔡明璋譯，2002，《親密關係：現代社會的私人關係》，台北：群學。
- Katz, James E. and Aakhus, Mark A. 2002a. “Introduction: Framing the issues” in J. E. Katz and M. Aakhus eds. *Perpetual contact: mobile communication, private talk, publ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 . 2002b. “Conclusion: making meaning of mobiles— a theory of *Apparatgeist*” in J. E. Katz and M. Aakhus eds. *Perpetual contact: mobile communication, private talk, publ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 Laurier, Eric. 2001. “Why people say where they are during mobile phone call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 Space*, 485-504
- Lasén, Amparo. 2004. “Affective technologies— emotions and mobile phones” in *receiver* vol. 11, www.receiver.vodafone.com
- Law, John. 1992. “Notes on the Theory of the Actor-Network: Ordering, Strategy and Heterogeneity.” *System Practice* 5 (4) : 379-393
- Licoppe, Christian. 2004. “‘Connected’ presence: the emergence of a new repertoire for managing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a changing communication technoscap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2: 135-156
- Licoppe, Christian and Heurtin, Jean-Philippe. 2002. “France: preserving the image.” in J. E. Katz and M. Aakhus eds. *Perpetual contact: mobile communication, private talk, publ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 Licoppe, Christian and Heurtin, Jean-Philippe. 2001. "Managing One's Availability totelphone Communication Through Mobile Phones: A French Cas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Dynamics of Mobile Phone Use" *Personal and Ubiquitous Computing* (5): 99-108
- Ling, Rich. 2008. *New Tech, New Ties: How Mobile Communication is Reshaping Social Cohesion*. Cambridge, MA: MIT
- Ling, Richard and Yttri, Birgitte. 2002. "Hyper-coordination via mobile phones in Norway." in J. E. Katz and M. Aakhus eds. *Perpetual contact: mobile communication, private talk, publ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sa Matsuda. 2006.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Selective Sciality." in Mizuko Ito, Daisuke Okabe, and Misa Matsuda eds. *Personal, portable, pedestrian : mobile phones in Japanese life*.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 Oudshoorn, Nelly and Trevor Pinch. 2003. "How Users and Non-Users Matter." in Nelly Oudshoorn and Trevor Pinch eds. *How Users Matter: The co-construction between Users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Shakespeare, William 著，1968，《羅密歐與茱麗葉》，台北：江南。
- Simun, Miriam. 2009. "My music, my world: using the MP3 player to shape experience in London." *New Media & Society* 11 (6) : 921-941
- Sooryamoorthy, Radhamany; Miller, B. Paige and Shrum, Wesley. 2009. "Untangling the technology cluster: mobile telephony, internet use and the location of social ties" *New Media & Society* 10 (5) : 729-749
- Tannen, Deborah. 1990. *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Women and Men in Conversatio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Company.
- Turkle, Sherry. 2007. "Can you hear me now?" *Forbes*, 179(10), 176-182.
- Wajcman, Judy. 2002. "Addressing Technological Change: The Challenge to Social Theory." *Current Sociology* 50: 347-363

Walther, Joseph B. 1996.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mpersonal, interpersonal, and hyperpersonal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3(1): 3-43

陳雅馨，2002，〈論現代愛情的雙重問題化〉，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曹家榮，2005，〈資訊時代的媒介、速度與愛情〉，《資訊社會研究》，第九期，頁 267-294。

尤漪薇，2006，〈遠距戀愛的信任〉，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柳超莊，2007，〈做人要扮戲：高夫曼論日常生活策略〉，東吳大學社會系碩士論文。

陳信行，2002，法蘭肯斯坦的陰影：技術決定論的前世今生，《當代》176：54-63。

黃厚銘，2007，〈導讀：液態之愛的流動與凝固—自由與安全的矛盾需求和修養社會學的態度〉，收錄於《液態之愛》。Bauman, Zygmunt 著；何定照、高瑟濡譯。頁 3-14。

陳柔縉著，2005，《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台北：麥田出版。

張震云著，2009，《手機》，北京：作家出版社。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http://www.ncc.gov.tw/chinese/index.aspx>

批踢踢實業坊 <Telnet://Ptt.cc> (Boy-Girl)

附件 訪談大綱

一、 有手機版

O. 基本資料、進入親密關係之前

1. 交過幾個男女朋友？
2. 年齡、對方年齡
3. 工作、對方工作
4. 交往多久？
5. 怎麼認識的？
6. 認識的時候就有交換電話、email、FB、BBS ID 或 MSN 嗎？
7. 當初他在電話簿裡的名字是？
8. 認識多久在一起的？
9. 認識到交往這段時間的相處狀況：平常會電話連絡嗎？MSN？會約出去嗎？
FB？BBS？或是其他連絡方式？
10. 什麼時候開始「曖昧」？怎樣開始？
11. 「曖昧」這段時間與先前的相處狀況有什麼不同？更常約出去？更常講電話簡訊？
多常約出去？都去哪裡？出去多久？
多常講電話？電話內容？長度？
一天多少封簡訊？簡訊內容？
12. 第一次收到簡訊是什麼時候？內容是？你的感覺是？當時有回應他嗎？
第一次傳簡訊給他是什麼時候？內容是？當時是基於什麼心態或想法？當時他有回應嗎？
13. 「曖昧」時，在什麼情況下會想傳簡訊給他？打電話給他？
14. 「曖昧」時有感覺「跟之前不一樣」嗎？為什麼？
15. 會期待他傳簡訊或打電話來嗎？會因此手機不離身嗎（與之前有何不同）？
如果他很久都沒回（傳）簡訊或打電話來你會怎麼辦？情緒會受到影響嗎？
16. 會跟朋友討論某某很常傳簡訊（打電話丟 MSN、回 FB、BBS）或某某都不傳（回）簡訊（電話、FB、MSN、BBS）嗎？他們怎麼說？
17. 會跟朋友討論要如何「製造相處機會」嗎？他們怎麼說？
18. 會保留這些簡訊、相片嗎？是所有人的都會留還是某些特定的才會留？你傳的跟他傳的都會留嗎？平時會拿出來看嗎？

A. 手機本身

1. 在怎樣的情況下告白或被告白？怎樣確認要在一起？
2. 確定在一起後有：放照片在桌面？設定新的群組？電話簿名稱？來電答鈴？鈴聲？分手後有改掉這些設定嗎？
3. 會要你（他）把前男（女）友的照片、簡訊、電話簿...刪掉嗎？
4. 會保留簡訊、照片嗎？你傳的跟他傳的都會留嗎？平時會拿出來看嗎？什麼時候？看哪些？看了之後會影響你們之後的相處嗎？
5. 其他人的簡訊也都會保留嗎？怎麼保留？哪些會保留？哪些會刪？
6. 會看他的手機嗎？他會看你的手機嗎？
 - 不看的話，是想看但刻意不看？還是不想看？
 - 看什麼：簡訊（收到跟發送）？通話記錄？照片？其他？
 - 在什麼情況下看的？偷看？答應？在什麼情況下偷看？在什麼情況下答應？
 - 在一起多久之後開始看的？
 - 你多常看、他多常看：一星期一次？一個月一次？
 - 你有看到什麼嗎？他有看到什麼嗎？
 - 邊看邊問他？邊看邊問你？什麼樣的內容會問？
 - 你在看時他的反應、他在看時你的反應？
 - 什麼時候養成這樣的習慣？有討論過這件事嗎？
 - 你怎麼看待他給（或不給）看手機這件事？
 - 你的朋友們也都會互相看他們的男女朋友的手機嗎？他們怎麼看待這件事？
7. 你會跟朋友分享他傳來的簡訊或照片嗎？
8. 有請他（你）幫忙保管或使用手機（如：打電話、傳簡訊、查資料）的時候嗎？為什麼？
9. 有因為手機的什麼事情吵過架或無法達成共識嗎？你有跟朋友討論過這些煩惱嗎？他們怎麼說？其他還會因為什麼事吵架或不愉快？
10. 手機對你（他）來說重要嗎？
11. 交往後，還會用什麼管道連絡？email、FB、BBS 或 MSN...？
12. 你們之間有暱稱嗎？是什麼？在什麼情況下取的？在什麼情況下會這樣叫？什麼情況不會？
13. 關於手機還有發生什麼難忘、有趣、奇妙...的事嗎？
14. 你（他）會背他（你）的電話號碼嗎？

B. 聯繫

1. 「在一起」跟「曖昧」時的相處狀況有什麼不同？更常約出去？更常講電話？簡訊？
 - 多常約出去？都去哪裡？出去多久？
 - 多常講電話？在什麼情況下？電話內容？長度？講到怎樣會覺得應該要結束了？
 - 一天多少封簡訊？在什麼情況下？簡訊內容？

怎麼決定要傳簡訊或打電話？

2. 通常都是誰打（傳）給誰比較多？有沒有你通常在什麼情況下打（傳），而他偏好在另一種情況下打（傳）的情況？
3. 有去辦亞太？威寶或某些優惠方案嗎？為什麼？在怎樣的情況下決定去辦？分手時如何處理？
4. 你（他）在什麼情況下會打電話給他（你）？心情不好？無聊打發時間？有事連絡？確定行蹤？為了講電話而講電話？有沒有固定一定會講電話（傳簡訊）的時候？
5. 你打電話去的第一句話是什麼？他打來的第一句話是什麼？
6. 如果你（他）一直沒接電話你會？
7. 你（他）在什麼情況下會傳簡訊給他（你）？他（你）會回嗎？馬上回嗎？會互傳一陣子嗎？如果他（你）一直不回，你（他）會怎樣？
8. 你（他）認為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一定要打電話給他（你）知會一聲？
9. 你（他）認為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他（你）一定要打電話給你（他）知會一聲？如果沒有，你（他）會怎樣？
10. 你會希望對方報備嗎？對方會希望你報備嗎？如果沒做到會？
11. 你如何評價這樣的連絡方式？
12. 你（他）很常在約會時講電話或傳簡訊嗎？他（你）的反應與想法是？
13. 他會讓你接他的電話嗎？你會讓他接嗎？在什麼情況下？
14. 隨時都能與對方連絡對你來說重要嗎？為什麼？
15. 隨時都可能有電話或簡訊來，對你的生活有何影響？（如：壓力大？不敢離開手機？）
16. 除了手機你們平常還用什麼方式連絡？BBS？Blog？FB？MSN？e-mail？什麼時候會用哪種連絡？在不同連絡媒介中講話的內容會有什麼不同嗎？
17. 有面臨過沒話講的情況嗎？
18. 有在手機裡吵架過嗎？爲了什麼？
19. 有沒有發生想跟他（你）連絡卻沒辦法（沒電、忘了帶...）的情況？
20. 你（他）有故意關機、不接電話的時候嗎？他（你）面對這種情形，會怎麼做？
21. 過多久沒有連絡（簡訊、電話、MSN...）會讓你覺得「該連絡」、「擔心」或「怪怪的」...？
22. 瑣事跟垃圾話：多瑣碎？怎樣的垃圾話？

C.

1. 你如果打去，他不方便講電話，他會如何表示？他打來時你不方便講話，你會如何表示？
2. 跟朋友在一起時，他（你）打電話給你（他），你（他）會？去旁邊講？不想跟他（你）講？把朋友放在一邊？他（你）如何反應？

3. 你跟他講電話時，有旁人在場，你（他）的講話態度或內容會有不同嗎？你（他）聽得出來嗎？
4. 與他（你）在一起，你（他）必須要講電話，他（你）聽得出來他是在跟誰對話嗎？怎麼聽出來的？聽出來後他（你）會有什麼不一樣的反應嗎？
5. 與他（你）在一起，你（他）必須要講電話，你（他）會？去旁邊講？不想跟對方講？把他（你）放在一邊？他（你）如何反應？
6. 有沒有發生過什麼，因為一通電話打來而影響你們本來要做的事、要去的地方或是相處氣氛、對話內容...，的經驗？
7. 他（你）打電話會問你（他）人在哪裡嗎？他問多詳細？每次都這麼詳細嗎？還是在特殊的情況下？你（他）怎麼回答？你（他）會回答多詳細？會根據不同場合而變化嗎？
8. 有發生過你所說的與實際在做的事不符的情形嗎？或他所說的與他實際在做的事不符的情形嗎？（如：遲到？在看電視騙說在看書？）有被發現嗎？如何發現？
9. 在一起時有人打電話或傳簡訊來，你或他會問是誰嗎？會主動說嗎？
10. 如果可以，會想隨時跟對方連絡？
11. 他（你）會禁止你（他）跟某些人連絡嗎？為什麼？
12. 跟男女朋友通話（傳簡訊）在你手機使用中佔的比例是多少？

D. 其他狀況

劈腿被發現？

沒帶手機？沒電？

當兵？

還沒開始用手機？

有沒有什麼與手機有關的印象深刻的事件？

二、無手機版

在開始用手機前有交過幾個男女朋友？

怎麼認識的？

認識多久在一起的？

怎樣變熟的？

認識到曖昧這段時間的相處狀況，用什麼管道連絡：電話？約出去？寫信？網路？

「曖昧」這段時間與先前的相處狀況有什麼不同？用什麼管道連絡：更常約出去？更常講電話？網路？

多常約出去？都去哪裡？出去多久？

多常講電話？電話內容？長度？

在怎樣確認要在一起？

在一起之後的相處跟之前有何不同？用什麼管道連絡：更常約出去？更常講電話？網路？

有線電話

家裡電話是放在哪裡？自己房間有專線嗎？

在怎樣的情況下會打電話給對方？想對方？臨時有要事？計畫變更？無聊？想知道對方在幹嘛？

打給對方前會有什麼顧慮嗎？怕對方正在忙？怕讓對方覺得煩？怕對方不在家？

怎樣的情況下對方會打給你？想你？臨時有要事？計畫變更？無聊？想知道你在幹嘛？

對方（你）因為怎樣的事打給你（對方），會讓你（對方）覺得「這也要打」？

都是誰打給誰比較多？

怎樣確定對方可以講電話？

通話的頻率？一天一通？一星期一通？

有固定通話時間嗎？是什麼時間？為什麼？如何養成這個習慣？固定通話時間對你來說重要嗎？

大概都講多久？講到怎樣會覺得應該要結束了？

內容？請舉例：心情？一天生活？甜言蜜語？垃圾話？問正經事？

怎樣的內容會讓你覺得「幹嘛講這個」、「無聊」？

有沒話講的時候嗎？

會因為電話打來而被迫中斷自己要做的事嗎？會討厭這樣嗎？

對方（自己）家長會不希望你們通話嗎？會限制你們的通話長度嗎？會偷聽嗎？

父母、長輩有對你們的通話發表什麼意見嗎？
會因為要在家等電話而不能出門嗎？會因為要接、打電話而急著回家嗎？
打了結果對方（你）不在，你（對方）會怎麼做？隔多久會再打一通？
對方（你）一直不在家你（對方）會生氣嗎？你（對方）會怎麼想？
再打過去發現對方（你）已經回家但沒回電，你（對方）會怎樣？
如果知道你不在家時對方打了電話給你，你會怎麼做？
約好要打電話給對方，卻臨時無法打（被阻止、臨時有事、爸媽一直在客廳...），要如何讓對方知道？
約好對方要打來，卻臨時無法接（要出門、爸媽在家...），要如何讓對方知道？
有因為電話費的事煩惱嗎？
你喜歡這樣的連絡方式嗎？
跟對方講電話的語氣會跟一般朋友不同嗎？
 父母從語氣聽得出來你是在跟對方講電話嗎？
 對方從語氣聽得出來你旁邊有人嗎？
 你從語氣聽得出來他旁邊有人嗎？
會因為家人在旁、可能被偷聽、時間限制...等原因而影響通話內容或語氣嗎？
有被迫中斷通話的時候嗎？
有在電話中吵架過嗎？會直接吵嗎？掛電話？
有因為電話連絡的問題吵架嗎？

信件

怎樣的情況下會寫信給對方？
誰寫給誰較多？
通信頻率？一星期一封？三天一封？
信件長度？
信件內容？請舉例。與電話內容有何不同？
寄信到對方家？請人代送？
會擔心信被偷看嗎？怎樣防範？
喜歡寫信還是講電話還是見面？
你喜歡這樣的連絡方式嗎？
會把信件保留嗎？平常會拿出來看嗎？什麼時候會看？看時的感覺？
有因為寫信的問題吵架嗎？

呼叫器

在什麼情況下互相留下呼叫器號碼？
第一次傳的時候要怎樣讓對方知道你是誰？
平均一天會 call 對方幾次？對方會 call 你幾次？多少次會覺得太多或太少？
怎樣的情況下會想 call 對方？想對方？臨時有重要的事？計畫變更？無聊？想

知道對方在幹嘛？

Call 對方前會有什麼顧慮嗎？怕對方正在忙？怕讓對方覺得煩？

怎樣的情況下對方會 call 你？想你？臨時有要事？計畫變更？無聊？想知道你在幹嘛？

對方（你）因為怎樣的原因 call 你（他）會讓你（對方）覺得「無聊」「這也要 call」？

約好見面，但臨時有事又連絡不到對方怎麼辦？

你們之間是否有代號？暗號？在怎樣的情況下決定這些代號、暗號？

Call 完後需要等在電話旁邊嗎？假如一直等不到對方（你）回電，你（對方）會怎樣？

等多久會再 call 一次？等待的時間會做什麼？拼命 call？

對方（你）不回電會讓你（對方）很困擾嗎？

最多等多久就會「放棄」？沒即時回 call 是嚴重的事嗎？

你（對方）當時認為對方（你）是爲了什麼原因沒回電？你（對方）會想什麼？

有爲這類事吵架嗎？如何解決此類問題？

對方 call 你，會馬上去找電話打嗎？

一直找不到電話怎麼辦？正在跟朋友聊天怎麼辦？宿舍電話排很長怎麼辦？

過很久之後才發現對方 call 你，怎麼辦？

有不想回電的時候嗎？會怎麼做？

會爲了慢回電解釋嗎？如果是因爲不想回會據實以告嗎？

對方（你）回電後，會問對方（你）在哪裡？在做什麼？爲什麼這麼晚回？爲什麼不回？

會因爲對方 call 你而被迫中斷正在做的事嗎？會討厭這樣嗎？

有因爲其他呼叫器的相關事情吵架嗎？

有因爲電話費的事煩惱嗎？

隨時都會帶著呼叫器嗎？有不想帶的時候嗎？有不想回的時候嗎？

會每到一個地方就留意有沒有電話嗎？

你喜歡這樣的連絡方式嗎？

網路

喜歡網路連絡嗎？

怎樣的情況下會用網路連絡？

多常用網路連絡？每天？

網路連絡的內容？跟電話、信件、呼叫器...有什麼不同？怎樣的內容會讓你覺得無聊、沒意義？

當兵

男：

多久可以打一次電話？
會約好大概什麼時間打嗎？
打到對方家裡？呼叫器？
對方不在家怎麼辦？常發生這種事嗎？
電話內容？長度？跟非當兵時有什麼不同？

女：

會因為要接電話而常待在家嗎？
有沒有對方打來時自己不在家，事後才知道的時候？
看到對方 call，會馬上去找電話嗎？找不到電話怎麼辦？
電話內容？長度？跟非當兵時有什麼不同？
會事先想好他打來時要講什麼嗎？

分手

怎樣的情況下確定分手？
怎樣讓對方知道要分手？搞失蹤？當面說？電話說？
分手後對方（你）還會跟你（對）連絡嗎？用什麼連絡？
你（對方）如果不想跟對方（你）連絡，會怎麼做？

其他一般性問題

多久見一次面？見面都是做什麼？
當時會想要知道彼此現在在做什麼嗎？
當時會知道對方（自己）平常都跟誰連絡嗎？
會不希望對方（自己）跟某些人連絡嗎？怎樣做？
當時了解彼此每一天的行程嗎？
會事先跟對方說自己隔天的行程嗎？
會分享生活瑣事嗎？多瑣碎的事會讓你覺得「跟我講這個幹嘛」、「無聊沒意義」？
 分享生活瑣事對你來說重要嗎？為什麼？
 你會跟他分享嗎？你跟他講時他的反應？
 他會跟你分享嗎？他跟你講時你的反應？
會講垃圾話嗎？什麼時候講？會覺得沒意義嗎？
你們會討論嚴肅的話題嗎？在哪種情況討論？見面？電話？信件？
當時最長完全沒連絡的時間是多久？
你當時可以接受的不連絡時間是多久？為什麼？
當時連絡不到人會讓你焦慮嗎？
喜歡當時的連絡方式嗎？為什麼？有因為連絡的問題吵過架嗎？理想中的連絡方式是？
你（對方）會看對方（你）的電腦、呼叫器、信件...嗎？會因為知道對方（你）會看而刻意保留或毀掉某些東西嗎？

手機初期

什麼時候開始用手機？

當時爲什麼會辦？

有同時拿過呼叫器跟手機嗎？

有手機後還會用有線電話連絡嗎？什麼時候用手機什麼時候用有線電話？

當時有用 SMS 嗎？什麼時候開始用？多常用？什麼時候會用？

與手機比較

你覺得有手機戀愛與無手機戀愛的差別在哪？更常見面？見面時做的事改變？
更知道彼此的行蹤？

更知道對方平常與誰連絡？更知道彼此的想法？更常吵架？

更常請彼此幫忙事情？通話內容改變？

通話時間改變？通話長度改變？比較不能沈澱自己的心情？

有手機後會在手機裡討論嚴肅的話題嗎？

你喜歡哪種連絡模式？

理想中的連絡方式是怎樣？

你覺得沒手機要劈腿比較容易？還是有手機要劈腿比較容易？

